

雙星

第三期



雙星雜誌第三期目錄

●封面

鄭曼陀繪美人春寒擁裘圖

●圖畫

翁松禪墨蹟橫幅

任伯年畫幀

張子祥花鳥畫扇

吳秋農美人立軸

揚州明月杜陵花（邗江陳竹居）（關中劉痕秋）

雙星雜誌

烏龍潭
鳳凰山

●短篇小說

小愛國
小說愛國丐
筆記薛義士

譽涵
金秋

目錄

小義說俠長橋俠影

小尚說武裙裏腿

小亂世阿賚小傳

小寓言咄咄蟹

小警說盜賊父子

小家說姑惡血

小神怪甘后墓

小奇說屠婦冤

小寫說情莫愁緣

小哀說情可憐儂

小苦說玉樓夢史（續）

●長篇小說

小社會牛女怨（續）

中蘄綺雅聊瘦小隱瞻
冷漁緣菴攝木生鳳木廬

石蘭女史

小說會。塵海燃犀錄。

(續)

一。蠶室詩話。

詞話

張麟年

農

尊農

張麟年

●傳奇
紅樓夢散套。

●文苑

荆石山民
僕本恨人

梅魂菊影室詞話。

二

農

張麟年

尊農

張麟年

文四首

詩七首

詞二十二首

●野史

龜年清語(續)

清史獲野錄。

小松

風鳳

藤花亭曲話。

西廂記本事。

鏡臺叢考。

五姨太太(續)

趙德麟

張麟年

尊農

張麟年

●雜俎

筆記

尤企

翔翁

●美術

標準美人修養法。

東江仙譜

張麟年

尊農

張麟年

●歌舞

歌集

寄尤企

波羅奢館雜記。

●諸海

標準美人修養法。

黃詠

張麟年

尊農

張麟年

●歌舞
捧蘇樓墨屑筆記。

●歌舞
波羅奢館雜記。

寄尤企

波羅奢館雜記。

●美術

標準美人修養法。

瘦娟

張麟年

尊農

張麟年

詩話

詩話

期

詩話

●歌舞

標準美人修養法。

太原宦隱

張麟年

尊農

張麟年

儒卿年八十四猶
作小楷書金門甥
字既精繫詩亦超
然寒夜展觀目
鍛三絕

芙蓉閣上珠光
豔機密房中酒
興長一片江山

已殘歎有人鵠
刺十三行

回首東華遠

己陳

前記題詩乃壬午
而在東華門酒肆中

江鄉吟社一番
新金螺感慨
詩成史稼老沖
夷華有神

庚子十一月六夕

漏下十刻

松禪老人時
年七十一

翁 禪 松 墓 蹟 橫 幅

任伯年畫



任伯年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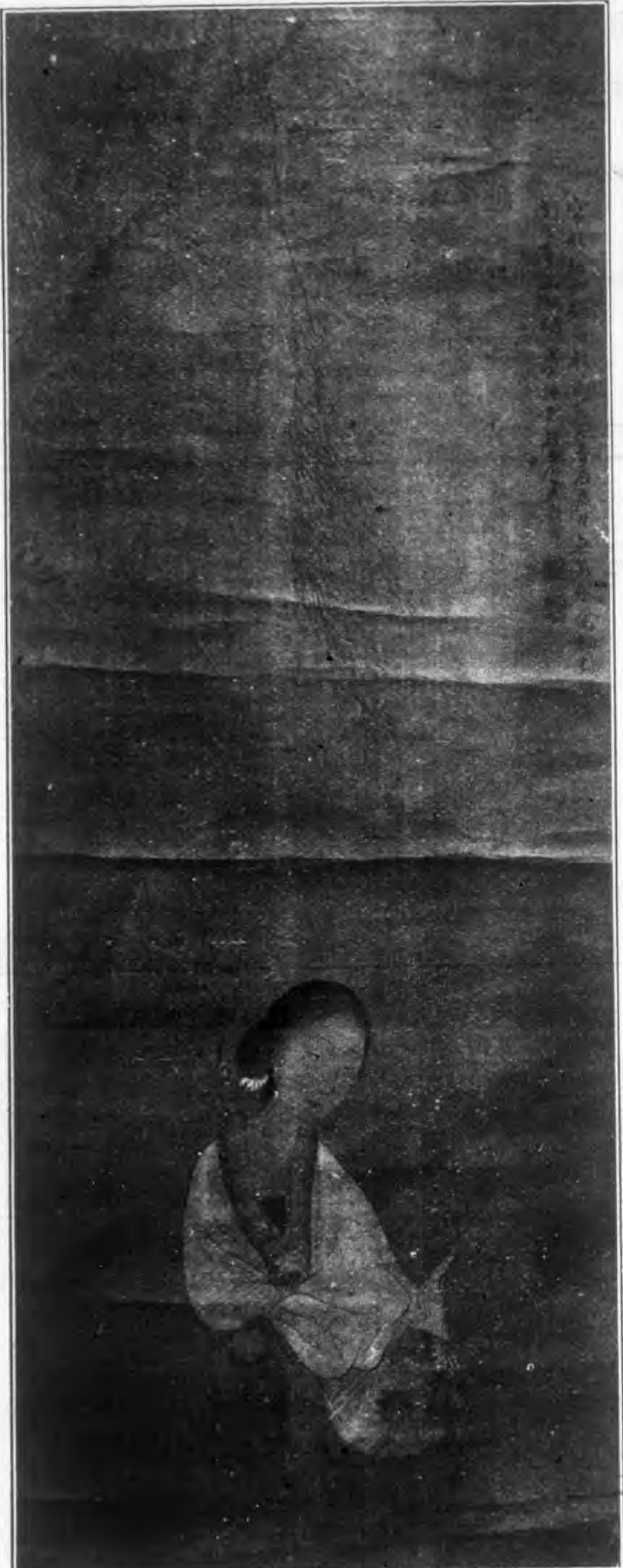
祥子花鳥畫扇

張



丁巳年夏月
祥子作於上海
己未年夏月
祥子重寫於上海
庚申年夏月
祥子重寫於上海
壬戌年夏月
祥子重寫於上海





吳秋農美入立軸

花陵杜月明州揚
居竹陳江邢



秋痕劉中關





潭龍烏



山鳳鳳

小

詩

農商部獎勵公司中國精益眼鏡

農商部批示 呈及附件均悉查所造眼鏡式樣既美工作亦精洵屬

改良製造品應按照工藝品獎章給予褒

狀以示獎勵此批

農商部褒狀第壹號

年月日

農商總長章宗祥 工商司長關文彬

右列之批示 及褒狀均已載入近期政府

公報中矣

本公司爲中國發明托力克鏡片之第一家幾費研求獨標新樣固與葫蘆照畫者不同創設以來業經三載極承

社會信用 交口稱揚卽各國醫生列邦士女

亦皆羣舍其歐美光學家之名肆而聯袂惠

臨焉 是亦足以見出品之精良與夫營業之發

達矣今蒙

大部考驗給狀褒獎 本公司被茲榮

寵尤當顧名思義精益求精冀答各界惠顧之盛意

爰綴數語俾識勿忘

精益公司並誌

總公司在上海南京路泥城橋東首勞合路
京前門外觀音寺西漢口一碼頭前花樓口

短篇小說 愛國丐

涵秋

破屋風漸荒村月死去北郭五里許舊有古廟一所久無住持棟宇朽落廊廡幽黑枯蓬沒胫神像亂髮與蛛網相虬結眼眶舊安玻璃已墮落深陷三五蝙蝠結巢其間殿腳縱橫鋪草臥具數事烟斗痰紙臭不可近時值冬夜門外亂山枯樹不辨顏色雲積如墨正釀寒威而殿上烟火迷騰疊土塊作灶偷取廚中缺釜蓋以木片慢煨槽榦爆裂有聲狗腿餘香時時從釜缺處撲人鼻觀矮案一方祇有三足支以亂瓦始不傾側數人團坐有啞者跛者眇者癱瘓者方磚已頽塵土溫軟嗚呼吾知讀吾書者固不待吾明言其爲何種人物而自能想像其神理以得之也

忽有一人噫氣而言曰今日從市中來聞一絕異事答曰是路有凍死骨耶是彗星耶是某姓生子而人頭蛇身耶曰否開會耳曰開會何預吾儕事姑妄言之曰吾亦不知云何但聞近有強鄰多所要求於吾國事之順逆迄未可知吾國人心不死近方創議於某所擬儲金錢爲政府後盾曰救國儲金會以五千萬元爲額藉以覘吾國國民愛國之熱心吾私從門隙窺之覺應之者少也曰股何如曰十元耳曰貴人十元甯不能得貴人之視十元猶吾輩之視十鵝眼耳苟有十鵝眼而即可以入股者則吾樂爲之曰若曷不積十千鵝眼以入會曰汝眇耳豈遽盲耶吾能積十千鵝眼弗丐矣……眇者遂無言適拂涕及跛人之袖跛人怒脫垢襪拭涕且拭且詈眇者嘆曰國亡汝且無葬地尙戀敗絮耶癱瘓者龍鍾人也啞則雖瑟縮而面目甚整癱瘓者呼曰阿奇阿奇貴人不愛國而阿奇愛之此中國所以不國矣狗熟

且。廢。取。昨。寄。剩。酒。與。宵。寒。戰。耳。同。盟。爭。競。甯。有。已。時。
阿。奇。不。樂。時。時。以。袖。掩。隻。眼。之。淚。環。顧。朽。壁。而。嘆。曰。國。既。亡。則。此。殘。磚。剩。土。並。不。能。容。其。長。飽。霜。雪。或。易。
而。爲。東。京。市。場。耳。卽。吾。死。者。且。不。稱。爲。中。國。之。窮。民。而。嘗。爲。朝。鮮。之。奴。骨。吾。甯。不。痛。心。吾。以。沿。街。叫。唱。之。
資。已。積。有。銀。元。一。枚。餘。尙。有。零。星。小。銅。元。十。數。言。至。此。遂。時。時。引。其。手。入。敝。袋。若。恐。其。遺。墮。者。阿。奇。之。志。
蓋。可。知。已。

積。雪。新。霽。地。凍。生。棱。阿。奇。俟。短。暑。舍。山。左。手。携。鐵。茶。壺。取。磁。盞。底。蓋。其。上。以。指。抵。之。防。溜。而。墜。右。手。執。故。
紙。扇。扇。貢。僅。餘。六。七。足。趾。僵。冷。不。復。知。是。足。知。兩。腿。索。索。相。前。後。而。已。朔。風。夜。大。人。家。咸。閉。雙。扉。道。無。行。
蹤。犬。見。阿。奇。羣。起。嗥。逐。阿。奇。擇。一。簷。下。閉。目。揚。聲。唱。諸。雜。劇。劇。完。開。目。四。顧。無。人。祇。一。黃。髮。女。奴。提。湯。婆。
子。望。之。而。笑。阿。奇。無。聊。伸。臂。向。女。奴。索。資。女。奴。唾。曰。主。人。命。我。買。水。注。湯。婆。子。僅。予。我。一。錢。尙。找。回。半。錢。
儲。待。明。日。汝。苟。欲。則。索。取。去。耳。阿。奇。逼。視。其。半。錢。則。一。竹。片。長。半。寸。闊。二。分。蓋。賣。水。者。用。以。爲。符。待。女。奴。
明。日。來。取。水。者。也。不。禁。失。笑。

國。事。之。風。潮。愈。僵。愈。烈。蓋。是。時。除。集。款。以。爲。政。府。後。盾。更。無。良。策。阿。奇。明。知。卽。積。有。十。圓。不。過。股。份。中。一。
須。彌。芥。子。然。積。微。成。巨。苟。人。人。咸。以。爲。無。濟。於。事。併。此。十。元。而。斬。之。則。事。且。立。敗。自。念。吾。丐。冀。此。良。亦。不。
易。遂。商。於。癱。瘍。者。老。渠。曩。曾。讀。書。以。病。瘍。乃。至。於。此。感。阿。奇。義。亦。悟。爲。編。救。國。儲。金。歌。謠。而。教。
之。阿。奇。大。喜。口。誦。心。誌。狙。睡。壁。側。猶。喃。喃。也。

異。日。擇。人。烟。稠。密。之。場。阿。奇。故。哀。其。音。如。泣。如。訴。旁。觀。之。人。初。猶。疑。爲。阿。奇。演。唱。戲。曲。故。事。稍。稍。來。集。驟。

聞此歌咸撫掌狂笑不轉瞬而阿奇之旁無一人存者覺曩時雪夜猶僥倖有女奴也阿奇窘甚見道旁有巨宅方設壽筵賓客雜遝霎時飛來數十青幢中皆名姝宛轉入堂奧而去纓帽豪奴誣頭論足藉爲笑樂瓜子荔壳動以籜計咸拋擲牆外而肉骨狼藉尙不知今夕庖廚中揮霍幾許也阿奇見同輩咸鵠立門右喧呶索酒飯豪奴故以手指揮以口呵叱示其尊嚴丐之首領曰阿三方捧巨碗以指撈麵適旁立貧婦肘下有六七齡小兒目直注阿三涎流濕破襖而貧婦亦竊竊然嚥津唾也強者則弄巨蛇故嚇貴戚幼子弟阿三呵阻弄蛇者亦烈烈作梟聲答之

阿奇忽動念意欲救國者莫如作賊遂乘擾擾潛入側首小門室中悉穢物炭屑柴灰與已一色夜靜客散上下悉倦鼾睡聲如雷相應知此時彷彿爲中國攝影也拔關出洞黑無所見甫抵階殘肴餘香遙觸饅吻握而啖之嗚嗚有聲巨大怒阿奇分其食直前撲之羣奴驚醒呼噪阿奇懼伏几下良久不敢動不知羣奴畏寒僅作大聲相嚇其實專制主人之於奴隸其愛情固不足得其死力也阿奇摸索覺五光十色不知竊何物爲佳手觸巨鼎浸指冷滑意是銀製爰挾入腋下側步出簷外仰視虛空明星燦爛倉皇逕來啓門撥鍵不遽墜急置鼎雙手奪鍵聲震屋瓦羣奴知有故互相催迫有二三健奴秉燭逕起阿奇驚絕力拔鍵馳出健奴見門啓又見鼎始羣起搜索分其半追捕者

阿奇不善竊耳若善竊者宜先啓門竊物亦當擇其輕且貴者巨鼎何爲及遇捕曷不潛蹤乃跋破履狂奔乾梯作响是速追者來也阿奇希吼不擇途路忽墮小溪溪水亂流捧阿奇知不去何許已

天寒刈稻歸積滿倉臘酒醇神婦子咸在田家之樂樂胡極耶霍村魯翁世業農今日以城中親家來村

醪小醉。親家歸後。誤遺一物在榻草中。一家相視。怪誇莫名其妙。兒童又時時傾耳聆其微音。其物大小如磨眼光潔過於薄冰中畫！！！！等式有芒似松針。咻咻然跳不已。疑有人撥反視之。了無一物。惟銀片閃爍而已。老婦至不敢以手近防。其囁人互相猜議。遙聞戶外有呼救之聲。相與出視。乃見阿奇衣凍似鐵。碎冰在頭。魯翁好善。延阿奇入室。熾樹枝蒸之。遂宿阿奇於室旁小竇中。亂草狼藉。有巨物爲伴。意是猪也。

天曉。阿奇醒。眼光炯炯。忽見有物懸屋壁間。怪非農家所有。念不如竊。論主人厚。我原不當貧。然苟可以救國。則主人不淪爲強鄰之犬馬。卽所以報主人也。逕挾之破門而逃。不入城。至質庫朝奉。不睨物。而睨阿奇。良久。良久。冰語曰。質幾何。阿奇曰。九元可耳。朝奉嗤以鼻。掉首不理。與他朝奉論曉色清寒。阿奇促曰。九元。九元。朝奉怒曰。狂叫胡爲此地。豈容汝嘵嘵者。若必質者。四元五角。多則速將去。又顧他朝奉曰。今日不祥。乃遇此儉。又不知誰家被賊。賊去則失主。續來掛失單耳。言畢唏噓。故沈其臉對阿奇。

廊下設長座爲質物者。息肩之所。忽躍起一少年。幅簷覆眉下項大如瓜。半掩長衫。腰束廣帶。悄至阿奇後。拍阿奇肩曰。朋友大好。汝質者何物。阿奇回首有懼意。強對曰。計時表耳。少年曰。表何自來。阿奇曰。來自。自有處。安用汝。絮絮少年震怒。唾其面。淋漓頰腮。舉手取表入衣袋。握阿奇髮牽之去。遙聞質庫諸朝奉拍手大笑。且曰。我言如何。

是日。有縣知事高坐堂上。皇堂下跪一人。則阿奇也。知事撲鼠鬚微笑曰。哈乞丐。而有計時表。則本官之表。且將計日計月計年。阿奇曰。小人不諱竊。但冀得入貲於救國儲金會。

知事遽怒拍案罵曰救國何與汝事汝救國大辱國阿奇曰大人不救國故小人救國知事益怒曰大人當理大事何以救國爲阿奇曰大人不肯救國小人救國又辱國以失國與小人救國較國而有知當樂此不樂彼知事怒愈烈吼呼曰汝乃敢咒詛速撲殺此掠虎役蜂擁按阿奇伏地阿奇絮袴已洞甫伏而臀露笞之如擊敗鼓阿奇長號當役按阿奇時阿奇身旁忽有物鏘然知事急問何物役捧呈銀元一枚而私其銅元十數知事顧銀元而笑曰誰謂中國貧者丐乃有積蓄則吾之纍纍黃白亦宜左顧俊僕將計時表與銀元悉交夫人明日當存庫耳乃釋阿奇不笞。

阿奇因竊久居於獄良無聊賴一日獄外聞喧呶聲甚厲阿奇貼胸於柵凝其隻眼遙視平地上有役者五六攢戲一人高下其手作諸雜劇其人手筠籃中貯黍飯哀乞羣役似欲入此獄而爲役所阻者一役以手自指其臀又故曲腰又起立摩腹作解褪狀衆役咸譁笑率其人使如役所爲其人面赤搖首如播鼗鼓前役又探囊出小銀元一枚示其人以爲苟從者則小銀元固可得也其人歛聲凝思。

阿奇度其人必爲同伴啞童雖以遠不及聆儕輩何語微辨手勢苟其能言則諸役亦正不必以手代口也逮出一手招啞童啞童乃兎脫奔阿奇淚索索似憫阿奇苦雜怒與號初引手指天又指地又指心勿遽出飯食阿奇阿奇亦歷告所苦并拍空囊殆語以阿堵物皆爲貴官所掠從此無有救國之望者啞童含笑以手擊臀數四又圓其指如小銀圓式復頓足長嘆阿奇悟其意對之蹙額示其不可啞童先入諸役之言轉不信阿奇意爲國死且不惜顧惜微恥耶自是以往啞童遇途人必鞠躬以臀外嚮途人初不知其何意有揶揄者有唾罵者後有人述其苦衷相與憫其誠而敬其俠也爭與以錢啞童由是轉

積有無數小銀元蓋去十元不遠矣。

雪融水溜冲注階石宿垢淨滌鱗鱗可鑒毛髮啞童無事便借以爲磨錢之砧凡諸銀元陸離璀璨悉現寶相默藏支那大陸將來或成此現狀則口雖不能言心亦未敢灰也一夕集其數通得小銀元九十九枚知未可俄延明日乃坌息至某錢肆長跪於門出小銀元并豎其一指市僧不悟問曰汝將易錢耶啞童不知其何語復圓雙指作巨圈而豎一指如故市僧知其啞又知其將易龍洋十枚也覩其數復擲與之若告以此區區不足以易龍洋十枚啞童頓首至地淚糜如綆合掌乞憐啞童如能言必以爲缺此一枚豪富各商不難爲小人補足之使小人償其慾望也。

詎知世界之設錢肆者爲其能於出入間爭較錙銖積微而成巨馴致團團富家翁奈何來易龍洋者我不得彼贏餘彼反剝我脂髓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則錢肆主人毋寧亦餐風吸露與啞童同乞於彼廟中耳善權子母者當不如是矣啞童啞童汝其愚哉。

市僧不理啞童啞童亦不去凡人來交易悉厭啞童礙其趨步羣以白眼相向市僧慍怒捧一孟冷水澆啞童自頂至踵天寒易凍忽成冰人啞童狺狺始狂躍戟手痛詈人亦不解其何詈覩其狀相與歡笑行路者亦疊足駐視道途爲塞馬車不得前殆如三家村賣藝之場觀至樂處拍掌譁噪也。

方相持間人叢中忽囂然一聲爭罵曰惡奴勿作劇看汝虱盈把來汚人衣言未畢道途已闢一線羣改目的則是人敝衣襤襫面黝漆涕長一尺右脇支一木杖以代斷足足裹以碎綿指血僵紫結痂如膏釐釐轉進來扯啞童啞童怒睛暴赤不辨爲誰手足跳躡拋是人木杖至數步外跛者之失木杖如政府之

失民心頓時萎憊。啞童凝視始知爲吾黨之黃跋奴。黃跋奴疾覓得杖與啞童手語。

啞童東指西劃觀者不審而黃跋奴審之甚詳。卑語市僧曰童無禮。開罪先生。先生不以爲不肖而辱教之。童被冰雪猶雨露也。顧童有苦心思附諸先生之後爲救國儲金故冒昧來瀆。小人略解事知小銀元九十九枚固不足易十枚龍洋也。小人不敏。敝囊中尚有數十榆莢。願傾倒而出以歸先生。先生其有意督成之乎。

市僧以跋奴言宛轉微領其首。跋奴遂倒囊於櫃。烟灰垢屑噴溢。昧日市僧左掩鼻而右剔錢。大小相雜。亦得九十九數。市僧笑曰。九十九枚小銀元固不足易十枚龍洋也。九十九枚小銅錢又奚足以易一枚小銀元乎。子休矣。毋溷乃公。乃公實告汝。假汝九十九枚小銅錢即足以易小銀元一枚者以小銀元之值與龍洋較。尙非貼我龍洋成色。則汝不可得以小易大。彼烏知之。吾固有成算也。

跋奴曰。貼先生成色幾何。市僧曰。吾爲汝核之。市僧乃出珠盤一面。參伍錯落。抨擊有聲。是時衆人咸肅靜。無譁。惟聞市僧腕下若秋蕉之走急雨而已。復謂跋奴曰。憐汝輩。再將十元小銀元來可矣。跋奴無

語瞪視啞童。

跋奴忽得一策。見觀者如堵牆。遂迴身向之。嗚咽言曰。諸君今日不既知某國之迫我政府。欲將此如火如荼之祖國。紛割碎裂乎。救國儲金者。所以使國之不速亡也。小人無父母。無妻子。孑然垂死之身。行將漸滅。即使諸君能挽此浩劫。小人亦不過仍與草木同朽。而諸君之血脉。相續纍纍。以食其福者。正無涯涘。彼啞童者。不諒狂愚。積此銀元。不買棉絮。不買藜藿。而爲此滄海一粟之救國儲金。固以爲貧至乞丐。

猶負熱誠。蓋借是爲諸君勉也。諸君之中或爲貴介。或爲仁人。吾知其投此儲金。何啻千萬。然今日目覩小人輩之九似。一簣推惻怛之心。其有慨然佽助者乎。其功德或過於香花供佛云爾。

黃跋奴。何人乃效今日志士之演說。孫臏之足雖刖。張儀之舌尚存。嗚呼偉矣。而是時之聆之者何如也。夫美人一笑。贈以千金。三代之荒史弗可考矣。然使跋奴而爲名優。爲奇媚。則登檻一呼。纏頭如雨。亦正易易。是故近時之籌捐籌賑。藉儕輩之力爲多。卽不得已。亦必江湖賣解者流。簪袖禿襟。金鞍錦索。庶幾能擅富儕之資。跋奴一穢丐耳。乃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殆妄以諸君之屏氣鵠立爲愛跋奴來耶。跋奴不癡。則亦狂易。事後自思。主臣主臣矣。

是時之人。疊作三圍。圍後爲跋奴不及囑。已悄然散若鳥獸。所及囑者咸翹首仰望。高雲謂天色不早。將應。要事趨漸遁而不肖者方且竊竊議。跋奴與啞童故作僞舉。以售其欺也。跋奴知無復望蕭然長嘆。乃從櫃上仍掇錢入囊。又舉小銀元納啞童之袖。與啞童狼狽返破廟。

啞童既歸。不睡。亦不食。瞪目直視。仇吾齒齒相礪。仇吾爪爪相掐。仇吾身身不幸。適生於東方病夫國嗟。夫啞童啞耳。否則甯不披髮狂叫。啞童不能詩。能詩則哀哀江南。知幾許斷腸句也。中旣傷其心。而窮餓之軀。又爲冷水所浸。參橫月落。泥鬼之側。吼然作喘聲。如牛者。則啞童病也。

癱瘓老渠。臥於東廂。破衾如鐵。釀夢不熟。微呼跋奴。跋奴方作囁語。謂狙擊強敵。一擊不中。再擊之。再擊不中。三擊之。至於三擊。遂爲老渠所驚。老渠曰。跋奴。跋奴。汝聞誰吼者趣往視之。跋奴強起趨近。啞童清霜滿天。未有曉色。枯林睡鴉。咿唔似作人語。摸索得啞童額如灼炭。急縮手。撼之。

啞童弗醒吼益急跋奴大驚遙語老渠老渠曰奈何昨夕剩燭已見跋汝來吾轄下有火柴速爇燭跋奴恐懼身益戰慄甫得火柴又遽墮地擦火柴火柴燃以戰慄故甫燃旋滅再覓火柴則旣罄矣老渠怨跋奴匍匐至啞童側焦火炙肉灼人欲枯老渠嘆曰熱血哉汝熱固知世人之皆涼也言畢東方已露魚白色空殿蒼涼垢面互照視啞童則嵌齒於頰嵌腹於脊人也而已臘矣俄延之頃啞童猶挾小銀元於懷老渠商之跋奴欲取此錢爲啞童購醫藥啞童已察其意堅握不釋張目如箕老渠與強奴相與哭曰啞童汝卽死亦當稍備薄棺豈犬馬也而付蟲蟻食乎啞童色益厲獰惡如魔鬼喉中痰戛若拽鋸然膚色漸白熱驟減手足堅硬惟箕目不衰

啞童殆將死矣惜人世間一切死者不復再活能以死時苦趣告人是時惟見啞童拳曲口嘬滿蓆爬剔若甚痛苦者跋奴無措掩面倚朽柱老渠嘆曰天地不仁哉旣生之又復殺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雖然死於病與死於鬪割抑有間矣啞童今日不死他日國亡隨之俱亡彼宛轉求生於強敵刀俎下者恐并此一片乾淨土而不可得也啞童夫亦可以瞑矣

薄棺葬未損十九枚小銀元之分毫所以成啞童志也方殯啞童時麥壠一塙瘦松如石已先有人荷鋤築土詢之則穴中長臥者爲瘐死於獄之阿奇阿奇銀元與竊得之表爲長官所劫囊橐已不名一錢中國監獄固知無錢不足以偷息者獄卒日則鞭撻夜則臥之糞溼之地阿奇鐵鑄亦將腐蝕况骨肉耶嗚呼盈盈雙槧阿奇與啞童蓋長作鬼鄰已

蒼碧一天翛然無雲視塵寰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每遇風清月白長吁不絕低徊往復此數語者跋奴

第

感時之深不得已而答上帝也。摩挲殘土偶得斷鎌，則灼然磨之磨而既瑩，縛以短竹，日挾以游塵市。謂當爲俠士與強敵相見。

跋奴日行乞以蹣跚故不能多掠街巷，得資終不足補啞童小銀元易龍洋之數，至不敢飲啖飢則掬土填塞腸胃，人多怪之。跋奴不與辯，惟曰：及此土未屬他人，猶足一飽。國亡土且不得食，言旣嗚咽索索然墮泥涙也。

跋奴念此事非長策，凡業皆有團體，豈吾丐獨無？每遇他丐，輒告曰：國亡國亡！他丐曰：國亡於誰？吾將依誰？依之縱賤惡，至於丐亦已耳。念今日之祖國誰使吾丐者？吾乃不願亡國。跋奴曰：明日救國儲金會又將演說，吾聞各業皆赴之。吾意約諸公亦與其列。他丐笑曰：有酒乎？曰：無。有肉乎？曰：無。他丐笑曰：吾無奈吾飢，使吾而能如子之食土也，則吾將從子之後。

跋奴他日挾啞童小銀元來晤丐之首領阿三，謂諸丐：苟能從吾至救國儲金會者，則人各予以一枚。阿三狂喜，謂當代召同儕能先將此小銀元儲吾處乎？跋奴曰：不能。屆時當由我俵散耳。

至日，救國儲金會又開會矣。衣香鬢影，萬頭攢動。若政界、軍界、學界、商界，卽下至廚役、爨婦、藝匠、工人，咸萃聚焉。而鳩形鵠面，蕪聲菜色者，則跋奴率諸界疊踵場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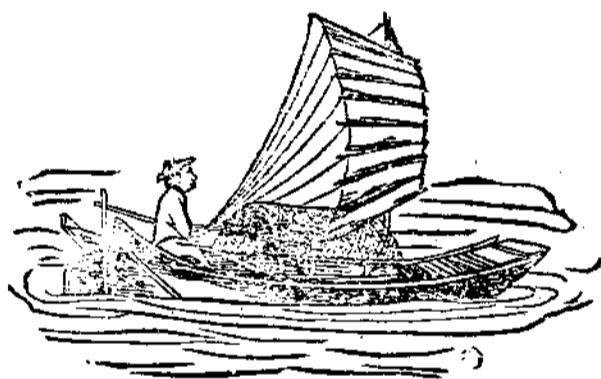
跋奴猛舉小銀元一封，攬諸代表之側，疾呼曰：代表諸公，此舉不知有成與否？小人不能贊助諸公，將化爲微烟，裊繞諸公之左右。監視諸公，其勉之。跋奴言畢，觸增而死。

代表相顧失色。小銀元又散落於地，旋轉未已，方昉。蹠中忽有人伏地，號咷，歷訴跋奴苦衷，兼述阿

期

奇及啞童事代表嘆曰丐乃如此丐乃如此我知之矣此小銀元我當爲傑丐成之卽儲入會可耳他丐失望續續去

癱瘓者老渠歸而泣曰阿奇以獄死啞童以病死跛奴今又以觸堵死衰影伶仃竟然者吾矣吾甯不欲死所不死者吾死則無以紀三人也橫覽東西各國彼鑄巍巍銅像者甯復有乞人哉吝此三寸彼當世之士且譏爲吾丐無人此胡可者老渠無筆墨於是削竹爲筆剝堊爲墨書其事於櫻櫛之皮自顏曰愛國丐云



第

三

期

俗語試帖

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擡水吃三個和尚無水吃

東齋

水飲供和尙何論一二三挑連擡並力無與有相參行脚憐孤注駢肩弛重擔衆擎當易舉交臂失分甘品列殊單掛成異兩驂如川忘掘井扛鼎讓同龕梅望觀如是茶烹悵不堪好將龍鉢咒來證渴伽藍

叫化三年嬾做官

未識貧而樂爭云祿可干三年憑叫化再命嬾之官入市吹簫易趨衙聽鼓難豪華慵與逐襪襪久相安宦海風波險窮途歲月寬有成辭上考行乞足餘歡跡漫飛雙鳥情惟寄一簞齊人多少輩此例詎同看

小筆記 薛義士

書會

薛義士者。史逸其名。山東人也。父營布業。精會計而不能文。心極慕讀書。常語人曰。有子弟必使之讀書。不讀書不能得意。顧義士性邁爽。不喜詩書。師課以科舉文。昏昏欲睡。里中有李某者。工技擊。好事者多從之遊。義士耳其名。執弟子禮往謁焉。李又好談古今忠義事。義士聽之津津有味。以爲當今師表。舍李其誰。遂盡棄其學而學之。父止之不從。旣而父卒。義士治父喪畢。值海疆倭氣甚熾。乃投効平倭軍。嘉靖三十四年。倭大軍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刦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滻墅。轉門數千里。殺傷四千餘人。爲應天巡撫曹邦輔逆擊之。盡殲倭兵。趙文華欲分其功。邦輔已奏捷。文華不悅。與胡宗憲奪邦輔軍。搗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輒橋。倭率輕銳橫擊之。文華軍大敗。死傷二千餘人。俘於倭者百餘人。義士亦與焉。義士旣至倭營。爲倭將餒。馬蕃。息擢。爲營門守監。出入人必稽。日夜無少懈。一日。倭將之弟。黑夜醉歸。義士禁不之入。倭將之弟怒。毆擊義士。義士揮杖擊其脰。踣焉。一時人聲鼎沸。倭將疑有敵。至躍馬荷戈而出。義士謂倭將曰。監守營門。稽查出入。職所司也。彼何人。斯膽敢玩忽。營章視營如傳舍。不殺何以警衆。倭將壯之。拊義士背曰。此我弟也。今日事我弟有負多多矣。遂厚賞義士。挈弟而入。未幾。又擢爲裨將。御下嚴而不猛。頗得兵士歡心。累遷爲軍務參謀官。時從倭將左右。與聞密畫。倭將幾忘其爲俘。同俘者或羨之。或笑之。夷然無所動。至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倭率數百艘寇海門。巡撫都御史李遂。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陸扼如皋。身馳泰州。當其衝。倭知如皋有備。將犯泰州。與義士謀進攻策。義士。

曰。進攻之路有三。由泰州出鳳泗道。平坦爲直達海門孔道。但聞李遂駐兵泰州。主帥所在布置必密。未易行也。由黃橋逼瓜儀是從間道進發。亦可以達海門。然黃橋鎮在泰州之北。距州僅五十餘里。李軍偵巡如織。恐遇伏。一時不得出。惟沿海東下。進迫廟灣。取勝可操。左券。廟灣在淮安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故廟灣爲海濱重地。據之則進退兩可。倭將然其計。率衆沿海東掠。遂知倭沿海東下。逆其無能爲也。命景韶與陞尾其後。命參將曹克新伏於姚家蕩。姚家蕩在廟灣之後。越一晝夜。倭艘至廟灣。景韶迎擊於前。克新追擊於後。倭兵大亂。景韶縱火焚其舟。葬於火葬於水者無算。倭將與義士俱實魚腹。江北倭悉平。先是義士密令同俘者至泰州求見李遂。告以投倭之故。且云倭中一切悉聽我指揮。大軍來我可爲內引。遂大喜。曰。倭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逼瓜儀。則連道梗若。沿海至廟灣。則可以覆沒其全軍。爾等如不忘祖國。引倭至廟灣可矣。同俘者歸具以告義士。故義士嗾倭至廟灣也。賽金曰。古今來忠臣義士之死於國難者。更僕難數。未有及義士者也。當義士爲守監裨將時。似氣節已喪盡。無餘。及廟灣之戰。盡殲倭兵而身與之俱死。乃知向日所爲者。無非結倭歡心使之無所顧忌。一旦有機可圖。驅而置諸死地。不疑也。嗚呼。其處心之苦。積慮之深。較越王勾踐爲尤甚。人以義士不畏死爲難。余以義士能忍辱更難矣。

清外史佚

長橋俠影

瞻廬

星 雜 藝

康雍之際。屢構文字獄。縫掖輩落筆偶不慎。一經告發。率以此喪其元。爾時譚虎色變。朝野上下以藏弃書籍爲大戒。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自一二斷爛古籍外。槩加屏斥。罔一寓目。聞人譚勝。國軼聞則掩耳。卻走去之。惟恐不遠。士大夫之贍才藻者。帖括餘閒。或旁溢爲詩古文辭。至是咸詫爲不祥。務力削其藁。以絕禍。因松陵陸子湘有幼學名。其先人曰鷗波者。蓄道德能文章。極三吳斗山之望。晚乃鑒於邑人吳愧菴。潘力田之禍慨然曰。吳潘二子以厲學敦行爲鄉里先無被禍理。而今竟若此者。良由胸中數升墨汁。爲之祟耳。老夫耄矣。如天之福。縱不蹈二子覆轍。顧一旦溘先朝露。遺箸稍稍散播。經有心人擣擣字句。加以羅織。則字裏行間。在在含有罪案。余滋不欲以名山之業。種吾後人災也。則盡出其生平所箸之詩。若文投諸烈燄中。而家藏圖書數十檯。亦悉付絳雲一炬。曰。毋以是誤子孫。子湘時甫齟齧。莫識老人意旨之所在。比鷗波捐館。子湘已青一衿。且娶婦抱子矣。痛念舊藏載籍盡化刲灰。思於藝圃中別樹一轍。而冥行擿埴。悵悵無所之。則大書於門。願得淹博之士爲之師。庭脯從豐。無所吝。風聲四播。應徵者踵趾。相錯。顧皆碌碌無殊能。而陳蕃之榻。遂遲遲不敢輕下。最後一妙齡女郎來叩。關容華煥。發望之如姑射仙人。陸夫人出應客。殷勤詢來意。曰。聞居士物色良師。遠道來應聘。夫人笑曰。汝師拙夫耶。曰。否。否。居士師儂耳。夫人大奇之。叩其姓氏。不以告。第曰。儂非好爲人師者。將面居士一察。其誠僞合。則留。不合。則去。奚汲汲留姓氏爲夫人。因呼子湘曰。汝博士來授經矣。汝速捧紅氍毹出拜。倒石榴裙下。北面執弟子禮。

第

三

期

也。子湘面女意殊藐之。顧虛作搆謙狀。援經史疑義數十條。以難之。女歷舉諸家之說。參以己意剖析至當。語滔滔不竭。若瓶水瀉若桶底脫。子湘色然駁。又試以他籍。則秘記內典。以逮一切識緯占候之言。女靡不通。曉笑言此足爲居士師乎。子湘低首。唯唯且披露其傾倒狀。女自言爲邵氏碧娘。臨安人。緣有不得已事。藉授經以覓枝棲。願勿以家世相詢。又言聞子爲長者。故冒瓜李嫌。貿然來寄廡。子宜潔治一室。以舍儂。儂好獨居。除講學外。幸毋以他語相絮聒。子湘應之如響。因出制藝以就正。碧娘略一展閱。卽置之旋曰。子山林士。非殿閣人也。儂此來。非促子妄意。功名但勸子廣讀。未見書耳。男兒負昂藏七尺軀。多讀幾行書。便覺口齒間有清味。胸膈內渺俗氣。不逐蟻隊中作僧父面目也。子湘然其言。屏除帖括。遂不復作榮利想。談藝之暇。碧娘就齋前數弓地。手鵝嘴鋤。鬪草萊。雜蒔花木。又偏插短竹。扶植美人蕉。西施菊。諸品以資點綴。閒情逸致。翛然不凡。子湘日與酬語。如對古歡。陸夫人性嗜茗。碧娘汲在山泉。淪之以進。子湘乞取一甌。飲之而甘。顧女而言曰。與師相對。某真茂陵秋雨病。相如矣。碧娘怫然曰。否。否。儂乃寒山天女。伴維摩耳。子湘旋悔失言。道歉者再。碧娘一笑。置之居有頃。朋好中。僨悉其事。屬子湘爲紹介。願一面。不擇進士。碧娘曰。措大習氣。慣作儇薄語。苟面儂。天孫月娥。樓閣虛構。無題詩。又添資料矣。子湘因婉辭郤友。友強之數四。碧娘曰。若輩技癢。將向儂掉書袋。無已。姑垂簾。一相見耳。詰朝。子湘治酒款友。女當桁而立簾。波蕩漾。與容光相亂。是耶。非耶。不啻方士之召李夫人也。羣喙紛起。各擣拾奇字僻典。以窘碧娘。顧一經粲花妙舌。辨別源流。則衆首齊頬。旣散。子湘請曰。師夙負人倫鑑。盍就今日座客。作一臧否之論。碧娘笑曰。子欲巨源夫人吾耶。頃所見者。許生意氣豪邁。惜骨相不貴。葉生恂恂如處子。頗能顧。

詩 雜 星 燐

義姚生舉止輕佻驚蝶之流亞。惟鬚生論必異衆意，必孤行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異日得志荆舒一
流人物。幸襯穢氣頗深，當以一頂老頭巾終耳。子朋好盡於此乎？子湘曰：然碧娘曰卑之無高論也。子湘
服其譚言微中，疑女爲仙。因言師得母從十洲三島間來，不則何語？語逗露仙機也。碧娘曉之曰：世間安
有仙人？子真食古不化矣。高唐諸賦都非實錄，大洞等經半出虛撰，至十洲拾遺諸記，全是鑿空，世間果
有此奇勝？有天地來必有人，曾經親歷者脫無人？至何由而言之？鑿傳記卽偶載其人大抵亡是公烏
有先生類耳。子本解人，乃憤憤耶？一日碧娘約子湘夫婦散步長橋之上。長橋者，松陵之勝地也。松江之
水西來，震澤東走，於海蜿蜒二百餘里。長橋架其上，如臥虹憑欄放眼，有風帆沙鳥隱見，出沒之奇。望江
之亭矗立橋中，當三人列坐小憩時，驚聞款乃一聲，有小舟停橈橋下。碧娘偶一注視，呼曰：舟中人非同
姊耶？俄一縞衣女郎，年可十六七，冉冉自艙中出，喜曰：碧姊竟遲我河濱乎？三年之約，如一日。汝眞張邵
儂亦巨卿矣！因登岸執手語絮絮不已。夫人亟詢誰何，碧娘曰：此儂盟姊同女士也。三載前訂於今日，長
橋下晤面，彼此不愆期，中心滋樂，不覺互忘形骸。耳是夕回女卽宿碧娘所，爇巨燭作長夜譚。子湘怪之。
屬耳聽外音，纖細不可曉。惟時機已至，早晚成大事，二語約略可辨。因廢然歸寢，心忡忡，徹夕不能成寐。
拂曉碧娘來話別，詢以何往，笑而不答。固詰之，則曰：儂殊不欲以行蹤示人。顧有一語，賢夫婦須記取。百
日內脫有轟天動地事，傳至大江以南者，卽儂與回姊償志之秋也。語訖，卽忽忽偕回女首途了無留戀。
意。子湘夫婦良不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而已。無何，世宗升遐，哀詔至吳下。舉國縞素。子湘引舌曰：
所謂轟天動地者，此耶？默念世廟春秋鼎盛，何繇罹此變道？途間言人人殊，莫知其究竟。惟隱約聞與文。

長橋俠影

四

字獄有關係而呂留良孫女復仇之說亦騰播遐邇子湘恍然曰長橋赴約之巨卿殆卽呂氏女耶夫人不之信子湘曰是不難辨回者隱語呂者真姓洞賓稱回道人其先例也惟是碧娘何人則徧訪臨安士族無知之者子湘耿耿不能忘值結想時輒蹀躞橋畔冀有所遇而流水依然俠影渺如矣



小説 帷裏腿

瘦木

有清咸同間有以拳術鳴於蘇州者曰謝元龍搬武家分南宗北派南以柔勝北以剛勝論外力之表著南或不及於北而處如守女出如脫兔運氣入內一發而沛然莫禦則北派亦望塵莫及焉謝之師曰李金剛學於少林既得其真傳從容返里閉以其術教人北面稱弟子行者以十數而謝爲之魁每清晨而起以空拳吞井久之井水飛騰隨拳之起落爲上下或解腰間束帶以手摩塗之堅韌如鐵試之以刀鋒之銛者挫矣而帶如故金剛覩之自歎勿如而元龍之門束修求教者自豪門華胄以至門雞走狗之倫靡所不至橫行大江南北者十餘年健兒快馬名重一時談虎色變者知有謝而不知有李矣

謝業保鏢南中賈客北至燕東至魯西至陝挾重物以行者率聘元龍與之偕元龍獨以單騎殿而以小轍先之轍大書特書蘇州謝元龍五字綠林豪客望望然去之謂是龍子龍孫吾輩勿妄想得驥龍領下珠也元龍亦意得殊甚天下英雄更無餘子每於霜晨月夕高詠一脚踢翻鸚鵡洲一拳打碎黃鶴樓之句輒向天作鶯鶯笑如鬢參軍在紅氍毹上詼諧嘲弄目空一切時也一日旅行至濟南休於大明湖畔有客突前致詞曰君非人間無敵之謝元龍乎豪情勝概爲使君一人占盡矣雖然僕竊不自量願與君較一日之長勝則囊金歸我敗則匿迹韜聲亦學平原君從此不相天下士耳元龍出不意又視其粥粥無所短長也則笑而諾之曰唯客曰同是個中人它事都無需但爲一箇捷之較武各坦腹受三拳今者僕犯先生之壘願先受擊語已褫其衷衣顧語元龍曰來元龍則盛氣竭平生之能以擊之著手麻然如

擊敗革心知有異俟客回擊時依牆而立視拳之起處而微側其身拳乃不至而有聲閑然牆爲傾矣元龍失色願奉囊金爲壽客夷然袖金而去曰如君亦大可人惜尙未達一間我西關鐵頭陀君不忘在莒者期年此日可會我於西湖智果寺中第有一言敢以奉告草茅中未必無人君學力止此勿學僥倖荒在三家村裏以夜郎自大從此善刀而藏亦保身之上策也語已昂然竟去元龍噤不能發一語垂翅而歸

以重金請者婉言却之不復爲下車馮婦矣顧舊日部伍仍奉爲廣大教主元龍獨恂恂退讓如不欲戰視徒輩自負其能者輒好言勸勉徒固不省也久之元龍謂諸徒曰予有女亦習技今且試之爾等與對校倘不勝而退相繼可也因喚女出時女年十五矣雪面朱脣瘦腰纖足居然儒門秀媛從容與諸人相見畢元龍命婢取一筹筆置堂中几椅等物移聚堂隅曠如也女便脫外衣剩著窄袖小紫綾襖繡鑲杏黃薄綺裙峭豔奪目跨入筹筆歛手向外正立曰願諸兄賜教諸人私忖似此弱質縱藝高烏當吾輩一出手謂元龍曰妹年幼未可校也師曰儘爾輩能雖傷不罪諸人皆二十歲許一人藝稍次者超距送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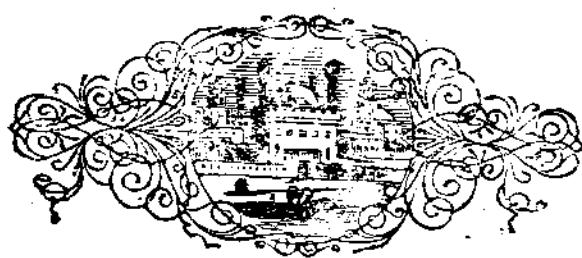
離女身尺餘不覺脰上有觸退跌於地數步外矣又一稱最趨悍者繼之復如是自餘乃俱咷口舉舌不再前女出筹筆套其外衣遂辭諸人進內見雲轉飄忽移步如飛諸人竊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跌人之故問於元龍元龍曰此卽名裙裏腿也諸人皆昨曰師出其餘技遂使世妹爲娘子軍領袖然則天下寧尙有與吾師敵者耶元龍笑曰諸君特未覩西關鐵頭陀耳尋亦竟不復言女旋配一茗穎文秀才數年以後秀才能鄰逐下黃鬚兒彎弓射虎女亦能畫朱絲闌拈鼠鬚筆寫玉版十三行云

外史氏曰吳宮小隊禪袖明粧卓哉謝女裙裏腿之名與梨花館并傳矣乃若元龍一受挫折遷善如不

牘 雜 星 燭

及。恂。恂。儒。雅。藝。也。而。庶。幾。近。道。矣。彼。挾。三。寸。管。偶。能。譯。著。數。行。書。一。旦。有。所。憑。藉。遂。貪。天。之。功。隱。然。若。一。
敵。國。時。無。鐵。頭。陀。乃。使。偷。荒。亦。仰。首。伸。眉。矜。其。一。日。之。長。嗚。呼。木。固。焦。矣。中。郎。之。賞。果。何。人。哉。

裙 裏 腿



拍馬屁

有人好拍馬屁。思效法而未得其竅。遂實行焉。一日過上海龍飛馬車行。見豢馬甚多。欲試其技。擇其中之最雄駿者。以掌批其臀。馬驚。舉足蹴之。創甚。或告之曰。子之術所以媚官長也。而施之於畜類。殆矣。某領之。夤緣爲某令僕。俟主人如廁。潛躡其後。復施其故技。劈拍一聲。如掌頗然。令大駭。老羞變怒。誣以奴欺主之罪。訟於官。某歎曰。今之長官。一般之畜類也。無怪吾道之終窮矣。

祝枝山妙詩

祝枝山善詼諺。其對門有一婦人。年古稀矣。二子於其誕日稱觴。請枝山爲一壽詩。枝山不假思索云。我說一句。你寫一句可也。卽唱第一句云。這個婆娘不是人。其子大駭。枝山徐徐續曰。好似南山觀世音。其子乃悅。枝山又唱第三句曰。兩個兒子都是賊。其子又大駭。枝山復徐徐續曰。偷得蟠桃獻母親。二子乃笑謝而去。

諧聲對

有以童子敲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樂。爲上聯者。久不得其對。後有人對曰。美人做米人。米人勿肖。美人勿笑。又有一聯云。畫上荷花和尚。畫樓前皓月浩然。樓浩然。樓在永嘉江心孤嶼中。一名孟樓。以孟浩然嘗流寓此地故名。頗爲工穩。

阿賚小傳

小鳳

雙

星

雜

雍州北去十日程有城巋然雉堞生荆棘風搖之則鳴聲瑟瑟如黃沙萬里胡茄壓陣時值秋初驛馬之糞累累城下羣螢熠熠出糞土隨風竄集宿莽間態殊驕矜一若星星相語云二千年前卽長斯族斯飽看二十四朝成敗然間有破風直上徘徊城頭荆棘者其光倏忽明滅如曇日傳呼防賊之軍火好古者過之罔不唏嘘感慨爲讀李華古戰場文蓋此城雖毀猶是近今防禦西陲之要塞也

古公亶父之祖有字后稷者爲周室不祧之宗曾於此城之東郊秉耒耜率臣僕耕於春皋其民化之爲中原文物之首善姜嫄履蹟之俗遍編氓間亶父棄地他適乃生姬昌后妃之德不被故國城內外數百里乃獨不及於王化至今有過其地者惄有幽風絕響鄭衛成俗之感焉

野外村落牽蘿補屋四月條桑之候閨女曳縞裙攜筐筥歌聲婉婉出大道停車覘之菽香苞乳蟠螭承領腰以上無蘊玉而修眉豎頰殊異塞外獷悍之姿誠北地之豔鄉色界之殊俗也古城三十里外古墓苑者居者不及百戶大姓史氏兄弟行凡八有孕必雌而賚又最富族人懼將不血食禱於幽山之神曰神殆怒吾宗乃不令有冠者苟生男惟神所使已俗以幽山之神靈在中古好惡與俗殊凡禱於其壘者必得男顧多不慧居人比鄰有楊氏者誕女女爲天子貴妃有生女作門楣之佳話故幽神之祀幾廢迨史氏禱於神而神大樂不一載而降阿賚於趙氏阿賚云者言賚於幽神也

阿賚生有奇癖諸姑有露乳餵之者輒泣不止御衫就之則欣然投懷諸姊穉者猶依母抱母於夏日僅

爲設一裸。阿賚見之又泣不已。襲以衣則怡怡弄之。羣因相詫曰。個兒真不異賚。自幽神者。他日長成舉國無完人矣。顧以八支嗣一子。故凡阿賚所喜。罔不曲依之。而諸姑諸母若露乳者。每出必避。阿賚畢妝而行。蓋俗以不裸爲無禮也。偶有客至。諸姑諸母倉卒奔走入別室。弛衣始相延接。有歡然詢主家阿賚何若曷。一睹歧疑。則輒辭以他故。於隔壁試啼聲而止。懼爲阿賚見賓主俱裸。則泣且不止耳。顧鄰亦有聞阿賚癖者。輒相語曰。史家兒長成殆不成器。否則焉有雛髮未脫。卽癡罔乃爾者乎。卽史氏家人誠不欲逆阿賚意。苟一念時日漸長。難爲楚人之冠。則亦躊躇無歡已。

阿賚行長矣。兄弟妯娌相與語曰。此子不諳俗。姑弗論他。僅此不裸一癖。已足駭有衆。縱之不得禁之。無術。行將焉置。有倡舉族南入中原者。羣又嘵蹙曰。吾儕所貴有是者。以資產累萬。得一嗣人。俾免擾於他族耳。棄田廬。畜牧南下。作中原寶人子。又何貴有是乎。計不如門以內。則強從之。錮之使弗出。待其長成。徐徐謀之。議既決。乃慎其局鑰錮阿賚。弗使出。而諸母諸姑被錦衣曳羅裙。居然中夏詩禮之風。阿賚十三歲。而能讀書。必聖籍。尤敦毛詩。兩禮足。未嘗出戶。誠不識。出門一尺。便殊中化。見諸姑諸母之衣裳。總縉。則色然喜。先王制作之未遠。十六歲而畢九經。恒謂其家人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且何謂妻子焉。家人惘然不能答。

十月之季。俗有饑戲。舉國士女雜沓。畢集十七八好女子。恒於斯際。垂雲鬟。簪玉釵。纏繡履。飄長裾。以色相。享有。衆有。衆從。而妍媸之妍媸。之方不在眉。之黛唇之朱。目之清揚。腰之婀娜。而在腰以上之膚澤。蓋相。增。之廣。場。目。成。之。豔。窟。也。每歲是日。家人多僞爲他適。而赴者。阿賚。何嘗不慧慧。且過庸。衆心目所識。

記。每歲是日。家人無不辭以他適歸來。神態又大殊。平昔因默識之。而某歲之儺日。又至家人之僞辭。又作。乃詢於父母曰。若儺今何往。其信約乃如芙蓉之花。年不稍爽。父母飾言諱之。阿賚慍曰。兒誓必偕若儺去。否且不得生。父母難之。而阿賚泣聲作矣。父私謂母曰。此子神志銳敏。久錮亦非策。藉此舉國從俗之儺戲。令知居斯土者。習俗已成。不容獨異。或鍼彼奇癖之良醫乎。母聽其語。返與阿賚約曰。兒言亦大易事。苟能遵余約者。余且挈兒去已。阿賚請所約。母曰。余裸胸乳乃出。汝願隨裸母乎。阿賚沉吟曰。能。母曰。門以外之婦女。無不裸胸乳者。汝能視若無睹。不以一惡辭相加乎。阿賚又沉吟曰。能。母曰。舉國大儺。神靈式憑。汝但允不足。信矢之。乃可。阿賚徘徊久之。遽矢曰。所不違母約者。兒必死於此行。母握其口曰。汝毋矢。母信汝矣。遂入別室。裸其胸乳以出。曰。汝不睹此。卽無上尊敬之禮飾乎。阿賚嚙齒閉目曰。睹之矣。願母毋絮。絮導兒行矣。母遂挈其十六年未出戶限之愛子。予以出。

出門一步。肩摩轂擊。阿賚羞憤雜作。幾不忍舉。其雙眸而羞紅暈。頰灼如桃李。彼固清俊益以薄暈。乃豔如好女。過其側者。罔不目。鶯眉溢竊竊語。應是天上小王子。人間遊戲。已行里許。達一廣場。周以竹欄。欄內雲幢霞蓋。香霧氤氳。一阜高處。神龕所在。宣咒跳舞之聲洋洋。不絕古衣冠人百許。坐起阜側。知儺將作矣。

欄外藉氍毹。施綵繪者。大戶居之。其外僅覆蘆蓋。庶姓畢集。而遺簪墜珥。心挑之事。雜發於阿賚。左右鄰阿賚。坐者亦一大戶。女齶齒陷唇。黝然以黑之領下綴貝殼。雜珠玉爲纓絡。銀鐺胸乳間。狀至奇醜。過其側者。罔不徘徊蹀躞。結巾作蝶式。遙擲女側。以示敬禮。而女態益莊。擲巾者不獲。女歎則懊喪。遂

巡以去。幽俗以蝴蝶巾爲讐時投贈之嘉禮。男女苟相悅，則投者受者各吮以唇。否則置不顧亦不忤焉。女既却狂且之挑其態益示人以未可犯而迴眸左盼。阿賚目驚鼻動，遽靡然移身就偎，垂鬟暎頸。一轉瞬而蝶香巾已翩然入阿賚之胸際。阿賚大窘，方欲奪而擲之，場上人聲忽舉，萬頭攢動，競矚西北隅。大戶女神亦隨衆他屬曰：怪哉世有無恥如彼姝者乎。阿賚起視西北隅而目眩心搖，惟膜手祝天曰：

天乃生余而外復生彼姝。

彼姝何如阿賚見其被輕衫裹長袖明月之璫碧玉之簪長裙拖雲修履凌波除却書中得未曾見而阿賚以外人既見彼姝，則譁然曰：誰家妖女不修禮制服此殊飾寧不有父母而聽其敗俗怒神耶？於是黠者笑愚者，唾年少氣盛者咤爲人妖，老倒龍鍾者歎爲世變。阿賚何事獨爲此女大抱不平，憤然曰：裸衣文身野人之飾，瞎眼兒敢肆口月旦，搪突佳人乎？母急掩其口而左右已有聞者，顧阿賚微笑曰：孺子且辨菽麥去他事，非汝所知也。阿賚大慍，方欲奮腕攔其人而懷中蝶巾砉然墮地，其人益挑之曰：口不絕先王而行類盜跖者孺子是已？否則寧見有孔孟佩蝶巾者耶？其人言甫畢，聞者撫掌大噱環睨阿賚。阿賚亂蹴蝶巾泣抱母頸曰：兒不踐誓言兒必死矣！母強扶阿賚歸，歸遂病，病且亟。

阿賚有姑，適古篁苑東十里許，聞訊來覘。阿賚母與語讐日狀，姑驚曰：事乃有巧合如斯者耶？彼姝居於牆東，讐場歸來，鬱鬱竟病，病中時夢曰：殊方異俗，幸得個郎排萬喙以護。儂忍令個郎獨死耶？阿賚時方迷蒙，間似重睹，彼姝輕衫纖履，姗姗以來，約略聞姑語，忽大笑曰：阿賚今日登仙矣！遂瞑其父母哭而葬之，謚之曰：癡。

誌 雜 星 變

至今過古幽國問阿賚死事尙有能道之者嗟乎使阿賚生中土則亦卓然賢者也正則紉蘭不諧於楚鍾離南冠得釋於晉幸不幸殆有天歟



第

三

俗語試帖

賊去纔關門

東齊

賊已抽身去。門纔藉手關。未經開戶緝。辛苦隔垣攀席捲。欣長往囊傾。那復還。青麌蒙特置。白板勉加擐。肱篋渾忘跡。局扉若等閒。屋修緣寇退。城閉早師班。不掩曾留月。全空只見山。何如親檢點。先事絕奸頑。

教會徒弟打師傅

就傳教全會。居然弟打師。忍將夫子道翻等劣徒。爲青本由藍出。強何被弱欺。從遊能事畢。若撻媿心知。益請功曾倍。蒙求跡已馳。傳薪羞夏楚。喝棒徹皋比。好乃人之患。鞭應羅所嗤。後來居上者宜切水。源思。

小寓言 咕 咕

怪 生

咄。咄。有蟹。咄。咄。有蟹。速去。速去。遲將殺蟹。
蟹怒曰。嚇畜奴。我海外蟲。背負蒼天。吐沫若垂天之雲。而不畏死。盍嘗試立致爾。塗粉。
此粗暴之聲。發海濱一小兒。適持竿釣。聞而駭棄竿走。呼曰。捉蟹。捉蟹。青天白日中。蟹橫行。吾儕無噍類。
聲動村人。遠近皆不期至。荷插鋤帶鐵刀。肩扁叉者。盈千萬。

蟹者。踞東海小島。不知已幾世。忽餐食西風。乃碩肥殊常態。僭稱王水族中。悍然與異族爭。幸而勝。益侈。
然尊得間。則嗾其族。恃蠻強。橫行東海。今超海。登陸。心叵測。不可制。聞兒曹議氣驕。甚懼。干海王怒。則暫戢。一日使訴於海王。謂某族人者。不量力。而好鬥。興大師。剔蘚尖平之歸。以虜獲作大王供。王主海底。我主海上。世世爲盟誓。亦大樂。

王龍也。與蟹同氣。忌其益橫。猶豫持兩端。趣召龍子大會。金殿上。龍子多不直。蟹一子。咆哮曰。蟹性難馴。得志於大陸。吾龍宮豈相保。不如併逐蟹。提戈起髮。上指皆裂。蟹使驚踉逸。

於時海濱兒。捉蟹聲聞九萬里。丁壯相和應。婦女相和應。有夫拖長袖。搖扇徐行。前高嚷曰。勿亟蟹善走。急則赴水去。且族盛。今日去。必復來。爲海濱患。吾人也。勝之奚榮。今蟹之肥。常夜深偷食吾田稻。其堅壁清野。絕餽道。便捉生蟹。勞且鮮。功蟹不得食。死笑捉之。敢橫行。未語已。捉蟹聲寂然。老幼奔赴。拾瓦礫聚沙石。凡蟹之可食者。拒勿內。十日蟹之大者。盈坑填谷。累死小者。爲海鯨魚肉。盡村人酌酒賀。有過而

謠 雜 變

咄。咄。

弔者見螻蟻聚食之其腥聞徹天。

怪生曰捉死蟹非夫也胡不生啖之剗其腹剖其腸剔食其潔白之肉截足斬螯爲今日下酒物。
或曰捉死蟹易易烹活蟹難十倍吾寧料死不能料生。

咄。咄。咄。小蟲敢橫行大陸。
咄。咄。咄。小蟲敢橫行大陸。

二



小説世說 滷賊父子

瘦木

星 雜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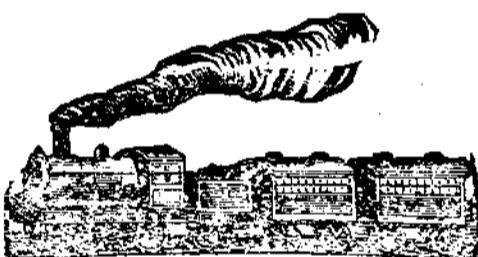
荒江老樹茅舍。秋風寒燈。一點掩映林表。一中年婦人悄坐室隅。嗚嗚而泣。一小兒衣不蔽體。絮絮索餅。餌婦人。揮淚叱之曰。阿大不見飯籮空已二日耶。阿爺向前村黃四爹家乞米作炊。一飽尚不可必。安所得此閒食者。語時阿大之父歸矣。釋肩上布囊。擲置折腳鑑邊。默然長歎。不發一語。牀頭一小兒。從寒衾布鐵中昂首外視。呼問阿爺歸來何晏。囊中得毋有纍纍者。供我大嚼耶。婦人淚落如綆糜。曰。覩此景狀。包管兩肩荷一口。以雙手去以雙手回我等準備往遊。餓死城中阿二。尙欲喫天鶯肉。真童駭哉。此言甫發。牀頭小兒。睂然啼而牽衣索餅之。阿大亦頓足咆哮不已。一室之中乃雜以無數聲浪啼者。哭者。較指晝者。垂首嘆者。紛然並作如絲竹之盈耳。阿大之父忽然作色。掉臂竟出。顧語婦人曰。待我十年未必陳善。發遂如此窮死。今且別矣。苟不富貴者亦不生入玉門也。婦人則益高其聲調字而叱之曰。善發誰家田舍郎。不能庇及妻子。孰似汝自立尙不遑。汝苟行者。我且酬神爲送窮之舉。第恐賤骨頭了不長進。徧徨終夜。仍覩顏入門泥我拔頭上鎖。償博進資耳。抑知我自嫁汝。窮措大一絲一縷。悉付長生庫。持至今除非貨我。纔可得錢。不則我杖子鉢沿門唱蓮花落耳。善發聞之忿火中燒。向天立誓而行信足。所忘路遠近質明。以布袍易青蛙數百。聞人言贛之。某地有煤礦需人甚廣。私念贛去此千里而弱步行。亦十餘日至耳。乃悉以其錢購餅糧懷之。竟往露餐星宿。勞苦萬狀。既至幸不擯斥。量才授職。比於門下之食客。月入纔數金。幸免凍餒。回念家中弱小。不無舊日香火情。而長卿四壁車騎都無季子歸來。妻或仍。

不以爲夫也。則亦憇焉置之。荏苒十餘年。革命軍興。全鑛之人星散。獨善發與一司會計者林某。留席捲公司中存款得二萬數千元。瓜分之。林得其七。善發得三也。旋浼金肆爲作金葉。取其薄小易藏。置於裏衣。中擎舟返故鄉。意將以富貴驕人也。詎至船卽病。淹滯床蓐。榜人二兄弟行也。憐其老也。伺奉惟謹。善發亦心感之。一日榜人爲善。發易囊衣。圖窮而匕首現。黃金照眼。頓反前轍。必欲致善發於死地。善發哀之。力榜人曰。實告子。吾輩皆綠林中人。操舟行刦者有年矣。曩見子衰老殊無意加害。今若此天也。板刀麵肉餛飩之名諒子亦熟聞之。任擇其一可耳。善發知無幸。俯首求縛。榜人乘夜投諸江揚帆竟去。善發少時跳蕩無賴。頗習泅水。至此奮力噉其縛。鳧水而免寒衣。砭骨病轉而愈。第叩門行乞。無復生人之態。數日後不知涉足何地。偶向一村農乞食。村農曉爾語之曰。前村陳小發家新得藏鑛。治筵宴客。喜氣盈門。試往丐其餕。餘餕子三日飽矣。如其言。尋路而往。桑麻雞犬。疑是舊識。心竊怪之。既至其門。宛然故宅。鼓樂喧闐。賀客駢集。不敢驟入。休於門外。而覘之。旋見是家主婦出。糟糠之妻。隱約可認。而婦竟覲面。若不相識。善發念遽前陳訴。必遭疑忌。乃乘間溷入室中。伏於床下。酒闌人散。匍匐而出。妻大驚。欲號。善發急自承爲故夫。且述當年閨中隱語以爲證。妻始不疑。久別重逢。舊隙都忘。惟以簷門主賓。一旦金碧輝煌。回首前塵。彼此如夢。妻爲善發言。藏鑛者妄也。阿大阿二年各長矣。日者駕小舟載客。客病。歿舟中。遺金若干。因以致富。善發默識其得金之日。則卽已被縛之日也。更詢榜人之容貌。一一都合。少小離家。老大回。父子都不相識。且以子刦父。法所不容。因以實告其妻。且出所餘金葉。相驗。肆名封識。無少差誤。妻子呼其子出。善發固不肯。正爭論間。窗外忽有人咳語曰。君家秘事。都爲我傾聽。無遺。我固梁上君子志。

誌 雜 星 燭

在得財者速畀我金則已不則捉將官裏去我罪只竊君家大郎二郎直犯謀財害命罪矣且君之財亦何自得者營私舞弊舊案須并發也善發駭極大呼一家都起父子聚首卽當年吳越同舟之人旣已相對錯愕而窓前小竊竟高坐作座上客侃侃而談尤覺不倫不類喧嚷間事聞於里正將居爲奇貨善發父子急以重金爲壽始銀鑄率偷兒去翌日又傳知事命大索必重懲阿大阿二於法倍酬其金而去鵠蚌相爭乃作漁翁之利自是借端滋擾善發家無甯日矣卒罄其家所有避居他邑而後已

外史氏曰善發之暴富猶在人意想中至阿大阿二之所爲天理絕人道泯矣顧一刻於偷兒再刻於里正悖入者亦悖出焉事又何其巧也卒之因此破家陳家二虎曾不及一官家之狗發縱指示官威猶可想見叔世多官賣其然哉



改古語

清慈禧太后當國時，或有改成語嘲之曰。發憤爲雌，勵精圖亂，寓諫於諷，可謂絕妙。近有人好將成語顛倒成文，似嘲似諷，亦足發噱。如古語云：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改云：富貴則父母不子。貧賤則親戚畏懼。古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改云：爭利者於朝，爭名者於市。古語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改云：欠債償命，殺人還錢。古語云：喫在肚裏，著在身上。改云：著在肚裏，喫在身上。

和尚有兩位夫人

某僧善詠諧，嘗招名士數人小飲酒酣，或問僧曰：「師父有幾位夫人？」答曰：老僧只有兩位。衆咸錯愕。僧笑曰：「寒天我有湯婆子，夏天我有竹夫人。」衆乃爲之絕倒。

好輓聯

張南皮有侍姬二，一名遠山，一名近水，皆得寵幸。南皮死，某部郎作輓聯云：魂兮歸來乎，星海雲門同惆悵。死者長已矣，遠山近水各淒涼。蓋以梁星海與樊雲門均爲南皮得意門生也。

雙星雜誌

某嬸風騷而險。毒臘脂虎也。兒作浮梁客與婦居焉。婦蓬室女殊端淑事夫姑極劬謹。嬸妬其不類己。米鹽瑣屑間苛尋疵隙。婦之受虐深矣。藁砧間歸從未泣。懇恐以琴瑟之好致傷骨肉之情。長舌厲階掇蜂。聾啞陷夫忤親究慙婦德援是爲戒。忍焉久矣。某旦薦豆羹爲姑寢膳抵榻濱。蛻物觸蓮鈎。視之釋子雲履也。愕然墮杯。姑覺怒罵婦疾趨幸姑嬾起。未受撻楚也。婦去。姑屬野狐禪密購鳩物殺婦以滅其口。僧謬鷙之以欲貫雙鷹。未肯遽施毒手。匪不忍之心也。一日嬸子歸日已昏暮。飢火雷鳴索餐殊迫。婦在灶下炊。問夫言飢抱薪疾鑿。謂夫曰黃梁未熟。案孟中饅首猶溫。適婆婆親手將來者。權當餕糧藉充枵腹。盤飧卽備矣。夫諾然啖之。立斃於地。婦駭暴呼。姑惟譴責狀以謀奸鳩命婦一鞠直承供云。夫也不良仇儼素匪相得。鳩殺有之。絕無謀奸情事。殺人者死。抵罪實所深願。令以靡故鳩夫難決。相婦慈柔殊非蛇蝎。未忍刑求。且繫於獄。未得其情也。曠日持久。婦病幽囚。邑宰迭更。終爲疑獄。某刑幕斷獄能手也。閱婦卷咄呼怪。反復深思。始有成竹。商於令謂迹其毒物由來。當折服此重冤獄。令首肯掖私。值爲婦平反焉。某日令謁紳輿經鬧市。一嫗攜榼呼聲態妖淫。方音弗辨。詰之侍從云爲江村貧婆。以翦禾花爲活計者。命獲之返解。怒笞洩然。禁固。嫗不識。干何咎也。入獄悲號。情殊慘痛。婦從而憐慰之。謂嫗曰訟獄悠悠。從無皂白。如姥事小屈云爾。安用呼冤。若奴者邑邑囹圄。期年於茲。媿未殉。夫祇祈遄死。運厄遭冤。良由命薄。天乎天乎。何尤。邑宰嫗研詰之。是悉。巔末悲憤不平。爲之涕泣切囑。叮零力勸。自白婦意堅執嫗。

莫可云何。間日令訊。嫗詰以在禁知否。婦之衷曲。嫗哽咽傷心。爲婦陳訴。令以嫗佐證質諸婦供。猶如昔不及於姑威迫緩導。一再懲懃。卒以令推腹置心。翦花婆訟庭哀懇。感激酸辛。始肯實吐供稱。氏於某日清晨持羹。靖膳時。氏姑曉夢方酣。請焉未應。行抵榻旁。誤觸僧履。氏素悉姑與某優婆塞有不解緣。覩物憚羞。中心惶悚。手顫墮杯。聲驚姑醒。幸氏疾趨僅遭詬詈。是晚更漏許。時氏孤坐燈牕。紱夫舊襲。聞帷闌彈指聲。氏啓視。魁梧皙白之沙門。卽與氏姑素所識者。氏見闌入。駭然呼姑。及聞彳亍音禪冠已去。而姑並未至也。次夕。夫從外歸。索餐良疾。氏適廚下忙炊。事未及備。殮囑夫且食。饅首詎知來麥。爲災。嗟焉暴故於乎蒼天。慘也。何如令詰饅首中有何毒物。答云。姑所給以事晚。炊未及食也。令曰。旣未鳩夫。胡隱忍弗言。甘心待罪。婦曰。氏慙不德。未足感姑。致令良人誤遭毒手。姑之惡氏之罪也。自甘屈服。聊藉冤魂。不者。揚婦姑帷幙之醜。表於公庭。夫氏宗魂含羞地下。生不可爲人。婦死何以見故夫耶。氏之罪惡重矣。令歎息拍案曰。賢哉婦。惡哉姑。慘哉子也。迺釋冤婦之囚。癰惡發奸爲之昭雪。卒淫僧毒婦就禽。五刑備加四民。稱快讞。旣定后。以因奸鳩子論姑。未授首。而其婦已縊於夫墓之木矣。痛哉。此清季同治初江北某縣事同學姊梁香莊之姑爲予言之甚詳。故拉雜書之。有道君子或有慨於斯婦製以鴻篇。俾風女界歟。

小神說怪 甘后墓

聊攝

星 燭

誦

沈有秋浙江士人也。性貪鄙。不爲儒林所齒。艷勢位入貨得四川成都縣令。下車後見堂下巨石一方。大可十人坐。不沒於土者寸許。石面晶瑩似玉。每經雨洗光潤可愛。沈心利之。徧訪石之來歷。皆云自昔有之。不知誰氏所置。沈心薰利欲不能自己。乃毅然募夫掘之。將試。鋤鏟有長鬚。吏疾趨而進曰。前賢創制。理或難明。擅自移易。恐致不祥。沈曰。倘有所獲。將濟吾無告之民。汝何知哉。毋再饒舌。已乃叱夫發土。自晨及晡。石根始見。度之五尺。有奇石既起其下。更有石版爲襯。築之以物。空洞有聲。心竊喜以爲金銀窖藏。志又不在區區之方石也。更增夫役。發之石廣於前石者四倍。衆役以巨索曳起。探首下窺。黑暗無底。人莫敢下。沈意爲縱非藏鑼定有他物。必欲窮其奇。而後止。乃自領夫役各攜籠燭。繩長繩而下。沈旣入坎。拭目四顧。乃隆然大廈。竊念四川省會古爲天富之國。此必王公寶藏。七尺珊瑚斗大明珠。俟有福者之來掇取也。更驅衆夫進發。約行百餘步。對面隱有石門。雙掩。沈將叱役推排其扉。啞然自關。沈側目窺。見幽黝中熒熒有光。乃負手徘徊。不敢遽入。回首叱夫探之。亦皆瑟縮不前。許以重賞。方得一人。賈勇而進。須臾出曰。無他。鐵缸中豆大燈火耳。沈卽促籠燭前導已遙尾其後。進則略定。神志延頸瞻望。見樑棟巍峨。檻題鏤刻不似民家廬舍。其中間最高處。則赫然懸朱漆棺一具。繞以鐵綆數十匝。下列油缸。埋半體於地。其底互通機竅。惟對棺點燈之缸。臘油尺許。燈亦半明不滅。餘缸皆涓滴無存。沈猶暗忖。此中必儲至寶。製以棺形者。乃古人欺人之計。不然亦必有珍奇殉葬。正躊躇閒恍。見嵌砌穹碑一方。字大。

徑。尺。沈。索。燭。就。視。始。知。季。漢。昭。烈。皇。帝。甘。皇。后。之。陵。寢。也。沈。愕。然。慾。躊。如。遇。冰。立。消。浩。嘆。一。聲。廢。然。而。返。及。門。喚。衆。夫。停。步。關。閉。石。門。衆。夫。承。命。屢。關。而。屢。不。能。闔。沈。乃。返。身。自。覓。鎖。紐。見。左。扉。彷。彿。有。字。迹。以。火。照。之。土。花。繡。蝕。不。甚。明。辨。沈。卽。爬。之。以。爪。拭。之。以。袖。果。顯。古。隸。兩。行。曰。有。秋。有。秋。與。汝。何。譬。千。年。窀。穸。敢。動。賊。謀。旣。入。蜃。室。當。罰。魚。油。如。以。他。代。必。斫。汝。頭。下。綴。一。短。行。曰。臣。諸。葛。亮。恭。誌。沈。讀。訖。大。駭。手。中。燭。墮。地。遂。虛。掩。其。扉。踉。蹌。而。出。旣。出。自。揣。履。任。日。淺。囊。橐。未。充。欲。違。墓。門。之。教。以。習。聞。丞。相。天。威。終。不。敢。乃。卽。日。赴。巴。江。一。帶。購。魚。油。七。百。石。納。之。乃。油。盡。而。七。缸。枯。涸。如。故。沈。疑。有。滲。漏。審。視。絕。無。怪。之。又。倍。購。注。之。仍。如。故。惶。囊。旣。罄。挪。庫。項。若干。更。倍。注。之。仍。如。故。沈。大。懼。以。告。母。沈。母。因。虔。誠。薰。沐。捧。其。澤。髮。膏。一。筒。入。墓。跼。而。禱。曰。兒。子。頑。劣。干。怒。神。明。今。知。追。悔。敢。乞。宥。免。茲。奉。上。賤。妾。髮。膏。一。器。物。固。細。微。氣。猶。芳。烈。尙。堪。酬。獻。聊。續。神。燈。言。訖。傾。之。中。缸。轉。瞬。間。七。缸。皆。盈。盈。欲。溢。回。看。燈。炷。亦。上。浮。缸。面。燦。若。蓮。花。母。驚。喜。更。進。香。楮。菓。品。敬。謹。叩。謝。奠。畢。遂。速。其。子。親。率。衆。夫。局。門。掩。穴。仍。鎮。方。石。而。退。越。數。月。沈。卒。以。此。事。迹。類。營。私。妄。支。庫。帑。上。聞。被。劾。削。職。歸。田。由。此。窮。困。終。身。三。國。志。有。云。死。諸。葛。能。走。生。仲。達。洵。不。誣。也。

奇案 小說 屠婦冤

石蘭

星 燭

謬

真州屠人某沉湎魏墓場。恒以五獵博一醉。蓋屠門中豪客也。屠之婦固小家女。然慧黠善修飾。姿首風驪饒具英雌。意態里中。猥薄兒雖艷其色。未有敢挑之者。婦亦無邪念也。屠以嗜杯中市脯。微資酣供大嚼。以故日形空乏。圈索然不參。剛蠶日販。圩之鮮豚市於泗源溝市。伉儷鼓刀差足糊口焉。屠家距圩僅十里。許夕往而曉返。匪朝暮矣。日晚炊煙起。收拾零星砧脯。捉刀赴圩。旣思秋深夜涼。且歸浮一大白。歸而謀諸。婦以宵行勸毋中酒。近夕月黑風高。沿途蘆荻港間。防有暴客要路。屠拍刺。鴉刀彈指。鐵轡。錚錚視婦笑諾之。立索床頭甕。一舉便盡。興酣暢謂婦曰。嬾婦。豬快取。彘肩豚蹄。好助而夫牛飲。毋作揩大貧。婆子態視點酒片肉。如珍錯也。速將來。遲則睡壺瓦鎗。拳碎之矣。婦未敢拂漫應之。屠略餐飯。視婦癡啞。操刃顛然而去。婦見其醜陰念殊切。旣思屠富有力。雖醉或可抵強梁。展轉終宵。不能成寐。翌早魚蝦市散。屠猶未歸。婦疑懼。惶然獨走。往逆於圩。途次聞晉鱗斷蟹者言。蘆中有人魁梧短褐。斷臂坦胸。覲其襟血。刀痕絕不類陳死者。婦聞驚駭。乞漁者導覘之。引領沙汀。率行水滸。見一屍俯橫地上。婦注目審視。果其夫也。觸目慘瘍。寸心立碎。抱尸痛哭。見者爲之酸鼻。頃焉里甲至。報呈於官。婦惟呼天搶地。候令蒞驗。焉真州令某氏。貪酷性成。恃奧援訟多武斷。蓋素以能吏自居者也。屠案發見。令於是日適有事在圩。因謁鹽使籌議。緝梟座中有圩董數輩。便與周旋。略敍溫涼。辭涉屠案。董信口逢。令強作解。人謂牧猪奴斗胆。夜行囊內。料無財物。此定爲奸殺無疑。令謬應之。又一董云。曉聞路人傳說。斃於葦叢沙際。血

第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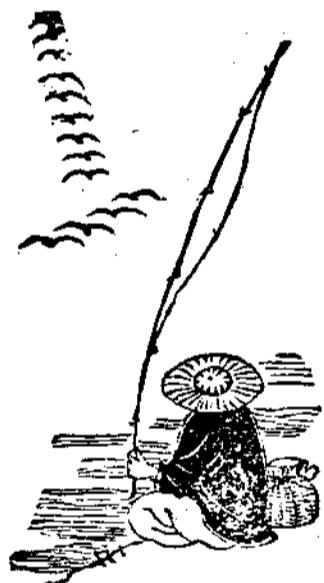
期

沉。模。糊。形。殊。藍。縷。腰。剝。牛。耳。刀。非。是。綠。林。長。物。此。爲。同。類。相。仇。因。奸。鬥。殺。可。不。勞。龜。卜。也。令。是。其。說。據。爲。
成。見。卽。往。驗。視。焉。登。場。見。屠。婦。脂。粉。雖。爲。淚。污。然。顧。盼。生。姿。眉。目。中。尙。含。媚。媚。因。艷。婦。容。益。信。董。言。不。謬。
草。草。檢。驗。爰。命。里。甲。速。爲。蓋。棺。婦。呼。冤。阻。之。令。怒。拘。婦。去。點。鼓。排。衙。儀。畢。訊。婦。婦。固。利。口。哭。晝。號。天。語。多。
侵。令。令。怒。甚。威。震。雷。霆。恐。之。以。刑。逼。詰。素。與。誰。通。是。否。串。奸。謀。命。婦。冤。憤。填。胸。詞。鋒。益。厲。笞。焉。不。服。且。泣。
於。堵。下。曰。夫。爲。人。殺。不。爲。緝。兇。迺。誣。以。奸。并。無。佐。證。酷。刑。妄。求。民。之。父。母。忍。如。是。耶。公。庭。聽。訟。者。多。令。大。
慚。忿。洒。鑑。如。雨。心。很。於。狼。拍。案。怒。呼。連。聲。杖。杖。氣。哽。呃。謂。婦。曰。本。令。拚。褫。職。定。冤。汝。矣。榜。笞。數。千。身。無。可。
擊。婦。語。呻。吟。意。猶。強。崛。幸。令。腹。飢。思。食。公。退。不。者。晚。堂。燈。下。會。見。婦。筋。露。矣。婦。下。獄。體。無。完。膚。血。浸。衣。徧。
如。疤。疥。獄。吏。之。心。蓋。毒。於。蛇。惡。於。獸。者。慣。索。滴。淚。錢。飲。酒。食。肉。視。爲。快。心。事。也。見。婦。堪。憐。爲。之。慘。痛。受。刑。
之。酷。可。想。見。矣。越。日。創。深。未。合。更。以。法。外。之。刑。力。求。其。供。婦。畏。令。殘。權。承。之。及。秋。讞。不。服。如。初。令。虛。獄。懸。
不。斷。大。吏。處。己。迺。於。胥。分。審。婦。殘。忍。布。置。施。以。來。俊。臣。突。地。吼。死。猪。愁。鳳。皇。晒。翅。驢。駒。拔。櫟。訊。盜。等。刑。暴。
怒。恣。行。不。得。其。情。不。已。婦。斃。於。庭。者。再。驕。喘。如。絲。依。然。詬。令。謂。婦。曰。刑。備。嘗。矣。皮。骨。僅。存。猶。能。反。獄。壯。
哉。壯。哉。鐵。漢。子。不。汝。若。也。雖。然。明。知。冤。汝。安。容。汝。平。反。致。壞。本。令。前。程。耶。婦。曰。忍。心。誣。良。天。理。安。在。令。曰。
冤。汝。奈。何。婦。忽。散。髮。披。肩。狂。呼。令。之。姓。字。曰。生。則。含。冤。死。當。爲。厲。魂。魄。有。靈。定。來。索。命。令。笑。曰。好。向。閻。摩。
殿。狀。懇。之。婦。終。未。承。仍。繫。於。獄。令。無。已。巧。賂。上。下。舞。文。僞。供。坐。以。謀。殺。辟。無。赦。焉。旣。而。婦。就。刑。柴。瘦。醜。如。
鬼。而。罵。令。聲。厲。猶。昔。婦。死。案。結。距。三。月。餘。令。以。丁。艱。卸。篆。僑。揚。某。夕。鄰。屋。大。火。殃。及。令。居。數。載。宦。囊。立。成。
灰。燼。歲。餘。令。患。瘋。疾。失。足。墮。井。死。此。事。據。白。沙。齋。雲。夫。人。言。之。蓋。清。季。光。緒。甲。辰。事。也。時。或。傳。訛。而。其。事。

則爲荔衫氏親見非盲談也

據荔衫氏之說謂屠以醉后赴圩確有販豚之金某惡少尾其後跡至蘆灘荒漠始則向屠稱貸旣則屠郤甚堅惡少素畏屠勇未敢與較因矞其醉迺奪其屠刀殺之於野實爲財物圖命也惡少時已遠颺卒婦戮令死幾三載惡少以酗酒傷人陷獄自吐始悉屠婦爲眞冤而令之身死家亡安識非天譴歟然則果報渺茫之說不敢必其無矣石蘭不敏間於課兒端暇略閱稗官家言如俞成螢雪叢說引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佛家者言多足爲王治補類如此也若眞州之令酷刑任情昌言明知其冤必致屠婦於死令之橫令之孽深矣如董江都所謂季氏之惡已熟是也安得不自殺其身歟烏乎宗邦危亂滿目蟲沙人包禍心險於鳥道差堪寒鬼滅之胆者祇天理耳舍此則靡佗法矣吁

卷雜星覽



俗 語 試 帖

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東 齋

既要還須要相兼責馬兒。登程應善走。在廡貴忘飢。牧失平蕪地。調違淺草時。驟駿勞汗血。苗藿吝生資。有馬期奔電。求芻等茹芝。健蹄千里駛。枵腹一鞭隨。駕彼嗟瘡矣。憑誰記秣之。立心徵廣遠。三復魯駒詩。

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自覺身難保。泥神欲渡河。人皆尊菩薩。佛漫賴彌陀。貌飾莊嚴。相心驚浩蕩。波沾濡防潰敗。沈溺慮銷磨。浪駭黃龍滾。經愁白馬駝。豈能杭葦渡。誰信坐蓮過。尙惜塵心化。休將木偶詞。我躬方不閱。彼岸竟如何。

小寫情說莫愁緣

雅菴

雙星雜誌

絳桃灼灼碧柳參差如煙如霧中雉堞迴環清溪繁繞此秣陵城外莫愁湖之風景也暮春三月節屆禁煙道上游人往來如織青衫拂拂紅袖飄飄鬢影衣香馬龍車水相偕作踏青之游有仲氏醉生者性情倜儻風骨高騫亦於是時散步逍遙留連景物嫌湖濱茶室客座已滿人聲嘈雜則舍而之他茶室之東有紅樓一角曲榭迴廊地頗岑寂既登樓畫欄一倚瞥睹一美人斜凭淡粧無華年可二八容光四照玉影亭亭別饒風韵秋波遙睇水中遊條意思蕭閒不知其樂魚之樂耶抑自樂其樂也仲之爲人志氣孤僻識高於頂嘗謂舉世無當意之美人甯爲鯉魚以終老不圖此地乃遇神仙一見傾心神魂飄蕩細細端詳久久不轉瞬斯時美人亦覺背後有人竊窺回眸一盼見立其後者一慘綠少年丰神俊逸不覺凝眸視線交錯有如感電女郎急回首復觀水中魚戲悠然遐想芳心脈脈不讓思量何事惟仲生自後窺其側面則見粉腮紅暈片片晚霞上眉峯侵鬢雲也正依依之際忽聞樓外有少年聲遙呼曰杏妹吾覓而久乃在此耶母親命我視汝促速歸毋多流連也女郎答曰惠哥望在下候我妹即來矣遂匆匆返身下樓而去斯時仲生如聞迅雷驚殘好夢不覺美人已杳遍索樓中不得急返身覓之至道旁見已隨一少年相將登車行矣急自後尾之追隨里許二車停焉生喘息而至則華屋沈沈礪垣高聳知爲世家閥閱顧未由問詢默記其地躊躇獨歸自是每日必過其門遇天氣晴朗惠風和暢之時頻至湖濱徘徊凝立以冀仙姿之重覩也而咫尺侯門玉人千里佳人信息終復杳然積想成痴廢寢忘食仲寡兄弟少孤

莫愁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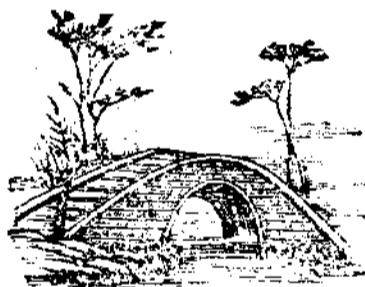
一

其母年老見仲不豫憂心如焚久乃纏綿床蓐則大懼歷延名醫莫名其妙之由雜投方藥而病日益深乃遍禱於神涕泣終宵一夕忽夢重至湖濱菡萏初苞露香四溢恍惚見萬綠叢中珠絡玉瓊雲裳霞珮一女神凌波珊珊來手持一花持贈霎那間彷彿此花幻爲美人卽嚮所見之女郎也喜極欲狂正欲攜手與語一傾積愫瞿然驚覺汗出如瀉殘燈明滅枕頭欹獨宿孤眠倍深淒愴細味夢中情景覺此中或有神助尙有合歡之望深自慰藉腦筋清爽強持起床思於午後再往舊地細探邦族輾轉覓熟人託爲媒介事或可成計畫旣定不覺欣喜之色溢於眉宇晨起忽聞門外剝喙聲啓門而入則同學某君數月不見聞其病來探詢也相見之餘不禁大訝謂奈何一病消瘦至此果感何疾耶仲笑而不答旣而轉問友人曰多病故人疏近乃不譖起居何似長日作何消遣也友人曰碌碌無短長仍日授英文耳惟晚間多一夜館故竟無暇相訪耳問夜館地點所在則所答正仲夢魂繚繞無由涉足之某氏宅也問學生阿誰則所答正仲眠思夢想無由接近之某女郎也不禁自牀躍起手舞足蹈問曰然則當君上課時可來一參觀乎曰是奚不可者曰吾今晚卽來可乎友人乃未譖仲意所屬曰君病初愈正宜將息俟君康復再來訪我可也仲曰否否吾今晚必來吾今晚必來友人談久恐誤校課匆匆別去旣去仲坐待日晚乃陽烏偏遲遲其行久久不墜恨不揮魯陽之戈也既而漸覺冥色四合暮靄蒼涼急出門僱街車奔至其處叩門問詢則友尙未來躡躅門外久之見其友入乃緩緩叩門進有僕人前導花圃旁精舍一櫺燈光如雪中友上擁臯比女旁坐方調其笙簧之音嚦嚦誦怯盧文字聲浪入仲之耳鼓已神爲之起遙見色相竟爲廬山眞面狂喜不禁女郎見客至立止其鶯聲俯首觀書妙目靡曼旋轉於尺寸間未嘗溢書

冊之外友人絮絮與仲談病中情形女郎秋波乃凝注書之空白處未一轉瞬蓋仲口酬友而目注女郎神情悉爲其天然攝影機所攝取也仲談久勢不能不別乃堅邀友明早過訪有事相懇友諾乃起行友送之出仲止友送目光旁射及女則女亦以目光隨其師送友目光與目光值其惜別之情乃較仲與友爲殷仲旣出門仍乘車歸臥病旣久是夜乃累仲一夜無眠早起友果至呼曰醉生醉生汝病全愈矣君病吾乃洞悉腠理雖然吾恐君之將以是病終也仲曰何謂君旣洞悉予病則和緩之求非君誰屬成吾惟君是德不成吾惟子之怨友曰吾近微聞某家下玉鏡臺矣予何能力乃能挽回造化之功仲曰此事必尙未成千鈞一髮在君掌握君乃忍令其友沉淪情海之中不一援手以玉成其事耶言已長揖者再友曰容我緩緩圖之若君急色兒促迫程功則謹謝不敏仲曰事苟可成吾惟命是從耳友別去數日不得耗心如焦灼乃再往訪則友方授課未畢竚立以俟課畢適閨者入告門外有人訪仲友出仲得計矣乘間問曰前日莫愁之遊樂乎許久不見丰姿更勝昔矣女含羞帶嗔微啟櫻唇答曰爾胡答未竟友已入仲與立談約晤期而行如期友至仲急問友頓足曰事不諧矣吾嚮者誠君事須緩圖君何不耐勿遽若此昨君來本可唾手成女父亦文壇巨子愛才甚弟尤爲其所激賞奉君命卽委婉進言得知某顯宦某富紳子願與雀屏之選皆不當女父意新有某生者求婚女父事垂成矣弟以君故短某生於女物奈何君不自慎卽與女郎交談故謂君性近佻達非大器君行女父已謝絕矣仲知鹵莽百悔無及惟喃喃請於友以望桑榆之收友曰盍浼他人一嘗試之若予則不能爲力矣言已辭去仲獨處室中謂造

物生人非以福人直顛倒之戲弄之耳既令我遇之遇之而再見之胡久長之緣迺無望耶思極欲狂倒頭便睡前日病魔復乘間來襲又作繭自縛矣臥病累月益復尪瘠孰知兩地睽違一樣情癡女自見仲後以各方之激刺亦懾懾成病百藥不瘳其母愛女知致病之由或卽在是因四出訪仲之行爲幸仲素無輕薄名常諷女父意有轉圜一日友以前議微進女父夷然不辭迥出望外友馳告仲在病中聞之喜可知矣十日婚約成拓墻鄉仲入贅焉從此莫愁湖畔鯉鰐相隨寶馬香車時有仲與女郎之倩影知此事者每過其定情之紅樓無不相顧嫣然謂一時佳話云

雅菴曰佳人才子其生也常不偶而遇合良緣往往又至多困厄惟誠之至者終有璧合珠聯之日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此卽記者區區之心非祇掉弄筆墨作韵事已也



小説情 可憐儂

綺緣

嗚呼可憐哉薄命哉世間女子所經之慘痛亦有更甚於儂者乎儂書至此儂腸欲斷儂肝欲裂迴顧空庭霜清鴈斷時和淒切之聲月落雞鳴恍有幽沈之嘆目眩神昏彷彿燈前黑影幢幢往來其儂母之靈逆儂返離恨天耶人自樂生儂自樂死待是篇告終行將隨儂母去耳儂本不願以儂畢生之痛楚告之世人惜春蠶到死未盡柔絲蠟炬成灰難乾血淚胸中積鬱格格欲吐不得不揮儂拙筆而述之後之覽者或悲儂際遇而代儂灑一掬傷心淚則儂之罪戾大矣

儂之姓氏雅不願傳之於世惟亦詩書門第清白家聲儂父若祖或蜚聲翰苑或遜跡山林要爲邑中之表表者儂母亦世家女方二十年前秋色平分之夜設玩月之筵興闌歸室而儂卽於是時誕生嗚呼若儂誠不祥物而產之於團圓之夜造物亦謔人哉呱呱一聲儂墜地矣儂之哭殆始於斯時儂固善哭雖揚東海之波決西江之水曾不足以喻儂淚然淚終有限而儂之悲乃無窮二十年來儂淚行將告罄欲哭無淚雙波如涸殆淚債已償將返刦歟儂母產儂後旬日卽患失血症百計療治終不稍痊纏綿牀褥者匝月儂母竟撒手長逝彌留時猶執儂父手泣指儂曰此我心頭一塊肉其善視之勿令有蘆花泣也嗚呼苟儂母而有靈曷挈儂去何致受人凌虐睡棄歷二十年之久哉儂母旣逝儂父以中饋乏人嫡絃心切一載後娶某氏女爲室卽儂之後母也伉儷頗篤儂母幻影不復留於腦海間矣儂旣乏乳儂父爲儂覓乳媼幾及週歲後母托言節費遣之嗣後或哺儂以餅餌或飲儂以粥糜竟得不死嗚呼世之後母

多好凌虐前兒。若儂後母者。且虐及襁褓中物。誠何居心哉。儂四五齡時。稍有智識。而後母之殘酷。亦與時俱進。或節儂食。或於冬日褫儂衣。令跪風雪中。周身血凍紫若絳霞。哭聲驚隣里。勿顧也。約而言之。儂誠爲後母怒時之消遣品。偶意不憚毒棒橫施。非身無完膚。不止。儂之畏彼。不啻蛇蝎望影。聞聲急於奔避。後儂八九齡時。多愁多病。弱不禁風。垢面蓬頭。偕婢嫗共操作。終朝僕僕。恒無餘暇。曷勝痛哉。讀儂書者。至此或將哂。儂爲妄。蓋儂父固存。豈遂不一援手。雖然。儂父懦弱。憚於閩威。嬌女哀啼。何敵枕邊私語。儂父卽愛儂。亦當疏儂矣。故儂之一生。未嘗受人之憐愛。惟鄰翁王某。直腸古道。喜預不平事。每不直儂。父母所爲。常挈儂去出果餌。餉。慰儂曰。天道好還。報施不爽。孺子勿戚戚。自狀生命。異日拭目看他人。可矣。教儂讀與君孫爲伴。儂粗解之。無咸出翁所賜也。流光荏苒。儂年十六矣。鏡中自視。亦殊不俗。瘦比黃花。別饒丰致。弱如春柳。益覺嬌娜。誠薄命相耳。後母惡儂甚。謀嫁儂。蓋心頭芒刺。不除之終不快也。有頃媒婆來報曰。某家郎。翩翩丰度。才冠邑中。急欲求偶。其諾之乎。後母亦不加細察。遽允之。數日後。卽行聘。自是後母待儂稍有人道。以儂不久出閣。故爾。儂每覩鄰家女嫁得如意郎君。終朝相伴。花陰踏月。畫閣吟風。紅袖添香。綠窗分韻。嘉好依依。衷情叩叩。心竊羨之。以爲鏡水鴛鴦。雙飛有日。海樓翡翠。相逐無間。儂不日亦將享此閨房艷福。較羈留此黑暗家庭。間其樂且無涯。孰意竟有大謬不然者。其儂命如是也夫。

百兩迎門。三星在戶。儂適人爲婦矣。儂家雖不豐。然尙中人產。而後母之所贈。儂者至菲。薄裙布釵。荆而已。是日婿家車馬夾道。賓客成行。頗極一時之盛。待夜闌。客散。儂夫入室。遽登牀。高臥酣聲。若雷。儂微側。

目相窺。不覺悲從中來。淚溼襟袖。蓋儂夫足微跛。面目黑且陋。雙睛閃爍。有光腹皤。若五石瓢。行路蹒跚。腐氣逼人。不可嚮邇。且竊聞婢媼言。儂夫固沒字碑。且有瘋疾。嗚呼。花好月圓。盡成幻夢。天長地久。此恨綿綿。彼青草池塘游魚。比目紫泥壁壘飛燕。雙棲儂何不幸。適彼儂夫。生人之樂。殆已盡。捐恨不速死。而喜嬪等羅伺外廂。促儂就寢。不得已倦伏外榻。輾轉不寐。詰朝入堂前定省。儂姑怒目相向。吃吃作鶩。鳶笑曰。老身福澤殊不淺。娶得賢新婦。妝奩豐厚。冠於一郡。金銀塞破屋子。我家勿慮。凍餒矣。是誠何言。儂聞之心如受刀錐。惟飲泣吞聲而已。儂夫面目可憎。語言乏味。時發宿疾。或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或握拳相向。尋釁毆人。幸酷嗜杯中物。日沈淪於麴蘖之中。夕陽在山。已爛醉如泥蝶。夢栩栩向黑甜鄉尋樂。趣未嘗擾人清夢。儂得挈清白身軀返泉下者。幸賴是耳。儂有小姑。二性陰險。悉儂之失愛。於姑因承順母旨。日以惡語相侵。爾角爾牙。連成雀鼠。予口予尾。毒甚鳴鴟。儂雖勿屑與較。而處此四面楚歌之家庭。中尚復有何生趣。自是玄髮蓬鬆。永無笑靨。長眉懶畫。空說揚蛾碧欄杆畔。愁損春山紅蓼花前。淚盈秋水。此中日月。又何堪爲外人道也。二豎乘虛交侵。奄奄牀褥。曾不一載。淚罄碧血。命薄紅心。侍湯進藥。闌焉無人。悲痛之餘。日益憔悴。今夜咯血。盈升。精神痿憊。知不久於人世。強自起牀。握管草儂畢生之痛史。且書且泣。血淚斑斑。染紙作絳色。儂吟情銷歇。筆硯荒蕪。久矣。且病中腦昏。欲裂心緒。不寧詞句。不文未加潤飾。閱者自當諒之。儂死之後。茲篇或毀。自儂姑或幸而傳之於文人。宣之於世。使芸芸衆生得聆此一段傷心話。不可知矣。嗚呼。殘燈黯黯。寒漏沈沈。銀河欲曙。晨雞互啼。淒涼之景。催人就道。儂其行歟。

(綺緣附註)余家遷居糞除庭院。獲敗簏一戲翻弄之。得花箋數紙。粉裂不完。字跡孱弱。詞句亦有未盡。

然者。然哀怨悱惻似出自真性情。非彼淫啼浪哭矯揉作者所可同日語。僕本恨人覩此傷心史一再玩誦。青衫濕透。後詢諸鄰媼。確有此事。惟姓氏已不可考。當彼薄命女郎生時。恒聞隔院哀泣聲。若巫峽猿啼。衡陽雁唳。爲微風所送。淒楚可聞。病沒宅中未逾一載。余爲之於邑不歡者匝月。每於夜闌人靜。桐陰雨濕。竹院風淒。聞秋窗夜嘯蛩吟虫嘆聲。尙以爲彼女餘恨未銷出而哭訴也。因代稍加改竄。以足成之。愧余未文不足以傳。彼女又恐事之或漫滅而不傳也。不得不揮余拙筆。以述之。倉卒所成。疵累良多。願讀者諒之。



西施天人也入梧桐之院何如老苧蘿之邨綠珠英雌也殉金谷之園何如葬角山之麓人生不幸作女子身雖蓬門未識綺羅香苟得一田舍兒佳婿夫耕婦織勞勞白頭較之神女生涯朝雲暮雨魂銷裙帶淚滿琵琶者固霄壤隔矣豹庵固翩翩才俊尤情種也宜玉樓一見傾心如魚得水晨起陰雨火繖不張清飈徐拂水晶簾下爇龍涎一瓣淡烟旋繞作雲回文玉樓手淪碧蘿春茶并購瓜子蘋婆之屬留豹庵作清談且鳴咽道其恨史云爲揚州西山人家有茅屋三椽佃田十數畝食貧居賤尙可相安嗣妻父因病吸阿芙蓉膏久乃成癥村間僅念餘戶而煙館占十三四妾父遂朝暮橫吹以燈斗易鋤犁而田蕪矣妾母亦聖善惟體質尪弱家政雖簡亦不之理妾姊妹長成乃稍事鍼線冀補菽水村鄰非喪非嫁無需紉之衣履故所入甚微且妾兩人幼卽纏帛束韁桔槔望之裹足乃時斷炊鄉董黃九虎而冠者也乳名老虎亦往往噬人里甲土痞均其牙爪生二子亦虎子也暴戾恣睢雄一鄉妾父嘗因老虎家牛噬吾田禾詞稍忤老虎乃嗾其二子批妾父頰且潑糞於吾屏嗣涎妾姊妹色乃遣里甲來爲其二子求婚妾父旣溺於烟果誘以金錢雖擲女於虎口復何惜終以銜恨故乃力拒之老虎遂揚言將火吾廬掠吾姊妹且以妾父嗜煙犯國禁將拘而榜笞之且逮之官妾與母姊嘗掩泣終日夜不安枕妾父亦計無所出旋姨氏來謀定妾全家乃隨姨氏胥遁姨氏嫁石城一成衣爰渡江而鎮而寧遂暫居姨家始知姨爲釣魚巷韓家妓傭因時向兩老炫平康之華貴且曰平康非穢窟也於此中相媚尤佳苟得一達官豪富聘爲

玉樓夢史

(續)

莊漁

第

三

期

小星既獲鉅金且攀貴戚卽一月纏頭所入已足抵耕稼十年兩老聞之均心動姊玉紅時年十八豈知思春心躍躍不自持妾年十六輒誓不從寧以奴婢鏞金養兩老姊遂先隸樂籍手口未習姿亦遜頗苦冷落兩老乃愈迫妾一夕且踴泣索妾諾妾痛哭掖老人起私念姊墮孽海已辱清門天生薄命毀身以養親復何惜因強諾惟約薦枕須可女意他日從良兩老無能力阻兩老亦歡諾妾自是乃作賤媚以色身施人言次顰眉嚙唇淚下如綆續曰旋王觀察之公子爲妾梳櫳以五百金壽兩公子固溫雅如君子然妾終厭其紈袴氣重薄之旋絕往來未幾革命亂甫定贛軍復變妾隨姊避居姨家兩月始出應徵上一年獨立城閉旋啓妾偕姊易舊布衣扶兩老從槍林中出因乘輪奔滬閔四月始更來此間求死不得忍辱至今猶無人拯妾於火窟言畢拭淚且注視豹庵豹庵惻然堅握其指謂吾誓拯卿玉樓感絕豹庵繩繩三日乃歸鳩江玉樓贈小影一枚爲別

好色與好淫有別乎曰有別吾人旣具有審美性崇蘭蕙而薄荆榛揚嬌嫭而抑仳催情也亦理也眞好色者不濫用其情且不以新歡間舊愛好淫者則不然性天已薄肉慾自酣往往詬諱於室棄故劍若路塵而野草花香沈迷不返此情天之罪人也豹庵之於玉樓情至矣然只可云好色豹庵夫人固大家女婉媚淑慎相夫以莊豹庵雖不羈然入閨中輒肅然起敬如有佳遇必告夫人夫人惟目笑間作一二箴語豹庵不以爲忤而反感其誠故琴瑟尤篤豹庵旣返鳩江誦劉禹錫陋室銘有案牘勞形無絲竹悅耳兩語輒抑抑不怡偶念玉樓輒作一箇傅青鳥翼且於無人時輒出玉樓小影置其夫人小影之側目夫人瘁矣中饋之職吾將分其半於玉樓使夫人毋苦言次輒親雙吻用表兼愛旋得婦翁書云女歸寧

犯寒疾。因忤送返杭。吾壻蓋一歸。視豹庵得訊。乃急乘輪船歸。夫人服藥幸癒。豹庵留侍兩星期始行。因假道過寧。視玉樓時殘暑未退。玉樓午倦側臥沙發上。姿勢逾媚。右臂小垂纖指拈粉紅紈扇結懸懸欲墜。雪狸旁瞰。探爪戲扇。盪動若驚風。豹庵緩步入。笑睨久久。乃抱雪狸臥。纖趾側曰此雙璧也。雪狸不耐挺爪凸腰。旋目注地。思躍乃嚙啼。玉樓驚醒。倦昧微波見豹庵。乃嫣然起立。絮絮話別。悰調冰雪藕小作清娛。豹庵強玉樓唱揚州小曲。玉樓爲度。新十杯酒。第一支淚已瑩泚。豹庵乃以巾掩玉樓櫻口。曰聲詞悲怨。直河滿子矣。越日曉風散涼。豹庵挈玉樓作莫愁湖遊。訪鬱金堂故址。時藕花盛開全湖。如鋪翠雲碎綵。綺霞片片。小舟搖漾穿花葉。入明波一線。乃燦若銀河。玉樓凝視。忽潛然出涕。謂此花雖汙泥。不染玉立。亭亭然薄命如儂。任人攀折。莫愁有知。能無惋惜。西風一起。搖落隨之。則尤吾輩斷腸人之結局矣。豹庵曰。願卿毋作敗興語。寺僧適出。據本莫愁小象兜。售豹庵。爰購一幅。貽玉樓。玉樓摺疊裹以紗巾。乃掖豹庵歸。豹庵此行流連五日。別時續萬梅花圖一幀。爲贈跋語甚長。玉樓泣且謝。謂一花一淚君自績。妾淚痕耳。鐵骨冰心。妾何能擬。姑射仙將。毋冷笑煞人。

金飄薦爽。忽焉素秋。雙星渡河夕。豹庵爲蝶莊。掖往尋花。有三紅眉史者。某巡按頗嗜之。懼物議。不敢納其聲價。遂日高豹庵。乍見亦繩其豔。三紅之媚。豹庵亦備至蝶莊。戲豹庵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僕請爲鵲橋。毋使河鼓天孫笑。人拙也。豹庵支吾其詞。意終弗屬歸。卽得一燒角函。函面書自寧下關減急剖之。乃玉樓箇也。

豹庵居士法席疇昔自湖上攜莫愁象歸懸之。素壁妾朝暮焚旃檀一葉禮之。不意煙幕乃化愁雲。

使妾愁眉日翠愁腸日結。今且病矣。病之來則先噦寒絲。一綫旋蜿蜒從脊骨而上。散布於全身。乃墮冰海齒戰作鼓點聲。壓重衾飽注熱茗入腹猶不得溫。少焉寒往熱來則如曝背驕陽又似僵臥。熱帶下婆羅洲島蒸氣騰騰。從十萬八千毛孔出成沸漿喉乃焦渴雖飲冰茹雪亦莫減其溫度。如是苦狀日必一作醫者云瘧也瘧固太平病不至死然妾之心病乃愈沈痼入膏肓神針法灸舍君無他君來妾或不死。臨穎魂飛伏枕哀告輪舶新涼珍重千萬侍妾玉樓檢柂。

豹庵誦畢淒然欲絕。悄視影復癡語曰此畫中人圓姿替月笑靨流霞何物病魔敢侵吾愛。旋疑玉樓之病爲飾詞。然此一封書不知操刀者誰子其描繪病狀令人讀之忽而起粟忽而出火。彼操刀者似不至以繪水繪聲之筆作卽空卽色之詞。且入秋而瘧亦尋常事。但心病二字吾何能醫吾債臺纍纍復何從得神針法灸之金錢以救此捧心西子躊躇終夜仍決計一行至則玉樓果擁衾號寒繼以濃熱汗氣刺鼻。豹庵僂坐忘酸。十日中纏綿藥榻蓬鬢嘶磨爲薺爲荼。莫名甘苦。玉樓卒服糖面金鷄絲霜丸寒熱乃止。然憔悴多矣。豹庵爰宛轉述阮囊羞澀狀。且誓踐前盟。玉樓惟銜淚無語。豹庵歸乃寄玉樓以泥金檀帖一幅。作八分書聯曰春燈照影人雙玉秋雨相思夢一樓。又詩二首云。

簷鐵丁東子夜中王珉團扇別忽忽情深潭北桃花水夢繞江南燕子風猶憶月明珠步障可憐人似玉玲瓏蓬山不隔相思苦愁壓春心幾萬重。雙飛燕燕鬱金堂往事思量祇斷腸膏膩銅盤春綽約詩題錦瑟夜蒼茫願如葉樹卿爲佛直折花枝我豈狂一襲秋羅珍重好絕無人處更清涼。

詩 雜 星 識

未幾豹庵復製玉樓人醉杏花天一圖寄贈玉樓繫詩曰。

玉樓人醉杏花天（成句）花落花開總可憐微步只宜明月裏欹鬢無那夕陽邊尙疑蝴蝶難爲我。

翻羨鴛鴦即是仙安得淺斟聽春雨合歡杯子一雙圓。

人生有兩世界高山峨峨大川汨汨一切動植或出或入或菀或枯纊纊紛紛不知幾千萬億則吾眼中之世界也其別一世界則在夢中蜃樓耶海市耶極樂園耶華竟利天耶目之所不能見耳之所不能聞足之所不能履情之所不能通希望之所不能達夢境能一一造之使吾人忽喜忽悲忽驚忽泣而莫能測其神妙幽玄故吾目之爲第二世界天旣設一情網令豹庵搖盪其中莫能或脫其愛棄之葱蘢直若方春之樹雖有一二篤友操不情之斧圖伐其根而手亦顫顫不忍下卽下焉而豹庵之情芽歡蘖方將挺出旁生務爲盤錯於時種種幻想正繚繞於豹庵腦海中以爲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吾與玉樓之盟爲天帝鬼神之共鑒背之必不祥且不能爲人環顧諸友亦似有任俠尙義糞土黃金者然胥醉心歐化主張一夫一妻制度且時謂納妾之舉破家室之和平爲人道之蟲賊若輩旣堅頑若石又烏足與謀謀思至此乃盤旋寢室中如走馬燈之爲燄所驅不能自己旋復出篋中小影與玉樓小影面面相覩似夫人軼然點首謂我見猶憐何況老奴玉樓亦似感激涕零深深下拜謂夫人之恩如第二天豹庵樂極乃懷挾雙影擁之而眠朦朧間似偕夫人放櫂西冷水花濺雪煙柳篩風旣回翔於六橋三竺之間殆徧復攜酒訪孤山梅妻且奠小青之墓坐磐石上相向愀然責馮生薄倖豹庵因委婉述玉樓鉏約夫人慨然謂娟娟此豸純孝可嘉當誓成君志妾奩中尙積有千金不足則請拔釵珥豹庵感絕握夫人葱指口

親者再謂夫人慈悲具菩薩心腸超度一切惟罄奩資作媧爐五色石補此情天吾心殊不安耳俄而攜手入室玉樓已環珮珊珊伏夫人裙下膜拜不起而倭髻櫻娘着淡紫縫裳拖桐木屐亦翩翩入雙掌壓膝向夫人鞠躬作折矩形夫人笑謝未已三紅星娥月仙諸姊妹花紛紅駭綠其來如雲羣牽手作霓裳羽衣舞玉樓則曼歌豹庵定情詩櫻娘則嬌唱小蝶落花諸曲玉樓家之雪獅亦噲噲往來若合節奏豹庵與夫人乃喜極而飛四翼盤旋於羣花之頂須臾晴雷一聲幻夢大覺豹庵仍孤臥匡牀時暴雨喧瓦莽若飛泉電蛇旋繞於窗如照海燈豹庵乃冷汗澆背遊魂久久始定

(未完)

牛女怨

(續)

中冷

星 聲

越年春季羊城喉症流行土后先殂蓮花入嗣未幾土狗亦染疾死公主陡遭兩喪麻衣如雪流淚成渠蓮花以一身作兩家孤哀子乃並無戚容七日中猶時脫齊衰潛往畫舫不意重歟未已奇禍飛來肆中舊有狐仙樓一王事仙至虔且備有籤方求者輒驗后疾乃服方無效珠珠旋疾亦服方無效卒王與老猴憤甚乃登樓怒詈且寸折其籤而樓下火發急馳下樓乃全樓皆火且延燒土狗肆消防隊奔救不迭兩肆之土純化炭質烈旁溢衢烟鬼雜沓來縮腮聳肩飽吸不去火熄始知王肆中小夥毛相公焦焉枯肢黑血出於瓦底慘不忍覩南海縣令自火場歸卽發火簽拘王去令章姓字曜乾酷吏亦貪吏也其幕賓史亥仁浙之紹興人爲之虎翼史聞火起自王肆乃入賀令謂東翁高遷矣乃附耳密語久久令大笑且揖史謂獄成惟老子功及拘王至乃飭吏引入花廳老虎檻美人綁及一切刑杖羅列於王左右乃勸聲輸王曰若知罪乎王曰小商不知令大怒拍案謂汝土王也妻則后女則公主所居則宮直叛逆矣否則必革命黨今日火安知非湮滅證據殺一人猶小焉者王觳觫伏地哀鳴口呼冤枉且嗚咽述火起於狐王后公主爲同業之譖稱實非叛逆革命黨小夥焚斃亦非小商所殺令聞供乃憚視王謂誰信汝巧言敢藐視我刑具耶於是而笞而杖而鞭而檻而縛王血肉狼藉暈絕再四卒無供且氣喘一絲已不能吐隻字令忿極叱收獄遂退堂夫人錢姓湘南名宰女也宰固以貪吏名女頗窺其枕秘覩令忿詰之令具以告夫人大笑謂聞西洋亦有煤礦大王石油大王因富而奉爲王固無足怪土王富王之亦宜何

得。誣。以。叛。逆。革。命。黨。且。婢。子。小。桃。看。火。歸。亦。言。狐。火。何。得。誣。以。涇。滅。證。据。毛。小。夥。明。爲。焚。斃。何。得。誣。以。殺。人。土。王。卽。畏。刑。供。認。經。上。司。提。訊。自。必。翻。供。若。云。刑。逼。且。有。礙。夫。君。前。程。妾。意。只。須。如。此。便。得。令。乃。狂。喜。

伏。地。叩。首。者。三。日。如。女。諸。葛。謀。

王被拘後。老猴往縣署探訊。旋奔尋蓮花。不得。乃奔告公主。公主聞之驚眩仆地。芙蓉仔急掖且呼半晌。公主始啼聲突喉拊地不起。老猴力止公主啼。謂無益。須營救公主。憮然問救父之法。若何曰錢耳。錢外無他法。肆燼矣。復安得錢。公主忍淚起。問需錢幾何。曰。聞差役言。令尊榜笞幾死。縣主且指爲革黨。錢愈多愈妙矣。公主大號且導老猴入王居。以鑰啓兩箱黃白充焉。曰足否。老猴曰足。足於是僱輿輦兩寶箱行。謂老猴不救。令尊歸。誓以身殉公主。且號且謝其誠是役也。老猴得十之五。縣令得十之四。史幕差役獄卒得十之一。而王釋矣。蓋老猴入謁史幕。而史幕已知縣主改用女諸葛謀。愛錢不愛官。因爲經理。一切藉分其肥。而此獄遂以交保具結候查了案。老猴保結入。乃掖王出。揮淚不已。爰喚輿役以竹榻肩王歸宮奄奄垂斃。公主泣不可仰。衣不解帶者五旬。王之傷處始漸平復。而雙足已不良於行。此五旬中。蓮花僅四五見。芙蓉仔亦不平。因略以曬紅蠶事告公主。公主憤絕。乃擗翦欲自刺喉。芙蓉仔急奪翦。公主乃伏案哀啼。芙蓉仔亦泣勸公主。謂主母方殂。主公初愈。姑爺既負恩。公主爲主公一塊真血肉。若再自殺。主公復何能生。主母九泉之下亦必咎。小姐不孝。公主乃感謝。芙蓉仔忠讐。芙蓉仔亦時護公主。如影之隨形。老猴見王可不死。乃微以蓮花曬紅蠶。史告王。王念肆燼身殘。妻亡產破。零丁一女。復贅此惡魔。乃涕泣累日。然猶不忍告公主。公主見父涕泣。疑哭母。亦涕泣相向。亦不敢以蓮花事告王。

王於斯時。萬緣俱寂。寸心已灰。夢中乃時見。后逐珠。珠阿慧逐。后。齋。齋。逐。公主。老猴。猴。嫂。逐。蓮。花。又或見。后招手。喚王。速歸。醒時亦精神恍惚。公主侍側。往往誤喚。珠。珠。醫者謂元神不固。藥餌無效。宜吸鴉片。老猴乃日來侍王。翦燈奉斗。若孝子慈孫。王感絕。公主亦感絕。某夜王乃吞煙自裁。公主晨起入視。見煙盤。擋。儿王則仰臥榻上。沫珠流吻。膚青紫。雙目圓睜。捫之已僵冷矣。駭絕反仆。以頭搶地。哀呼且暈。芙蓉仔聞聲奔救。且倩花叟奔告土狗之夫人及老猴夫人。自土狗逝。肆復焚燬。家產蕩然。蓮花更盜其餘。積溺妓。不歸。圖死者屢聞。公主家復遭慘變。急扶婢來。公主泣別慈姑。謂媳無狀。未能一日奉事翁姑。今者母死父亡。復相夫無術。偷息人間。不如速朽。遂滾地悲號。旋起欲觸柱。夫人力抱之半頃。淒哽語曰。兒母然兒兩親未葬。吾夫亦未葬。吾亦未得一孫。吾子不肖。累兒然兒腹中娠已四月。兒知大義者。兒死吾亦死。吾所偷生者。正以兒故。兒何忍速吾死。因相抱哀號。公主念慈姑恩。且激於大義。老猴至。因括匱贈餘金。付之爲王置備棺衾。且央老猴捕蓮花歸面黃而黯。髮蓬若。因知已吸烟。夫人泣且詈。公主亦泣。無一言殮時。公主以額撞棺。血流被頰。慘絕。蓮花至暮。仍潛逃。夫人因伴守不去。其時蓮花嫖賭。煙酒之費。仍老猴陰給。而王畢生所營之田若干頃。屋若干椽。已全入於老猴之掌中矣。

運命之說。疑若可信。凡運之興。如日初升。破空直上。及其衰也。則如火山崩裂。如重波疊瀾。前滅後起。王殮未久。而武昌義旗已揭。獨立潮流。汎濫於各省。革命健兒。遂亦崛起羊城。始也軍與官鬨。繼也軍與軍鬨。終也軍與民鬨。山澤魁桀。市井無賴。莫不如烏斯合挺臂其間。而焚刦淫掠之慘。乃肆無人道。聞警後。花叟先逃。夫人與公主卽謀投井而亂。軍已直撲王宮。導者卽阿慧。阿慧見總帷一白雙匱在堂。夫人公

主長跪哀告阿慤乃指語亂軍謂此吾女甥及戚也願毋傷亂軍噭然穿房入屋背負纍纍呼嚦而去且挾芙蓉仔奔樓上之火已起阿慤急按公主與夫人曰趣隨吾逃公主夫人心已棼亂亦踉蹌隨之其時土狗家亦被燬婢遁土狗與王及后之棺均火葬焉亂軍入老猴家婢亦遁老猴猴嫂膝行以迎指示黃白藏處亂軍飽掠一空且輪汚猴嫂縛老猴於床柱令參觀之猴嫂斃旋開槍洞老猴胸亦斃土狗家隔院女郎初潛伏廁間爲一黑面軍官搜得乃掠之去章縣令已於半月前因事解任移眷質屋以居史幕依焉本地土匪仇令甚令與夫人及二子一女均遭慘斃史幕小桃亦殉宦囊鉅萬全入匪囊尸骨亦齊蘿火窟珠江畫舫中人創者溺者被淫掠者不知凡幾紅蠶獨偕蓮花僱舟先逃亂軍乘畫舫追逋納紅蠶而褫蓮花衣棄之於水蓮花卒爲一漁舟救起被以破蓑直牛郎矣煙泡一裹幸繫胯間未經亂軍發見以是不死然亦不知所終或云蓮花後爲窮乞入棲流所朝出而暮歸寢之食之以爲樂國晝則沿門托鉢塵羹土飯外且乞籠頭水以度癮或間作苦工得錢稍多則尋丐婦野合卒以梅毒死外史氏曰革命慘劇吾不忍言天鑄大劫假亂軍土匪手收拾奸頑亦至快事然亂軍土匪儘有富且貴者豈天又假以焚劫淫掠之技倆以福之耶天之妙用吾人誠不得而知之矣

當羊城變亂之時城中男女婦孺捨命奔啼若隨風之敗葉或誤中流彈則一號卽仆四肢搔動漸緩漸止又如飛鳥飲丸帶啼聲墜地雙翼仍撲撲者種種慘象乃間入于蓬首奔馳之夫人公主目中而纖指之速率遂增進成級數及出城阿慤令坐地稍憇且出懷中所攬得之餅乾以餉公主夫人方抱跌酸泣咽淚自飽不欲食阿慤乃大嚼聲如碎珠旋曰距吾村尙十里宜疾行否則且入亂軍手且飲流彈公主

誌 雜 星 雙

泣倒夫人懷鬢雲四揉夫人淚亦簌簌墮公主頰如雨公主乃誓死且索阿慧飲以彈阿慧曰吾好人也昔時在汝家被逐後卽誓不入城傭於西村幸不餓死今晨聞城中有變吾特入城一遊卽聞亂軍云將劫汝家吾故僞請爲導圖救汝父母及汝不意汝父母死汝未死已嫁夫人且爲汝姑故救汝及汝姑回吾村張嬪嬪尙未死老牛死二犢已肥於老牛媽媽頗念汝吾卽挾彈亦不能飲汝趣行夫人聞言亦撫慰公主曰阿舅良好人吾與兒均可死但兒腹中一塊肉不可死姑隨阿舅行阿慧慄笑掖女起夫人亦起足乃疲軟踏地若棉絮阿慧乃挾雙淚人而走夫人雖憎之亦無奈何日落矣始抵村張媽媽方牽牛入宮阿慧急呼媽媽媽媽却顧大驚問阿慧翼汝者誰曰吾女甥也若渠姑也且瑣瑣述城中及王宮中事媽媽合掌誦佛號急延夫人與公主至家分一樣居焉夫人拔釵易布衾瓦檠繩榻孀雌對泣若蛩駘每念棺焚則擁啼終夜屢倩阿慧入城尋蓮花卒無影悲痛更不可遏阿慧偶述宮中瘋嫗曾一見之於村後尼庵中欲痛毆之爲老尼所阻今嫗死矣卽葬庵側公主聞之知卽聾嫗也乃哭失聲間擲紙錢麥飯往祭嫗夫人亦間與之偕阿慧往必踢墓狂詈後公主生一子取名阿牛遂兼祧兩家公主與夫人乃誓不死今猶居村中

一笑千金

某氏女艷如桃李。凜若冰霜。人未嘗見其開一笑口。發一語也。某甲夙以滑稽著。一日偕友數人過女之門。友人曰。子能以一語使女笑乎。某甲曰。是何難。友人曰。非第此也。旣笑之後。復當以一語使之罵汝。果能爾者。當以千金爲壽。某甲諾之。時女之旁蹲伏一犬。某甲逕趨前跪於犬旁。呼犬曰。爸爸。女覩之。不禁輾然一笑。某甲曰。爸爸不應我。娘倒在那裏笑了。女又不禁罵曰。殺千刀。某甲大笑而去。而千金竟入其囊中矣。

新問答

(官)傳地。甲(甲)小的在此。(官)老爺到此查夜。你爲何不早伺候。打。(差)一五一十五二二十。(官)該打麼。(甲)老爺打那個。(官)打你。(甲)啊喲喲。痛煞哉。(官)打時倒不痛。打過倒痛了。(甲)打時不知是我。故不覺痛。現在曉得是打我。所以痛了。啊喲喲。痛煞哉。痛……

難產

產婆與其徒出外收生。賊卽乘間入其家竊物。門不能啓。乃自檻下入。適產婆歸。見二足。命其徒拖之出。徒曰。此係難產。非先生親自動手不可。

社會小說 塵海燃犀錄

(續)

僕本恨人

第五回 六龍駐輦官運亨通 雙鳳飛觴人情冷落

話說上回書說的倪老先生等在徐園看文明結婚。正在傳杯行令。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被汪知非來報告。宋依雲被人誣陷做了個催租人。敗興就大家不歡而散。事後倪老先生却很懷念依雲。隔了一日。就想出去打聽打聽。却有一個十年前舊雨孫蔓樓來訪。倪老先生和這位孫先生原是昔日同僚。并且感情極好的久別乍逢。就留著請他吃飯。席間談起宦海新聞。蔓樓嘆口氣道。官場腐敗至今日。可謂無以復加。你也是過來的人。曉得我敝同鄉翁非庵。陞官發財的歷史麼？倪老先生道。他是兩宮出狩的時候。在懷來縣接駕。蒙慈禧特拔飛陞的。但其細情我却不甚曉得。蔓樓道。說來話長哩。他自在懷來縣任上。聽見聯軍入京。拳匪殲滅。兩宮蒙塵。嚇得魂不附體。連夜想棄官逃走。帶了幾個親信的家丁喬裝出城。走不上三里路。却被百姓曉得。紛紛的趕上圍住。說道。縣官是一城之主。若是走了洋人來時。叫那個去抵禦他？非庵一想這事不妙。心生一計。正言厲色的對百姓道。我不是逃走。我是微服野行來這兒探聽軍情的。你們放心。我既爲斯民父母。城亡與亡。城存與存。豈肯令你等獨受患難？一面說著。一面却暗暗的吩咐家丁馳回衙門。帶了一隊親兵前來護衛。不多幾時。親兵來了。開了一排洋鎗。打死了幾個百姓。趁勢護了非庵一齊衝出。百姓那敢再去留他？又走不到數里路。他的運氣到了。遠遠的塵頭起處。恰遇著慈禧太后的聖駕飛奔而來。他就連忙跪在地下。自稱臣。懷來縣知縣翁某迎接聖駕。慈禧一眼看

見就說道國事鬧得如此。大家逃命要緊。你倒不怕。還要來接駕麼。非庵跪在地下。磕頭答道。臣有守土之責焉。敢逃罪。太后連連點頭。口呼好官。不置非庵。就奉了太后長驅入城。這番情形是不同了一則天上落個皇上。皇后來做護身符。煊赫的忘其所以。二則探聽京中情形。曉得洋人並沒有長驅直下的意思。此番天顏咫尺。指日就可高陞福至。心靈服待得個太后。笑逐顏開。就是當地百姓當是非庵早得這個信息。前去迎接的把他開鎗逃走的事也不敢提了。非庵辦理皇差。十分謹慎。太后雖然賞其能幹。到得衙門之中。回想深宮頤養謀事。不減受此困苦。滹沱麥飯。豈是九五之尊。受得慣的。因嗚嗚咽咽。指著旁邊侍立的人道。你看皇上弄到這個地步。可憐不可憐。非庵舉眼一看。只見皇上形容憔悴。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青布衫。足上的靴也有些破壞了。趕著連連碰頭。說微臣死罪死罪。一面另備新衣。新靴奉上。太后又說我三日沒有梳頭了。非庵就叫內眷侍候梳頭已畢。又說身上的衣服太臃腫了。要換一件新的。非庵跪著說道。此間地僻人稀。恐難趕辦。若是微臣內眷的衣服。又不是滿裝。如何是好。太后道。事到如今。還論什麼滿漢。你去拿來罷。非庵隨又命內眷揀了幾件簇新的衣服獻上。接著都中的閣老。尙侍大員。陸續都至。行在恭請聖安。非庵上下接應。竭力交驩。果然弄得人人說好。過了兩日。太后起蹕到西安。就命他扈駕同往。寵賚有加。從此非庵的名無人不知。後來事平回鑾。太后派他一個差使。至武昌興張之洞接洽。要事路過上海。那時做上海道的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方觀察。聽見非庵一到。就趕著至客棧拜會。說老兄這會扈蹕入關。從行萬里。真是功高勞苦。至一面還說著許多仰慕的話。晚間在署中設席接風。另外送了許多貴重的物品。非庵倒也落落漠漠的。明日方觀察又來晉謁。說道。幸親。

雙星雜誌

丰采快慰。三生只是妄意高攀，还想結爲金蘭之契，不知肯不肯呢？非庵謙讓了一回，方觀察回去立刻差人送了一个大紅全帖来，上寫如弟方某頓首八拜，非庵付之一笑，順手擱在桌上，停了幾天，爲非庵一個本家翁翁山看見，說如弟的帖子來了，許多天怎麼如兄的帖子還不送去呢？非庵方纔想著，寫了一個帖子，差人送至方觀察處，方觀察慌忙開了中門，點上香燭，對著帖子，望空拜了八拜，即刻趕至非庵處，說現在我們是一家人了，既蒙不棄，他日驕從入都，遇著兩宮垂詢，總要爲小弟說兩句好話，提挈。提挈纔好呢！非庵受寵若驚，彼此又謙遜了一回，方纔告別。後來非庵到了武昌，晉京覆命，放了一個廣東某處道員請訓出都，仍舊經過上海，方觀察一想，現在我是一個極紅的海關道，非庵放著這樣知遇，也不過是一個簡缺道員罷哩，還去拍他什麼馬屁？就置諸不理。非庵去拜他，他叫人擋駕，也不回拜。一日翁山在林雙鳳校書家請客，非庵也在座中，翁山說道：「這番如弟的規矩，恐不像從前的恭敬罷？」非庵倒也毫不在意，明日又有人爲非庵餞行，請翁山作陪，曉得方觀察是非庵盟弟，也特地去請他入席，後停了許多時候，方觀察方到一見，非庵叙了一番寒溫，就說道：「小弟沒有一天不想去候老哥，那知近來交涉的事情實在麻煩極了，一天到夜忙個不了，竟不能抽空走謁，萬分抱歉，說來說去，無非想遮掩自己，的不是，却是古人說的欲蓋彌彰了。席散之後，翁山對非庵道：『我昨日的說話何如？』非庵回想情形，却也不免有些感慨起來，正是禍福無常，看取逼人富貴文章，憎命方知世態炎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大律師公堂擇配 小房子家母遭殃

塵海燃犀錄

話說孫萼樓自在倪老先生處飯罷回家剛剛走到弄口忽然聽見弄內一片喧嘩。萼樓還當是鄰舍失了火趕著走上前去却只見隔壁一家姓朱。門前懸著鴛湖朱公館的家內鬧得不知所云人多口雜也看不出其所以然就也不管閒事到了自己家中只見家中的事正當著一件新聞說呢。萼樓纔曉得這事始末情由原來朱公館中因自己租的三樓三底人少屋多就將樓上東邊的統廂房轉租與一尹姓的這位尹先生名叫繩武從前是洋行買辦現在是帮著一位外國律師辦理訟事算是法律家了實在的履歷朱公館家也沒有知道不過看其起居闊綽一租此屋就趕著與一個俞女士結婚又是陳設得金玉滿堂以謂終是一個有錢的人就也不去打聽底細那知其中正有許多的曲折耐人尋味讓做書的慢慢說來罷不過尹先生究竟作何事業做書的也實在不曉得只好把他與俞女士一段姻緣說給諸君一聽這位俞女士是清和坊一個妓女尹先生與他相識不知如何當他是富有積蓄的人就慇懃著他從良恰好俞女士身體並不自由的受了鴉母的虐待也有意跳出火坑兩人計定之後俞女士就逃至濟良所由所中留堂發配管理濟良所的一個外國女人叫做寶小姐看見俞女士的人品倒很爲可憐過了兩三天尹先生就以大律師名義前去擇配指名要與俞女士訂婚寶小姐是個極有經驗的人當下就著人去打聽尹先生的家世知道尹先生是早與一個杭州老二拚在一處儼以夫婦自居就對尹先生道我們濟良所的規矩發出去的人是不肯做小的你不要瞎鬧罷尹先生無可如何只得廢然而返却趕著與杭州老二相商說我們近年運氣不好窮得什麼似的你想發財麼現在倒有一個機會在此但是不曉得你肯不肯罷哩杭州老二一聽可以發財那有不肯之理尹先生就與他做下了圈。

謠 雜 聲

套寫了一張離婚書說是尹先生因杭州老二不善治家業已離婚。杭州老二受了尹先生賠償費五百元永遠不生糾葛。云云當堂再呈與寶小姐。一看沒得說了好在許女士又是自己願意的就擇了八月十五日人月同圓的日子租了順祥里朱公館的樓面結婚却說古來說的最毒婦人心這句話未免唐突一般女子難道女子中就沒一個賢淑的人麼倘然說這話是爲一般做妾媵的人而言也恐未必張尙書的關盼盼蘇東坡的王朝雲不是人人仰慕的麼若把毒字換上一個醋字恐怕倒有些確切不易上海的女人私拚倒貼習爲風俗所以這醋字更爲一種固定的要素那位杭州老二當時雖允了尹先生的要求以金錢易其愛情然而五百元的賠款不過是一句紙上空談將來騙到俞女士的私蓄雖然說明平分究竟事情尙在不可知之數就有些翻悔起來到得結婚之前一日不知又發生了什麼的問題說結婚之時要率領多人來打個落花流水尹先生獻盡殷勤方纔悻悻而去尹先生是精明不過的人就想早爲預備不要臨時鬧出笑話他有一個親生的母親住在上海南市尹先生平日關天闔地這位老太太却苦得苦天苦地住在人家的樓梯下一日三餐也有些勉強的尹先生從不理會此時却想借他來一用就去接了過來另外雇了八個流氓說結婚的時候看見風頭不好儘管對打鬪了禍有我呢是晚尹先生從朋友處借了一部汽車至順祥里做新郎君入門之後請老太太出來南面而坐他立在旁邊演說大致說自己從前不合與杭州老二軋了拚頭弄得狼不秀不秀現在與俞女士正式結婚定要痛改前非成家立業來賓拍手稱贊正在這春雷齊鳴之中不好了外邊也在那裏唱龍虎鬪了原來送尹先生來的汽車夫見尹先生入內也想趁勢看看文明結婚停好車子擠身進內

第

三

期

八個流氓看他情形當是杭州老二雇來尋釁的人。一定不肯讓他。彼此鬧翻了八個人打他一個打得血肉狼藉。這個汽車夫如何干休奔至隔壁人家打了一個德律風。不到十幾分鐘他的同黨來了七十幾個團團圍住把八個人綑了蜂擁而進打得不可開交。畢竟尹先生能幹問明了原由趕著向他們賠罪。吩咐廚房把上等魚翅席開出來請他們大嚼。另外還送了許多新房中禮品化了一百多塊錢就算瓦解。冰消接著洞房花燭樂也融融也不必做書人絮聒。却有一個問題又起了絕大的波瀾。尹先生娶這位俞女士是想他的錢。俞女士嫁這位尹先生也想做個安富尊榮的太太。靠他一世不料成婚之後彼此俱有些失望。尹先生見俞女士粧匣中一件值錢的東西也沒有就逼著問他。俞女士也早看破機關。就故意說道：我的東西多著哩。金剛鑽手鐲一副大小共二十粒。每粒統折八百元。珠花四對。每對二千元。帽珠幾粒。別針幾隻。又是幾千元。其餘金的銀的也記不清。許多不過這些東西都在寶小姐那裏。他說你嫁的尹先生不知靠得住。靠不住我且代你收藏。你慢慢的向我拿罷。尹先生信以為真。越發鞠躬盡瘁的報效。今日大菜明日看戲。過了幾天究竟一件拿不出後來著了急親自至寶小姐去索取。却受了一鼻子的灰。被寶小姐罵道：原來你是想借此發財的。我本來看你有些滑頭滑腦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說著叫人撞了出來。尹先生這會氣極了。一想結婚請客白貼了千把塊錢的澆裏。臨了反上了一個大當。那裏來的晦氣就每日把俞女士痛打一頓。不料杭州老二亦因結婚後一個錢沒有見面也每日帶了幾個人來打一頓。朱公館樓上倒做成了一个比武場。後來尹先生畢竟把俞女士賣與別家堂子。裏掠回了自己的本錢。只是房租欠了四五個月。房內的紅木器具租錢一文未付。討債的登門索取。

誌 雜 星 燈

尹先生的影子也不看見。尹先生的母親自從回家吃了喜酒。尹先生礙了他人顏面也曾做了幾件新的皮衣與他。一日尹先生對母親說道順祥里的房內尚有幾件值錢的東西未曾取出你去爲我拿來罷。這位老太太果然喚了一輛東洋車到得順祥里恰好各債主紛紛坐索見了尹先生的母親。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身上的皮衣剝個乾淨。尹先生的母親號啕大哭惹得四鄰的人都來觀看。這就是方纔一片聲喧的緣故。正是小人有母何妨笑罵由他夫也不良原可琵琶別抱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強辭奪理

澍生

一日晚七時。有夫婦二人攜子女十一人至一戲園。子女長者十六七。幼者亦五六齡。僅購二票。欲共入觀覽。門者不納。其人曰。此皆吾子也。門者曰。雖然。其中數人年事已長。例不得免費。其人忿然曰。惡是何言。子之招帖不云乎。小兒不滿十二。得隨父母自由入覽。門者曰。然。其人曰。然則吾僅攜小兒。十一豈非不滿十二乎。

射月

某將軍夜出巡哨。見對面山上有光。以爲敵軍之號火也。命炮官擊之。炮官轉謂炮卒曰。汝見山上之光乎。曰。見之。炮官曰。擊之。卒駕砲既竟。舉頭視之。曰。此月也。砲官曰。急擊勿失。將軍有口令矣。

懸半旗之新例

勞爾德醫生自言。昔彼被舉爲式脫福副主教時。有多數居民不願將其子女從彼行堅信禮。謂彼乃半主教無全權也。一日出巡歸自車站赴教堂。遙見教堂懸半旗。大驚。問有誰死乎。曰。無之。曰。然則何爲懸半旗乎。曰。爲汝耳。正主教來吾等懸全旗。今汝副也。故懸半旗耳。

傳

奇

書
心芝

本誌月刊一冊按期出版愛讀 諸君請查照下列簡章填寫定單寄交上海本社總發行所當照定單按期郵寄不悞

雙星雜誌社啓

定單

姓

名

住

省

縣

冊

冊

自第

年第

號起至第

號止共計洋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照奉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即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四年

月 日

紅樓夢散套

第四齣 擬題

小旦雜旦同上

(呂中) (金菊對芙蓉) (小旦) 蘇錦文名謝簾風韻掃眉才子休誇論蘭閨靜媛不在詞華 (雜旦) 一般似狂阮籍情懷曠達愁潘岳意緒嗟呀 (合) 繡餘鶯枕織殘鳳帕擬咏寒花

(集葉小鸞句) (風蝶令) (小旦) 桂已檀黃褪蓮初黛粉乾嬌娥眉又小檀鬢照得滿階花影只難攀 (雜旦) 陶令一尊酒難消萬古愁問天肯借片雲浮嫋嫋乘風歸也上瀛洲 (小旦) 雲妹妹我方纔的話是一片真心爲你你休要多心說我小看了你 (雜旦) 寶姐

姐你這樣說到是有心待我了 (小旦) 你說要咏菊花眼前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做的太多了這詩品呵

(千秋歲) 論詩家總不在韻險顯纖巧分甚麼懷珠拾瓦也不在斑管雲飛斑管雲飛便顯的七步風檣陣馬只要的靈機逗多瀟灑新詞秀多閑雅水到憑渠瀉便是鉤心鬪角散彩紛霞

(雜旦) 我也想的恐怕落了熟套不能主意清新 (小旦) 有了如今以菊爲賓以人爲主擬出幾個題目來賦景咏物兩下相關便見新鮮了 (雜旦) 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且先想一個來

(南呂) (三十腔) (兒) (旦) 須就著前題變化巧樣翻成新法 (石榴) 便不是土飯塵羹人嗤惡札有一個憶



荆石山民填詞

菊如何（雜旦）狠好寂寂秋齋閒掃榻（水叨）猛憶著寒庭佳友白露蒹葭尙阻孤尊駕也有個訪菊了（小旦）亦可
 （三學）趁著這木落山空把遊屐蠟訪柴桑處士人家（大勝）攬環結佩在東籬下話西窗你共咱既如此就
 用上個種菊罷（雜旦）要用的（黃龍）開三徑破蒼苔揮鋤錘（麻黑）滋養靈苗待吐芳葩便要與他相對了（小旦）使得

（玉嬌）碧梧金井靜紛華輕掩了六扇文紗（嬌嬌）休笑道和卿比瘦結个忘言契不爭差順著再擬他一個供
 菊（雜旦）狠是（皂羅）忍教臥荒畦煙孤月寡須珍重瓶花品格位置偏佳拋除蟻陣與蜂衙女莖更見風流
 煞就用个咏菊如何（小旦）一定的（解三）糟雲初泛樽中酒墨雨重開筆上花（五馬洗）吟哦的冷香襲襲沁入

齒牙幽情脈脈笑斟杯斝再擬個菊影上去（雜旦）配的好（月夜）看銀荷畔潛渡的秋容恰只少了輕挑畫叉
 更勝了描摹臨搆又逗起一個畫菊來了（小旦）也算文心所至（瑣窗）玲瓏付他妙手把丹毫灑殺粉調鉛細畫

（歸扶）趁一屏秋留月姊借三尺紙寫寒華（養五供）圖成了筠亭掛伴松霞加上一個問菊罷（雜旦）更好了（普天）
 暢好是知音侶不在天涯（眉畫）我燈檠茶溫閑絮話你爲甚麼霜面冰心無語答（三字令）笑癡情的費波

查還須擬一個簪菊在上（小旦）必要的（四邊）繡苑晨粧罷摘向釵頭插（柳穿魚）真個是華鬟輕顎髻盤鴉俊似龍

山落帽嘉（令）又有一個菊夢了（雜旦）好的逗的神女繁霜來相迓幻緣縹渺休驚詫勝的羅浮春一霎便以

殘菊收結前題之感罷（小旦）甚是（雙勸酒）冷颼颼雲中幾點曉鴟夜沉沉風前數拍吟笳（排歌）可憐他傲霜勁節
 顚頽蓬笆（雜旦）儘彀了（鬧樊樓）把三秋妙景爭誇（刮鼓）絕似製成菊譜寄山家（林簇御）題十二數更佳巧配

金釵風雅只是該限個甚麼韻呢（小旦）（鮑老）也不須分題限韻多兜搭任他們各自去把心機化（高節節）免使
 支離穿鑿玉生瑕刻舟求劍多拘繁

明早把這題紙粘在壁上。待他們能做幾首就做幾首。倘有高才捷足全做亦可。(雜旦)你看參橫斗轉夜色狠深了。

(尚安節拍煞)看秋河斗轉三更殺。(雜旦)多口爲要商量的題巧詩葩(合)待盼的錦字團成付碧紗。

第五齣 聽秋

旦引雜旦上

(商調)水紅花逆商聲做就可憐宵瘦腰圍十分寬了看他冷芙蓉翠蓋早全凋病黃華金鈴低裏傷感
煞白蘋紅蓼望江南雲影正迢迢何處是廣陵濤咳鄉園路遙

(集本句)閑苔院落門空掩(挑花)冷雨敲窗被未溫(哭)尺幅絞納勞惠贈(題舊)秋闌怨女拭曉痕(白海棠)紫娟你看風雨交加
秋聲滿耳你與我垂下簾櫳把燈火移在書几待我坐此靜聽一回以消永夜(雜旦)姑娘連得身體欠安須要自家珍重不可觸景
傷懷(旦)知道的你去罷(雜旦下)

(小桃紅)你聽這亂飛銀竹驟捲金廳一味把秋心攬也天與我撒下了愁苗颶颶的催殘葉隕林皇點
點的要滴碎芭蕉累的个雁兒號蛩兒吟蝶兒唧蛩兒飄也好教我似金仙銅盤鉛水倒只落得窗外窗
中一樣如潮

話

雜

星

雙

想我幼年在南邊的時候水秀山明二十四橋紅杏青帘香車畫舫惟我獨尊不幸椿萱早逝來借枝棲就同這驚秋花鳥一樣伶仃
(下山虎)我比那早鶯換柳乳燕移巢說甚的金屋藏嬌小花憔月憔便一種看承也不惱自惱只怪的
弱骨香桃逐漸消想着他一般兒姊妹嬌遠娘行百十遭觸目關心處斷腸暗撩牘有那蠟淚垂垂也替
我拋

淒然無緒。不免展開書卷呀。是本古樂府。

(鶯曉御林) (鶯曉) 這一个。是明妃遠嫁泣檀槽。一个。是度驚鴻惆悵神霄。還有那十八拍。蔡女思鄉卓氏。望白頭永好小班姬。月扇蕭條陳后在長門。靜悄 (簇御) 暗魂消佳人絕代一例耐煎熬。
閑至此可不令人感歎。不免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作代別離一首。以舒幽念。(吟介) 助秋風雨來。何速驚破秋窗秋夢續。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汨燭。

(集賢醉公子) (集賢) 這不是竹西歌吹玉人簫倩他象板聲敲正是一幅傷心的愁草藁。好比那戛蒼梧竹聊蕭酸酸楚楚平抵做青草渡子規聲叫秋陰悄只這翠竹房櫳也算得黃陵古廟。

(生斗笠蓑衣上)

(北雙) (夜行船) 苦雨淒風打綺寮。多只怕意中人把病又勾挑。一寸芳心擔煩受惱。因此上來相伴茜紗深窈。

(雜旦) 姑娘寶二爺來了。(生) 妹妹今兒身體可好些。(旦) 那里來的這個漁翁。(生) 是北靖王送的。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頂是活的。我送妹妹一頂。下雪天很可戴得。(旦) 我不要戴上那個。豈不成了一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麼。(作羞介) (生取詩誦旦奪去) (生) 已記熟了。妹妹我特來伴你聽這風聲雨聲也。

(驟雨打新荷) 滴滴聲聲漾秋情。縹緲正配著櫂翠茶銚梨香笙調一枝好醇醪。怎不學呼燈兒女助秋興。籬落逍遙還看你走彩筆把清詞玉臺抵過那白雨珠跳。

(旦) 教我怎生有這意況也。
(旦) 入骨荒寒似走西陵道。和著簷琴恍合伊涼調。三更太息聲。一个孤悽貌甚處鐘敲甚處砧搗。

星 識 雜 誌

好無聊。甚閑情。把秋容。眺。

(風流體) (生) 休得要對寒燈。對寒燈。歡意少。吟怨詞。吟怨詞。傷懷抱。只盼你。只盼你。雙眉綱。自消病煩。人要強。自尋歡笑。

(生) 妹妹。夜深了。早些安歇罷。我回去了。(雜旦) 小了頭們在外點燈呢。(旦) 這個天怎點燈籠。(生) 不妨是羊角的。(旦) 紫娟取那玻璃繡球來。(雜旦) 在此。(旦付生介) 這個亮些。(生) 我也有一個。怕他們打破了。所以沒有點得。(旦) 跌了燈。值錢呢。跌了人。值錢。幾時又變出剖腹藏珠的脾氣來。(生笑下)(雜旦) 這樣風雨難爲寶。二爺來相伴。姑娘也休再傷感了。

(尾聲) (旦) 不枉了恁笠屐衝泥走。這遭勝多少。却話巴山慰寂寥。俺呵還怕這夢魂兒在瀟湘江上繞。

(下)



傳

奇

六

春雨室譜鐸

空頭破頭

二人張皇前行。相遇於路之轉角。迎面相撞。砰然有聲。一人曰。爾眼注何方。曷不視爾所向。他人曰。吾正欲問爾。蓋汝撞余頭作響矣。曰。汝頭作響乎。曰。然。曰。此可見汝頭空也。曰。汝頭不作響乎。曰。否。曰。此可見汝頭破也。

塔虎脫軼事

美前總統塔虎脫少時爲法庭調查員。一日至 Somerville 查案。此站通車例不停。是日不能回署。乃發一電至總車務處。日通車可否在 Somerville 站停載大隊旅客。總車務處復可。旣而通車至塔虎脫躍而登車。長亟問大隊旅客安在。塔虎脫曰。我是也。無他人矣。

小學生之妙解

先生曰。人議之上帝主之。此二句作何解。一小學生起立舉手。先生曰。柴末司。汝試解之。柴末司傲然曰。此二句之意。即爲人可向婦人議婚。而婦人之願與否。惟上帝知之耳。

大
范
西
神
上
隸

國學叢選



此書爲國學商兌會所刊社集每半年編印一集內分通論經類史類子類文類商兌通信錄六門中所選錄皆極有根底之作誠國學之精華而文

章之淵藪也現已出至第六集自一至四集每册

洋二角第五集起每册洋四角零售七對臺批再

議惟須向總發行所接洽 代售處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掃葉山房北號城內彩衣街掃葉山房

南號蘇州閶門內中市掃葉山房蘇號松江西門

外掃葉山房松號 總發行所松江張堰鎮國學

商兌會

投稿者注意

本雜誌出版以來等荷海內文壇紛紛投稿至爲
紹感茲特訂定簡章如下祈垂鑒焉

一 遺聞逸事

無論新著舊籍凡足備野史搜採而未經登載者皆特別歡迎如有宏篇鉅製當別訂酬報或著者無力印以問世本社並可代爲刊行

二 香艷小品

以雋不傷雅麗而有則者爲限

三 詩文雜著

如各地竹枝詞及各地風俗名蹟遊記調查等作或足爲文字之觀摩或可備旅行之良導倘蒙投稿一律歡迎

四 寫眞攝影

山水風景美人名士旣供臥遊并當臨對倘亦大雅君子之所不棄乎

以上(一)(二)(三)項酬報請於信中豫行通知第四項則概以本報爲贈 雙星雜誌社啓

文

對各國自尊之感言

陸紹明

凡國能雄視於地球之上必能有發揮其精神而自期自勉大有過人者在於其中此其所謂自尊者是矣各國之所以能富強完美皆有此自尊之心而以致於此也吾嘗聞之英國人自尊之言曰無論何地凡我英人有一人足跡踏於其土者則其土必爲吾英之勢力範圍也俄國人自尊之言曰我俄人必成先帝彼得之志爲東方之主人翁也法國人自尊之言曰法蘭西者歐洲文明之中心點也全世界進步之原動力也德國人自尊之言曰自由主義者日耳曼森林中之產物也日耳曼人者條頓民族之宗子歐洲中原之主帥也美國人自尊之言曰舊世界者腐敗陳積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氣者惟我新世界今日之天下由政治界之競爭而移於生計界之競爭他日戰勝於生計界者舍我美人莫屬也日本人自尊之言曰日本者東方之特出萬世一系天下無雙亞洲之先進國東西兩文明之總匯流也其他各國苟其能保一國之名譽於世界上者則莫不各有其所以自尊之具吾聞之吾思之有怦然動於中而不能自己者國家苟無自尊之心勢必至欲求結納一大邦之奧援託庇一強國之宇下時而聞他國之圖我也則歎然以啼時而聞他國之護我也則驟然以笑倪倪



化無生氣之稍存矣。國而如此焉得不萎縮而將無以自存耶。吾故曰自尊之心立國之本也。

謝遊記

陸紹明

余隱西湖。醉荔於屏。圖書於几。非不樂者。有友過余言曰。若來將若遊初者飲繼者狎。不來魑魅且食其肉。余據几言曰。靚莊刻飾。妖冶閑都。皓齒粲爛。色授魂予。如見其容。結風激楚。曼聲長歌。陰淫案衍。繞梁充耳。如聞其聲。金搖燭耀。翠羽雙翹。輕綺飄颻。文縠華袴。郎當於後。纊紛於前。如接其神。麗靡爛漫。余性蓋近聆卿之言。冥然神往。顧第得之。又何治。遊客去。余迺生悔。欲將繼武。不知所由。嗒焉久之。索然爲記。

哀戰場文

楚狂

某年月日。東海島人。假道於東方古國之山。東攻西方之僑。時有以此事爲無足輕重者。楚狂憂之作哀戰場文辭曰。平沙暗日。衰草霾雲。鳥飛不下。時聞鬼聲。此古戰場。寶刀賽雪。烈彈燐金。碎筋粉骨。鮮血淋漓。此新戰場。一古一新。孰當哀歎。應曰。唯。唯。古骨千年。已化爲燐。髑髏奚知。而吾哀耶。新鬼赳赳。心忠國力竭。僵臥不愧於天。無疚於地。所謂榮者。莫榮於斯。所謂樂者。莫樂於斯。不見夫島人。假道之山東乎。其當其百工安肆農服。先疇年豐物阜。雞犬無驚。忽也有犷悍異族之人。車轔馬蕭。奔塵絕足。駭而走告。此戰場父老忍痛必恭必敬。東道之主以供乏困。樵采則縱橫屋舍。則蹂躪牲畜。則騷擾未嘗亡矢。未嘗遺羣。然而河山破碎。哭聲載道。商市不舉。苦工斃良婦。經檜尖受其猛刺。刀背被其痛擊。逃生無路。訴無門。嗚呼。傷已。今日之禍。庸知其至此。乃爲哀曰。惟大風之決。決兮。何不能效。夫蟻蠅紛風吹而雨打。哀朕時之不當。今留此大患兮。惟各坐以待亡。

遠帆樓記

鹽城胡應庚啓東

吾鹽處長淮下游。淮水之穿運隄東注者咸奔匯於邑西南之大縱湖。湖在興化鹽城交界處一名大蹤湖俗呼太

曾議濬此湖

爲下河水櫃而晉鄉之蟠蛇河

即新官河

實納大縱湖之流東北穿鳳凰登瀛兩橋下天妃閣爲新洋港以入於

海

自大縱湖至海口

凡夫征船賈舶漁子蘆人由吾邑北走射陽湖東出新洋口泛

黃海

西南之海陵廣陵以浮大江者罔不取道於是民國三年甲寅春吾族重葺祠堂之東序於其南構

一樓適臨斯河之上既落成聚族而觴焉於時春和景明凭欄遙矚見夫隣樹雲橫川光練淨舳艤十里
舸艦迷津帆檣奔馳出沒林際衆咸相顧樂之酒酣座中父老進應庚而誥曰斯樓之建綰海邦之孔道

挹淮流之清芬不有嘉名其何以蜚英聲昭來葉乎子其有以語我余乃逡巡避席而對曰唯唯夫升高能賦頌其所見美物依本讚事務實茲樓錫名宜曰遠帆庶乎於辭易飾而於義有徵也衆稱善相屬雖

然余因之有感矣余年來奔走四方嘗往來京口尋金山名勝登其巔之遠帆樓以觀江流去年居京師

又嘗泛舟太液躡屐瓊島披襟於其山陰之遠帆閣以窮北海之勝概

太液池在西苑內俗名三海白塔山在北海

中金時名瓊華島乃宋艮嶽輦來者閣在山

北背金山遠帆樓爲之夫金山之樓長江橫貫其下北固焦山勢若星拱天所鍾秀希世特出誠非茲樓之所敢望若夫太液僅蹄涔之水瓊華祇拳石之多登覽所及又不過釣牒蓮艇點綴一二以云兼苞博洛茲樓視之

詎曰多讓乃西苑一隅自金元以來逼近宸居恩光所被廣寒宮闕非復人間

西苑金時爲離宮元時爲

泊乎

明清二代瑤臺琳殿玉甕金莖踵事增華尤稱瓊富

明文徵明瓊華島詩古來漫說瑤臺廸人事密知玉宇寒金宮闕嗣

代玉甕御製歌鐫甕內琳光

今俱在瓊島上

今雖稍衰歇矣然而瀛臺府第輪奐重新團城湖山莊嚴無恙

瀛臺在南海中團城在北

殿承露盤今俱在瓊島上

海南今總統府僅有南海

雙星雜誌

中海 匹特茲樓之陋僻在遐陬莫敢相提並論卽金山勝地江上高臺恐亦對之黯然減色是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固所託之勢異耳噫松鬱鬱於澗底苗離離於山上巨魚吞舟或困汙瀆蒼蠅附驥乃適千里因憑藉之旣殊遂致聲華之頓異者豈獨斯樓也哉

第

詩

乙卯上巳隨庵招同人在味蘊園修禊晚集六嬪粧閣分韵爲詩觴政之苛翻同金谷拈得羣字率

賦塞責

龐樹典 銅隱

春陰黯黯重三節羣屐風流總軼羣今昔不殊都許客卷舒同學會稽雲息機獨悟摺牀樂忘分應識誓墓文歎恨氏胡氣正惡座中甯有謝將軍

味蘊園修禊拈得峻字

莊綸儀 級秋

永和風已歇春光有餘閨微雨洗亭臯林木俯千級裙屐何翩翩流光只一瞬清談思江左蘭亭企前晉博帶復峩冠詞源瀉玉潤瑤尊傾佳釀畫燭飄金燼婪尾開山茶倚霞詢雲鬢離亂越多年烽煙恣鋒刃海濱乾淨土咨嗟來田畯桑者亦閒閒詩書懷美瑾抱璞久不渝守此尾生信擊楫在中流揖讓媿前進何以保令聞名巍德亦峻

海上修禊分韵得蘭字

龐樹伯 樂子

光風無復汛崇蘭庭院陰陰閣莫寒客裏忍將春禊廢眼前惟覺酒杯寬中年絲竹終何補三月鶯花略已殘醉墨分題在行卷江山橫涕幾人看

期

三

隨庵社長兄集同志海上修禊拈得陰字

高旭鍊劍

無端愁緒入孤吟。上巳風流倘可尋。絮羃么絃紅有淚。匆匆芳訊綠成陰。此生屢負看花約。未死難消擊。
筑心惆悵蘭亭人。不見河山破碎又而今。

佛士姪在味蘊園修禊分韵代拈得有字寄書索詩走筆成此

楊鑑瑩雲史

陽和盪天地。盛會繼癸丑。煙花滿江城。詩人杯在手。淞濱我舊游。往跡一回首。春光入戎馬。佳節閉戶牖。
絲竹雜鼓鼙。哀亂得未有。雞犬接穹廬。幽賞斯文醜。今得阿咸書。名園有詩酒。清流錯裙屐。觴詠亦豈偶。
亂定值良辰。憂樂誰先受。同景異所懷。今昔何薄厚。益思江南春。矧羈京洛。久斯游。千里合爲我慰桃柳。
曲江改十三。我詩未爲後。唐文宗開成元年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帳事繁又偏曲江宴京兆尹奏請改期上曰去年取十九日爲重陽今以十三日爲上巳

乙卯上巳修禊分韻得竹字

孫肇圻頌陀

靈秀鍾虞山。楊子尤淵穆。乙卯莫春初修禊。集滬瀆。賜我尺素書。勝地許追逐。風雅媿羣賢。高談憂儉腹。
望風不敢前。索居耐幽獨。身世感滄桑。時艱正蒿目。紅粟飽侏儒。遠謀讓食肉。公等付達觀。我亦籌之熟。
何以娛良辰。點綴資花木。何以樂嘉賓。觴詠更絲竹。憶昔遊蘭亭。山客淨如沐。扶醉壁題詩。翠墨淋漓讀。
回首十八年。風塵苦僕僕。老大祇自傷。日月那可復。行樂能及時。何須慕爵祿。韻事續永和。贈君圖一幅。

佛士修禊海上代拈得此字韵索補

楊天驥蘭廬

去年三月三觴詠南海。子今年十刹海踵事。聊復爾。京邑沈縕塵。嗟茲一勺水。笑倒弄潮兒。海水不盈咫。
舊侶在江鄉。勝遊百倍此。深情不遺遠。千里函素紙。崧浦渺可接。令我懷芳沚。暝想味蘊園。采采盛桃李。

繡闌藉欄楯。文石當階陛。芳草寄遐心。脩竹稱佳士。薄暮來軒車。碧履紛紈綺。雖無管與絃。幽情至可企。及時暢襟抱。山川猶昔似。伊余方索居。好懷委栖棲。疏散抗朝廻。蕭條依樣史。玄髮不盈顛。塵垢乃積體。誰能久京洛。空流染絲涕。藉詩一祓除。下幃明素履。詰朝驛。使南悵望吳。山趾江介故。人多詩成已有幾。

詞

點絳脣

上巳修禊佛士招領惜春粧閣分韻得在字

爲惜春歸看花。擷取芳蘭佩。曲江飛蓋。花事今宵最。

一院鶯聲喚起春如海。春無賴。薄粧娥黛贏得春。

愁在

湘月 星洲秋感寄示滬上諸友

王蘊章 莳農

秋風海國做飄零。詞客飄零天氣大。好湖山剛換得。滿斛蟾蜍清淚痕。猿鶴輸他鷗鷕笑。我世事今如此。還君一劍雙龍嘯。破秋水。思欲南走扶餘東窮日出更西行。歐美萬里投荒消滅盡。當日豪遊情味擊筑聲。雌吹簫曲怒鬢影。星星矣。夜來多謝玉蟲開作如意。

邁陂塘 帆影

送扁舟。秋風容易亂。山飛破明鏡。縠紋不暖鴛鴦渡。付與中流漂梗鷗夢醒。賸點點相思畫出滄桑影。斜陽舞冷。待着意尋他魚龍歛了量合翠煙暝。浮家去五兩輕凌萬頃桃源應也難。問霜濃露飽天涯遠。月底瓊簫無分愁暗省。倩雁落寒沙寫個伊。人認歸期未穩算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莫再紅樓凭。

喝火令

寶瑟棲塵冷。闌干倚月斜。愁痕幅影窗紗。輸與紅襟雙燕早還家。狸婢輕翻局。鸚哥低喚茶。記得門前一樹馬櫻花。記得馬櫻花下同上七香車。

虞美人

新霜昨夜迎秋到。丸月窺人笑。聽風聽水。又今宵載了離愁。不載木蘭橈。薰爐衣潤薰還罷。我已魂銷也。玉蟲底事不銷魂。紅寫一簾花影顛黃昏。

高陽臺

病葉敲秋孤燈眷客嫩寒。初上桃笙能幾番。留別來三見。紅櫻絲絲蕉雨渾無賴。隔窗兒偏要人聽。更無情。雁影些些蛩語聲聲。天涯我已飄零。慣只秋心著處棋局難。平白騎西風。問他蝶舞何曾琵琶替訴。春前恨爲愁多說也。零星數殘更。亭短亭長夢裏歸程。

金縷曲 贈仰光楊子貞用蔣竹山韻

好把平原繡乍相逢。驪歌又唱離魂消透。細疊征衫塵欲遍。莫問天寒翠袖算閒却。龍蛇筆走正值神州新造日。挽神州漫逐諸公後。飄泊感等蒲柳。仰江一雨渾如舊。只鄉音聽來難似意。含馨口藥我微疴。贈我語遺我高情。逾阜縮海水。壽君杯酒一語還期金石記。者風雲故國神傷否。珍重此回天手。

鳳凰臺上憶吹簫 用漱玉韻

壽帕香盟鴛衾粉誓水晶簾看梳頭倩紅兒低唱點損春鉤多事鶼哥錯報掩紹函一笑還休魂銷否嬌

波醉酒軟語醫秋。休休無端別也便打起黃鶯夢也難留願化爲明鏡長傍妝樓位置琴臺棋局好替我鎮日凝眸愁如織是鄉不老何處銷愁。

第

祝英臺近

怨紅綃愁綠綺絲淚欺明鏡覓遍天涯不見春風影怪他海燕歸來雕梁軟語也直恁商量不定盼芳訊過了下九初三消息總難準采筆慵拈還自背人問早知一笑無端別時怎易悔那日畫樓雙恁。

南洋竹枝詞

名山鶴化自何年春艸池塘憶惠連十日藥鑪經卷畔借他禪榻證初禪。

養疴檳城鶴山極樂寺寺僧寶月粗解文墨十日勾留塵氛盡滌雪泥鴻爪藉志因緣
生小參軍語學蠻白雲何處是鄉關轎軒若問華僑籍應與民頑一例刪。

華僑之頑固者與談國內近事及公益善舉輒掩耳而走曰予馬來人非中國人也蠻言胡服厓岸自高而豚尾一條尙垂於後飾以紅絲光可鑑髮其他更可知矣。

萬山圍合畫圖中一線銀濤嵌碧空滄海微塵飛不到琪花閒殺夕陽紅。

檳榔嶼公園在萬山之中西人卽以之爲植物園衆芳競秀萬綠數榮余三度至檳日必命車前往誦長吉呼龍耕煙種瑤艸踏天磨刀割紫雲旬輒覺俗塵盡滌也山中飛流一道瀦爲清泉爲全埠自來

水源

流傳隻語費推敲蠻府方言總變騷祖國唐山顛倒甚更隨土著說紅毛。

期

三

華僑呼中國爲唐山至西洋各國則呼曰祖家又呼西人曰紅毛。

鑿山穴井又開原錫礦家家擅利源多少黃金擲虛牝笑他頑石不能言。南洋大利所在爲錫礦橡樹二種錫礦遍地皆是或在平原或在地底或在山際開採之法多以人工用機器者絕鮮故往往有數千元資本即可開礦小霹靂黃君務美之礦月入數萬金而辦事人仍結茅爲屋以居以視國內辦礦成效未彰而所謂經理坐辦者先去其薪金若干高房大廈又去其建築費若干甚至一工程師也飽食終日月支數千元之鉅費以爲常血本有限慾壑無窮馴致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山靈有知真將匿笑不暇矣。

地占幾葛樹幾列綠遍郊原入望遙野火一山橡皮熱長林豐草可憐焦。

種橡皮之地皆以葛計一葛約五步半植樹之法必先用烈火將荆榛灌莽焚燒淨盡後再植橡秧則地力愈形肥饒植時行列森然略不紊亂余數乘汽車往來大小霹靂馬六甲芙蓉檳榔等處車窗四

矚火光燭天皆預備種植橡樹也大利所在趨之若鶩余戲呼之爲橡皮熱云。

南洋各埠多爲華人所開闢故橡樹公司亦多握於華人之手凡大資本家則必有獨資創辦之橡樹園若干前者上海商界因向外人購買橡皮股份致金融界起極大之恐慌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

而笑冥行盲進漫不調查可爲浩歎。

盤雲花樣縷金鮮繡履雙雙值萬錢疑似小姑娘團扇上鴛鴦畫出要人憐。

南洋婦女率跣足曳拖鞋上以金線繡成各種花樣以處女所繡者爲最工華僑以爲饋贈厚禮往往

十餘元數十元購一雙不等。

椰林東畔小橋西。爛嚼檳榔笑語低。那有櫻桃樊素口。滿唇濃血染瓠犀。
海南各埠椰林彌望婦女多作馬來妝。圍布作裙上服裹衣外罩長衫雖霧縠冰綃鮮豔奪目。而檳榔
滿口爛嚼不休。若作劉楨平視必令人作十日惡。

白雲飛破粥魚閒可有丸泥爲閉關滄海竭來經幾劫秋風吹夢石鐘山。

大霹靂南道岩昔爲海中孤島今供老子像洞深數丈方廣倍之石乳下垂如蛟龍騰驤狀滄波在目。
白雲盪胸略似西江石鐘山風景。

一徑巖花拂袖香。瓊樓築得亦仙鄉。他年遲我靈山住。醉倒春風白玉牀。

南道岩產白石質細而堅花紋美麗遠勝於大理石。西人採以製桌面地磚雖價值甚廉而運載不易。
尚未暢銷竊謂若能以新意製成各種器具必能十分發達也。大霹靂境內之山多係白石礦現開採者甚少。

寶山爭去莫空回。粣政猶爲懷。遠開十萬電燈春似海。六街齊看美人來。

凡新開之埠煙館林立妓院如雲皆爲招來華僑計也。最奇者吉隆坡等處尙有大書特書之寶場金
碧輝煌電燈照耀呼盧喝雉之聲若春雷之齊發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閩江品罷又珠江窈窕文窗玉女雙我作哀鴻看。一例春波何處采蘭芷。

妓院中以閩粵二省人爲多。女闇三百衛宇相望同人或於茶餘酒後經過趙李余誦細草流連侵座。

軟殘花惆悵傍人開之句。輒覺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芭蕉葉小松濤細萬綠陰濃靜不譁梅柳也知春氣暖獨致紅透馬纓花。
海南植物多爲生平所未見若國內之梅杏桃柳則從未寓目萬綠森森類係巨幹大葉而芭蕉乃憔悴如不欲花松亦亭亭獨秀虬姿鶴骨變爲旖旎風流橘踰淮則化爲枳物固各有其土宜也惟馬纓花一種繁茂特甚夾道裙腰嬌紅相襯追想芳遊猶爲神往。

(未完)



文

苑

十二

記袜胸

莊紹秋

樊樊山有詠美人袜胸詩其刻劃盡致可謂發人所未發余謂太真羅襪馬嵬生香雙成綉鞋仙亮飛鳥雖爲韵事要不若美人袜胸之精艷奪目當夫流蘇帳裏銀燭半明羅襦微解粉香脂膩玉體橫陳嬌羞欲融雪膚花貌耀入眼簾皓腕共碧月爭輝纖毫與銀屏畢露一毛孔之觸發一鼻孔之接觸皆有蕩魂震魄之妙用目眩心駭之神聳蓋幾幾乎不能自克矣袜胸之爲物軟若皎綃輕如蟬翼上必加以銀鑲之扣璧合珠聯中綉以柳桂之花合歡並蒂摺成方勝寄自遠方披拂臨風暗香酥花媚人骨醉鈎人淫思有一把握而一魂銷者蓋視古夏姬之袒服竟體芬芳珍珠記之贈衫爲郎憔悴者迴不侔矣晾在枝頭被相思之鳥妬藏於篋底恐姮娥之笑人其貼肉方寸膩汗欲酥雖曰至繢要亦奇熱热血英雄能不以袜胸爲美人之代價品方梓哉

記 雜 秋 紹

野
士

史

題
鶴
腦

本社專於國文日敵由無良

善課本以爲導師特聘古文

專家精選古文之尤

精當而易規撫者彙

爲讀本每篇筆法音義典故詳細批註

可以展卷瞭然不煩

尋繹自饒興味誠

居家自修者之國

文良讀本高等小學中

學最適用之國文教

科書全書共分六冊每冊

定價二角第一二二冊

不日出版餘冊均在編

輯準於陰歷六月內

一律出全不可不先

覩爲快置家編也專

此預告

上海國學昌明印書社謹啓

(本) (讀) (文) (古)

▲▲小說叢報第十期出版▼▼

本報內容分

小說 文苑 艷藪 譯叢 諧林 筆記

詞 新劇 餘興十門至撰者多知名之士文則駢散兼備詞則華實並

傳奇 張彈

詞新劇餘興十門至撰者多知名之士文則駢散兼備詞則華實並

傳奇 張彈

茂選稿之嚴如揀沙金純粹高貴較之拉雜成篇數衍滿幅者固有霄壤之別卽彼多文爲富兼收並蓄蛟螭羅以螻蚓者亦當甘讓一等出版以來猥蒙海內人士歡迎不胫而走有口皆碑今以週年紀念又增刊一冊以酬閱者凡直接向本社預定半年以上者一律贈送或持有增刊半價券三紙者可以半價購增刊一冊(郵費每冊五分自備)愛閱本報者幸勿失此好機會也

● 本報預定全年十二冊價洋四元郵費每冊加五分

半 年 六 元 二 角 邮 費 每 冊 加 五 分

元 二 角

元 二 角

元 二 角

元 二 角

是書爲雲間姚姬讌先生所著 紅羊佚聞

取前清某公逸事演釋成文意 明季佚聞

續繆綿不魯正則先生又文家 枕亞浪墨

鍾子以典瞻高華之筆寫風流 鐵冷碎墨

婉約之情事足動人文如錯綾 雙熱嘲墨

淘小說中第一名著也愛讀者

小說野草花

幸勿交臂失之

小說假幣案

一角

哀 情 小 說

燕 跡 絃 筝

現 已 出 版 定 价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口四四三號 小說叢報社發行所啓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小說叢報社廣告

龜年清語

(二續)

孫菊仙口述
葉小鳳筆記



一代宮辭恒擅絕唱長信江南諸什傳唱百世美人遺韻幾與孔刪諸籍比蹟無窮西周后妃之德炎漢房中之樂適乎有光用識人情所鍾不踰佳麗卽亡國如孟昶李煜亦有感慨唏噓以道者矣有清之季皇家艷史充塞稗史天上風華自成逸響而支庶之間亦有足述者宗人府爲王胄折衷功罪之樞掌者多耆親尙齒尙德之訓獨此爲靈光魯殿而艷史流傳亦殊常種禮王之掌宗人府人咸爲覺羅慶得人某邸艷史遂傳遍都下

某邸有寡妃長白名族之裔也昔魯侯以蕞爾東服尙納吳孟況奄有中原之介弟獨何顧此小節耶於是此點綴一代艷史之主人遂鼓吹羽葆盈盈入邸矣妃明慧辯給得西后歡年近風信遽爲獨鵠春花秋淚常濕錦枕函頭焉時蒙古才子十餘年前以口口口一劇蜚聲江右之某方以明經擢王邸臯比略能歌咏不少情唱天上孤鸞遂作人間比翼天台之緣終成離恨西廂之盟苦作分飛某之於妃不啻分司筵前雲郎硯右已顧事難終祕主者嘗領羽林軍有朱虛侯風眞得其故跳暴終夕詔侍者勿洩昧旦縛送宗人府禮王得狀以刑必示有衆而王室情獄一旦讞成勢必傳遍人間躊躇未敢決以告西后西

后笑曰時至今日稱功以邀民信之不暇何可自暴醜史耶禮王乃薄責某藉辭穢明經頭銜而反妃於王邸

第

某之至江左攜中年佳婦一性驕倨不似常種能歌簫皮諸聲比鄰多覩覩上人聞隔牆歌作輒切切問彼何人斯乃擅絕唱或又曰聲齒非南中人殆新自燕都來乎如是者久而居其鄰者無不識此中婦有見者不啻虬髯客遇太原公子覺遊龍驚鴻無其步履某乃漸與覩覩上人習矣某固聰慧窮途擁麗人遂盡棄其詩云子曰而事絃索雖不能媲美床頭人亦卓然爲海上之秀已

中婦好芙蓉膏某尋亦刑于受化季子之金盡憔悴幾不自保幸賴鄰居入福州路天樂窩作絃索師頃老琵琶曾壓玉京清唱檀槽乍動車馬咸集天樂乃一日不可無此君然鐺銖月入不足供彼姝一夕煙雲季子貧如舊枕函淚不乾矣余嘗謂路隅王孫斯須逢杜少陵時窮雖澈骨而腰間玉玦佩之未亡用知貴人落魄終異庸儕今聞某事余言信已蓋某雖貧彼姝驕倨之態曾不異昔窮愁無聊芙蓉瓣且日篤人有略識其故者念某非廢才且薰陶有自當大勝海上有聲無字之名鬟生乃輾轉揄揚薦之上紅氍毹齊威王曰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數年而儒伶之名喚遍江左矣

孫菊仙曰某與老夫爲舊交然一代艷史何可不傳故隱其名氏彼某邸者今其子尙在青島作富家翁也

小鳳曰昔邯鄲才人下嫁廝養人多憐之某雖侘傺亦一時之後也然窮書生遇意外緣絕妙傳奇資料當接拍歌之矣

期

庚子兩宮之西德人憾克林德之死領將瓦得西持追蹤之說頗力西后東顧懦懦幾無寧夕扈從諸臣又恇怯無識因而行在間謠諑雜作幾比荷堅入公山畔時沈某宰晉中伏闕請曰外人得中土不能守今茲之來利在通商賠款耳窘迫乘輿事所必無兩宮乃稍安德宗平素常若抱重戚然於循例請安外恒頻蹙無語至是神氣清朗偶及國事殊露鋒鋩車駕至貫市時嘗唏噓爲西后曰所以使余儕至此者皆拳匪之賜此語偷出自平人曾何足奇惟帝則不應有此聲口使發諸他日西后必以嚴重之聲色呵禁之斯時西后竟默然點首僅以目微睨帝容而已一夕覲帝不在側歎息問從者曰昔日唐元宗入蜀曾殺其寵愛之貴妃有諸乎從者不敢答后顧帝室慘然久之帝后斯語實足令讀之者窺曩日母子之微人罹疾苦時回首常若有尤悔者人言西后剛決不異絕有能力之男子誠然然讀此一語知西后實未嘗不含有婦女性格者矣

頤和風景明媚遠勝大內宮女多年少好弄者以隨后園居爲惟一快事后亦好嬉園居時爲多深宮寂寞趣談乃多點綴春光正不僅圍裙門草有宮女稱大壽者司后折花役每晨擇園內蘭蕙含笑未放者供碧琉璃盤捧立廊下以候后起日必如是不爽半暑小監祥喜則司后梳沐事日必見大壽於廊形影久隨情好漸洽眉笑目語直懼鸚鵡前頭聞言學舌已一日大壽病代其職者素不洽於祥喜祥喜不知壽之病也見花叢中一人捧碧琉璃盤掩映以來戲以檳榔遙擲之既近始知非壽亟自謝過代者置不顧微洩於后后大怒榜祥喜幾死而幽膚憇人於總管許曰能言人惡者其人必能作惡是可識西后見事之明宮庭中之無奇不有矣

第

三

期

京師廟市向惟慈仁寺土地廟藥王廟數處直郡王建報恩寺興不數年王禁錮卽止康熙六十一年敕修故崇國寺成賜名護國寺每月逢七八日亦如慈仁諸市重建降福寺每月逢九日市集今稱之爲東西廟貿易甚盛周元木有隆福寺觀市百韻詩慈仁則無人矣若古夫子亭雜錄慈仁書攤故事久已絕響土地廟市每月逢三日藥王廟市以朔望亦不盛惟琉璃廠火神廟正月上旬猶有書及賣薰煙零玉者西便門外一里許白雲觀卽元長春宮舊地至元甲申三月長春真人邱處幾自雪山回燕明年五月特改太極宮爲長春宮居之羽化於此每歲正月十九日四方黃冠駢集游人甚盛相傳爲遇仙蓋其誕辰也呼爲燕九節錢鏹石白雲觀詩豈爲詩宗別重尋大極墟先生簽好在止殺語何如柏子微風際桃花細雨餘十年登閣意祇益鬢毛疏王蘭泉琴畫樓詞憶舊遊云歎青牛路杳白鶴煙消難問全真琳宇西華近望蒼松翠柏交映檐楹金籠尙留香火鐘磬傍霓旌說落燈風後時傳灌頂士女傾城生平自蓬島向終南太華訪道瑤清更歷龍沙遠便安車回日名著燕京玉田舊闋（樂笑翁遊此有詞）誰記取叶鸞笙喜仙侶同來暮春芳草雨正晴光緒間有道士者頗通聲氣西園諸價多以白雲觀爲初桄焉小鳳曰上爲楊鍾羲雪橋詩話中語聞菊仙言京師廟市事大致不遠間有缺攷者如言白雲觀始於元季不及長春宮事等因錄而識之菊仙又曰白雲至清季以高仁侗能出入宮掖密邇親貴遂爲苞苴之機顧其人好風誼擅拳勇弟子多雄武一流庚子之亂全城騷動獨白雲觀無恙蓋匪類以其爲苞羽士數不諧於西教且攝其多力也因是曩日凡被二毛子嫌者苟得白雲觀人一語頗多全活余苟無覲中弟子趙鵬等亦身膏大師兄之刃矣

清史獲野錄

松風輯

慈禧與德宗母子失和之原因

慈禧之不悅德宗。實起於壬辰之夏。一日德宗與孝定皇后因小事相爭。上忽盛怒。詬后甚厲。后不能堪。乃詣慈禧前。泣訴其事。慈禧遽大怒。語左右曰。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親姪也。是不啻詬我。也是何能容。因以溫語慰后曰。汝無悲泣。古人有言。人盡夫也。以若盛年。何慮不能行樂。胡斤斤專戀此病夫爲者。吾必有以處之。自是上每請安入宮。慈禧未嘗與交一言。如是者數月。兩宮嫌隙遂成。后雖悔之。然無及矣。

紀趙爾豐之軼事

趙爾豐既以路事興大獄。拘捕議長蒲殿俊。未幾而武昌起義。爾豐大恐。出蒲於獄。讓爲都督。蒲受任後。十日而軍士譁潰。倉皇出走。尹昌衡乃撫集新軍。代蒲爲督。成都稍定。爾豐時尙有軍數千。居成都。成都人僉謂不斬爾豐。難猶未已。昌衡乃馳諭爾豐軍。使勿助惡。爾豐軍皆釋兵待命。十一月三日。晨。昌衡遣材官陶某往執爾豐。入重門。無拒者。直走爾豐寢。爾豐方臥。起短衣沐。焉覩材官色變。問所從來。對曰。奉都督命來執公。爾豐環顧左右。惟二婢侍。二婢各以手鎗畀。爾豐戰慄不能發。一婢奪之。連發傷數人。衆擁入。砍婢死。一婢奔入。取爾豐秘文牘。將付之火。材官以鎗斃之。爾豐遂被執。至都督署。爾豐視昌衡曰。奈何執我。昌衡曰。汝誤國殃民。罪當誅。死爾豐。俛首無語。乃斬於纛下。昌衡持爾豐首。徇於市。至走。

馬街突有鎗發自樓上斃昌衡馬及弁某昌衡步行還大索刺客旬日得之凡二爾豐衛卒也不少諱稱爲爾豐復仇昌衡太息曰義士也殺之不祥禮而遺之又以爾豐婢死爲義厚其葬親致祭焉婢一名青鸞一名綉鳳卒趙氏兄弟行山東人

紀李文忠之軼事

霍邱裴伯謙明府景福以庶常改官粵東縣令過天津謁文忠甫就座文忠倨身揚聲問曰汝欲刮廣東地皮耶言已大笑及己亥冬文忠出鎮廣州裴方令南海謁見文忠問曰君再任首邑政將奚先裴抗聲對曰先刮南海地皮耳文忠笑曰十年前一戲語至今尙不能忘耶徐又曰汝言甚是地皮須刮得淨亦是地方之福皖北人呼土匪爲地皮粵故多匪南海尤甚文忠治粵首重捕匪故以是爲號也

庚子六月文忠奉命入都議和是月二十一日自廣州登舟裴往送之他官皆不見獨以鄉里後進召裴入時炎熱甚文忠衣藍緺短衫著魯風履倚一小籐榻坐定語裴曰廣州斗大城中緩急可恃者幾人爾能任事取信於民此正大可有爲爲地方弭患督撫誠不若一州縣也能遏內亂何致召外侮爾其勉之矣先是五月十日總稅務司赫德以電告急略言都中事文忠即致電榮祿力言外憂不可開拳黨不可信語頗忤榮意自此京電遂絕僅日接項城山東來電藉知京中消息而已時則河面洋商相率赴香港避亂文忠亟添一營保護河面命裴及廣州協往晤各國領事告以力任保護赴港者逡巡復返省未幾忽聞入都之命粵中人心又爲一震裴因進言曰內亂爲外侮之媒東南之安危視乎上海上海之安危則視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視乎廣州廣州之安危則視乎南海之沙面領事洋商聚集於此而匪人日思

暴動以沙面爲發難之基。沙面不保，香港受其牽動，東南大局不可問矣。某旣爲地方官，自當與共存亡。公過港時，蓋將此意告知港督，同心協力以保東南危局。文忠曰：我雖離粵督任，然缺尙未開，若有大事，仍當與靜山一力主持。靜山者，巡撫德壽字也。裴曰：公已調補北洋矣，諸領事今晨已得電，皆額手相慶。也。文忠忽拈鬚自語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已而又曰：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京師難作根本，雖已搖動，然慰亭、擣柱、山東、香濤、峴莊皆有定識，必聯絡保全，不致一蹶不振。以各國兵力論之，京師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虜功亭已陣亡，馬宋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人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語至此，潛然淚下。曰：內亂如何得止？良久無他語。裴將辭出，文忠止之曰：潮尙未至，且勿忙，乃自飲牛乳而命以荷蘭水餉客。裴復啓曰：萬一都城不守，公入京，當如何辦法？曰：必有三大問題，剷拏匪以示威懲，罪魁以洩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後注重兵費償款。此勢所必至也。兵費賠款之數目多寡，此時尙不能豫料。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尙不知作得到否？我已篤老，尙能活幾年，總之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語次，淚下如綆糜矣。裴亦愴然，遂辭出。文忠當命取影像爲贈，送至船口，仍執手再三囑曰：地方要緊，裴唯唯登岸，而安平船遂起碇去。德壽故庸駿然不肯自用，始終守文忠訓，不敢妄有更張。故文忠雖去，而粵東卒獲無事。此裴親以語人者。

紀馮子材軼事

馮子材少保，爲清季名將之冠。初本在洪楊軍中，投誠後，立功洊至專閫、諒山之役，統萃字五營，戰勝督族，尤爲吾國史中生色。然生平有一絕可笑事。光緒元年，叛將李揚材作亂越南，規犯粵桂，大府奏派少

保統諸軍出關督剿大破賊衆揚材授首凱旋入關朝廷嘉其功賞賚稠疊賜物中有平定粵匪方略一種其書紀少保未歸誠前與官軍拒戰事不少諱少保讀而病之乃專疏入奏略謂臣少年迫於飢寒誤入賊中桀犬吠堯良非本心自投誠後二十年間東南兵事無役不從所冀少贖前愆附驥於忠義之林今恭讀方略於臣前事詳載靡遺史官職在徵信自應據事直書但微臣伏讀之下輒覺媿汗無以爲人可否仰懇天恩念臣積勞泯其往事命史官凡遇馮子材字樣均於材字增一筆改爲林字則感激之忱益無紀極云云此事若出文臣則當立獲嚴譴當時朝廷念少保新立大功且武人不識掌故僅降旨申斥而仍以溫諭慰解之焉

紀吳清卿翁叔平軼事

中日之役吳大澂奮發有爲屢上封事激昂慷慨一若大敵指日可平及不戰而潰士論譏之時翁松禪在都中深自韜晦不談理亂嘗豢一鶴越籬而出翁大書訪鶴二字張於城闕旋爲人揭去翌日又書此二字再揭再張卒成黃鶴時人謂之對曰吳大澂一味吹牛翁同龢三次訪鶴

舞

姐

精製國貨信箋信封

吾國自開港通商外人之車我利者月異日新無孔不入我國人厭故喜新爭購恐後半絲之縷一紙之微靡不用之漏卮既多財源漸竭此根本之大憂也鄙人切挽回苦無才力今以華產原料精製各種信箋信封定價悉照成本不敢謀絲毫利惟冀源源暢銷聊以杜涓涓云爾價目列右

汀貢閣八行印雙鈎魏文圖

京貢印古錢文

汀貢五行印雙鈎隸文

海月閣八行印雙鈎魏文

毛邊閣六行印雙鈎隸文

海月三色鳴鳳圖

毛邊閣八行印雙鈎隸文

海月角花時裝仕女

連史三層大號信封

海月草蜂投網圖

連史三層二號信封

海月角花童子投函

連史三層三格二號信封

海月水印八行印雙鈎隸文

連史三層三格三號信封

海月普通紙印五行印雙鈎隸文

京貢鳴鳳圖

改良信封

外埠函購滿一元者不加

寄費以郵票抵價概照

九五折扣總發行處蘇州廟堂巷第六號門牌

發行處上海市函授

國文專科學校庶務部

倫敦書謹啓

代

每匣足百大洋一角五分

名著出讓

道德文

是書爲南洋大學畢業生 倪灝
森先生編譯 共上下二集都七十餘課內容概分（一）簡易故事

（二）名人小史（三）短篇寓言（四）

紀異及（五）科學叢談等項每課之

首按英文讀本體例臚列課中應用

緊要字句及各種難於記憶之字目

各附英文詳注課尾更綴英文繙譯

將全課各節逐字譯出以便讀者翻

閱凡英文學有根底者均能無師自

通五課之後間有日用必須之會話

一節讀者攻習之餘可藉此操練德

語並資溫理每集之終並附有辭典

十餘頁將集中不易記憶之字悉數

彙列各註英文釋語故讀者雖無字

典亦能隨時翻閱儻有願以善價

購讓俾將付梓行世者幸

即移玉本社面議

可也

小說叢報社發行所啓

筆 記

企 翁



賸墨齋筆記

武昌黃鶴樓。高九十九尺。吾國名勝之區也。清光緒癸未年六月。鄰近草舍失慎。全樓殃及焚毀無遺。南皮張之洞督鄂時。始鳩工庀材。改建西式。然非復當日形勝矣。庚戌余遊南洋勸業會於湖北館。睹木製雜形。恍如重遊舊地。畫檻雕樑。一一不爽。詢之館人。謂得諸姜氏之指點者。姜氏武昌人在樓賣茗。二十餘年。火燼時自第二層樓躍下。得免於難。於樓中諸物。如觀掌上羅紋。不差毫黍。製者得其指示。歷四月而告成。時姜年已八十有九矣。却後餘灰。復留片影。謂非斯樓不幸中之萬幸乎。澹廬黃鶴樓弔古詩云。高樓一炬付飛灰。多事南皮借異材。城郭依然風景易。千秋黃鶴不歸來。墮樓能說興亡事。尙有姜家白髮翁。二十六年如一夢。煮茶聲裏瓦鑪紅。蓋紀實也。樓中楹聯頗多。除各家筆記採錄外。尙不乏佳作。特抄存於下。其一云。一蓬清風尋鶴夢。三秋皓月向梅花。其二云。誰曾將此樓一拳打碎。我也在上頭大膽題詩。其三云。令威化鶴又歸來。依然城郭王粲登樓猶往昔。如此江山。其四云。千里溯源頭玉笛吹時鄉。

夢醒萬家開畫本。梅花落去楚山孤。

清同治初。御史許某劾侍郎劉峴黨肅順。峴坐免。峴實不知肅順。先數年。御史父尙書某招飲。始共杯酒。御史不知也。他日相遇於戲園。峴發憤罵御史。且質尙書前事。御史慚。欲引去。峴奮起擊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衆環救。乃解。久之事頗上聞。復起用。峴或戲爲聯曰。許御史爲國忘親。捐歸黨籍。劉侍郎因禍得福。打復原官。事見牛應之雨窗消意錄。

河東張仲舉蛻巖詞。載酒後清平樂二闋。兩上半闋。一用矣字韻。一用也字韻。實爲詞中創格。詞云。先生醉矣。是事忘之矣。欲友古賢誰可矣。巖子眞其人矣。問渠辛苦征鞍。何如自在漁竿。終辦一邱隱計。西湖鷗鷺平安。先生醉也。甚矣吾衰也。萬物不如歸去也。陶令眞吾師也。籬邊菊蕊初黃。爲花準備攜觴。只恐不如人意。風風雨雨重陽。

曩游西湖。於岳王廟購得拓本岳忠武手抄詩十數頁。中有題齊山翠微亭七絕一首。爲精忠錄所未收者。詩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金陵高等商業師範生凌起彥。因其弟患喉症。入病室任看護之職。詎知弟愈而凌竟染疫不起。全校同學撰聯輓之。曰。爲教育願來學。願來就學能得師。能得病今已矣。愛兄弟不忍離。不忍生離竟死別。竟死別。天如何辭意懇切。聲調尤奇特。

汪笑儂。名優也。余在金陵嘗見其演黨人碑一劇。至酒肆題壁時。有二絕云。連天烽火太倉皇。幾個男兒死戰場。悵望故鄉看不見。放聲高唱小秦王。長安歸去已無家。瑟瑟西風吹暗沙。豎子安知亡國恨。等閒

猶唱後庭花觀此則笑儂不特爲名優抑亦傷心人也。

捧蘇樓墨屑

吳縣尤翔述

東坡硯題詠

予好古成癖。年來搜訪時有奇遇。傭書之餘。輒彳亍於護龍街頭。每見古物。留戀不去。力能得者。則必得之力。不能得。亦必摩挲賞鑑。以飽眼福。友人均笑予爲古癡。予亦自認古癡不諱也。猶憶辛亥之冬。金陵貧固未下。噩耗傳來。一夕數驚。父老紛紛遷居滬濱。幾視春申江畔爲世外桃源矣。獨予猶鎮定自若。訪古癡。願詎隨時勢而消滅。天鑒予顛。竟以賤值得東坡琴硯。喜極欲狂。因顏予樓曰。捧蘇。并拓硯形多頁。分贈友朋。以誌古懽而結古緣。予首作長歌紀其事。一時和者如雲。髯翁地下。當亦一開笑顏矣。和作大都七古。惟天台褚石橋則詒予七絕四首。殊警絕。七古則當推金秋禪。秋禪爲文田先生子。台州全郡詩文金褚齊名。金卽文田。褚卽石橋也。秋禪平日之作。文田不加輕許。獨於題硯長歌。則亦掀髯一笑曰。孺子可教。是作之佳。可想見矣。茲并予歌錄之。以爲坡硯光。予歌曰。一朝訪古暮訪古。踏碎護龍街下土。踏碎街土何足奇。願得古物爭先覩。磁銅玉石書與畫。眞者贊者不勝數。法眼但教輸一着。欺君子兮有貪賈。我本吳下一貧士。得飽眼福願足矣。有時眼饑欲購之。錢囊羞澀。輒中止。不見不聞姑自譬。可惜此心終不死。精誠感動東坡老。雙手貽我希世寶。寶物維何。一古硯。雖經浩劫尙完好。式如瑤琴色微黃。琢削古樣名手造。遙想鬚翁藉此硯。揮翰淋漓奮辭藻。黑子得之喜欲狂。摩挲爲之應弦倒。硯端鏹有東坡居士共字。四硯背文刻眉山子由識。墨花斑剝含古彩。此係真品定非僞。至寶竟與瓦缶伍。我對此硯頻揮

淚百餘青蚨換得之。旁觀猶笑我酷嗜。吁嗟乎定是寶物不甘永淪滅。我與鬱翁緣未絕不然胡不賜與大才子。我負此硯恨才拙惟有不合時宜滿肚皮後生堪繼前賢轍願共子子孫孫永寶用敬謹珍藏慰先哲。」褚詩曰：「琵琶琴樣不模糊。兄弟名留博古圖。試問何如銅雀瓦。三曹畢竟讓三蘇。憶君落紙起雲烟。十二龍賓賜對年。御座送歸鐘漏盡。兩行寶炬映金蓮。冷泉案牘判紛紜。長物隨身此石君。落筆興酣人。太醉想應雙手捧朝雲。千年古物君能有。郭錦江花隔世傳。莫怪磨人呼老墨。一方長向綠陰眠。」

金歌曰：「東坡好古兼好奇。盛名赫赫播四夷。上書皇帝詆權相。義挾風霜筆蛟螭。天子愛才不愛直。時政未容陳得失。羣姦執法事中傷。聖恩寬大僅落職。惠州謫去又黃州。一琴一硯聊消愁。侍妾盡去僕從絕。債者如鬼猶誅求。有琴尚可鳴悲風。有硯亦能寫孤忠。不如毀琴與碎硯。大奸羅織乃無功。一朝泰運漸往復。逐臣含笑皆捧腹。東坡先生尤承恩。重值玉堂供值宿。金蓮撤炬天眷邀。披肝瀝胆報聖朝。追念投荒增嗚咽。一琴一硯曾手招。朝榮夕悴固應爾。世間僕妾易得耳。偉物欲留不可留。琴兮硯兮竟如此。鍾期已逝中郎擢。縱有焦桐亦不材。併琴與硯兩者一。雖深痛惜寓低徊。端州有石真瑋麗。炯炯神光蓋一世。取自文溪命良工。琢以琴形稱奇製。子由篆額并書名。視同拱璧本非輕。應詔不到天府去。亦與名山共死生。吁嗟運會有盈虛。一姓固難同車轎。漢唐宋明忽焉沒。物有存者半塙墟。玉壘落井寶鼎亡。冰霜寇盜交披猖。琮璧珠圖委榛莽。後有得者空張皇。君生好奇尤好古。東坡默契堪步武。但恨恰丁衰晚時。不見秦碑周石鼓。私心欲窮山海巔。近搜釋子遠神仙。茫茫天壤皆陳迹。渺無所覩徒雲烟。神物由來不壅遏。千載死灰竟復活。古硯得自市兒手。君乃相須如飢渴。色飛眉舞興更豪。濡毫吮筆樂陶陶。不但

愛人兼愛物。世有識者同吾曹。惜我不作姑蘇客。欲飽眼福苦遙隔。但解得寶出君口。相與激賞浮大白。批筆亦欲誌所聞。苦思力索。摩烟雲。豈識寶光孕星斗。不能劃刻空紛紜。揮毫却顧未敢下。默無一言如候馬。君應狂笑噭我癡。豈無佳話傳儒雅。東坡之才大如海。天章手抉分雲彩。此硯固亦希世珍。君今得之師資在。龍蛇變化頃刻間。定有事業光河山。須知至寶出不偶。與君磨練共往還。不然鬼神不呵護。至今何以猶完固。又使長落駟僧手。棄同土苴無人顧。胡爲燦爛入君眼。勝似金牘與玉版。乃知凡物各有主。天意憐才誠無限。太湖震澤實秀靈。代有傳人照汗青。孔鼎湯盤古述作。能者今亦無徑庭。驪珠在握手氣鍾。文才卓犖休自封。不信試看雙腕下。已有精光盤蛟龍。

石子硯

辛亥歲杪。予又得一硯。硯不甚大。僅能用之作小楷。式略如橢圓。製作殊樣。石質細膩。不減端溪。硯背刻有石子硯三隸字。筆力頗勁。當時以其質佳。購之亦不之異也。黃巖於君鞠生聞之。特爲予題短銘。銘亦佳。文曰。「萬石家風。克貞素履。小隱蓬窗。趺宕書史。發爲文章。博無涯涘。溪間誰作周旋。吳下一黑子。」鞠生所作小品文字。類多古節古音。斐然可誦。家君藏一長方端硯。尙未刻銘。讀石子硯銘而愛之。命予請鞠生爲銘。曰產自端溪。紫雲一割。與米老訂交。歷數十年。而無斁。發爲烟雲。別成馨逸。若問先生楮墨之壽。視此石。」特錄之。以誌吾友高誼。

○辨宋本真僞

宋本不多見。得之匪易。畫賈惟利是貪。常以有清仿宋本。煊染紙色。魚目混珠。一或不慎。易受其欺。至以

明藩本。明蜀本。明翻宋刻本。僞作宋本求售者。則已可爲尙有天良矣。故鑒別之際。不可不慎。鑒別之法。須留意於墨氣行款。字畫避諱而得之。總之。南北宋版書。均用羅紋紙。非特字畫輕媚。且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覺秀雅古勁。豁人心目。斷非仿宋刻本所能摹擬。若宋本而以澄心堂。李廷珪墨印刊者。則更如鳳毛麟角。不易得矣。

名人遺蹟之可貴

一代名人手蹟。後人得之。雖片紙零縑。亦珍如拱璧也。此無他物。以人重耳。道州何蠻叟。字名滿天下。真蹟不多見。試一過骨董肆中。聯對觸目類皆贗品。聞叟生時。著作真草書。朝夕不懈。淋漓滿架。架滿則棄。置破籠中。與夫某暗收藏之叟。亦不知也。迨叟沒。與夫出其破殘紙售之。得錢五千緡。置田數百畝。稱素封焉。又張問陶先生寓京時。一切火食帳簿。均手自抄寫。爲廚人所得。質錢五千串。名人手跡之價值。亦可貴也已。

五行大布錢

三吳爲古物之窟。當辛亥光復之際。四民失業。衆美雜出。奉直會館前有廣場焉。一時居東半城者。咸攜所有。設攤於場。以博微利。瓦缶之間。時有奇珍發現。故有古癖者。相率前往。冀有所得。迎春坊裏。頓成鬧市。一日予過場前。偶于破錢堆裏。見一五行大布錢。色澤蒼翠。欲滴。愛而以三銅幣易之。及歸。出金石索証之。則大小不爽。累黍。按五行大布錢。爲北周武帝所鑄。與布泉並行。字文均作玉筋文。剛勁中有婀娜之致。予所得者。的係真品。可寶也。年來泉品之古且佳者。已不可多覩。蓋盡爲東西人士販去矣。卽間有

之。非庸品。卽翻砂貨。均不堪入目。貪賈賣古。乃如賣國可慨也。

拍板

近世樂工。斷木三片。貫繩於端。以一手拍之。謂之拍板。蓋樂歌必以木音爲節。古用柷敔。厥狀似水櫃樂之。初憂柷以作之樂之末。憂敔以止之書所謂合止柷敔是也。後世乃易以板。往往散見於詞中。如六一詞云。檀板未終人又去。子野詞云。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製。海野詞云。絲管暗隨檀板。是可証古時之所謂板。常以檀木爲之。且曰緩。曰隨。曰未終。其節奏猶可想見。惟板亦有用象牙製者。如吹劍錄所謂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子昂詞云。輕獻象板緩歌金縷。是也。然其製均莫可得而詳。聞今臺灣北里中。尙有聯木六片。以兩手捧拍之。云是古時大樂所遺。初疑無據。及讀王元之拍板謠云。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脆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曾接瑤池白雲曲似臺灣之拍板。尙是古製。意者此卽古人詞中之板歟。近則減六爲三。益趨簡便矣。

眼藥瓶

有清雍乾之際。海內乂安。天下無事。以故天潢貴胄之輩。爭自附于風雅之林。卽尋常一物一牋。亦必考求精美。誇示於人。迨及後世。人乃以骨董視之矣。如怡王府之眼藥瓶。其一也。瓶皆白地青花瓷。其製若罐。六棱大小不一。花樣亦各異。然大概不外靈芝瓜瓞二者。瓶底有大清雍正年製六字款者爲真。以瓶不易多得。故至今甚寶貴。一枚可值數十金云。

套板五色紙

雜
類

六

套板五色紙亦怡親王府所造紙料既佳色澤尤艷寶貴一時人比之洛陽焉後雖有仿之者然不逮其精工遠甚今琉璃敞紙肆中間有存者惟視爲奇貨取值甚昂必求善價而沽矣

韓集

韓瓶。宋時貯酒器也。紹興中。韓世忠圍金完顏兀朮於黃天蕩。高宗聞之。喜賜軍士酒萬瓶。其瓶本瓦質。高尺許。形如筩口。與足微束。旁有小耳。可繫繩。韓瓶之所以可貴者。挿枝於內。能生根結實。蓋土氣已入骨也。友人葉有聲爲予言。渠家有一瓦瓶。製作樸陋。頗不雅觀。常用之盛酒醯。不知其爲韓瓶也。一日。媼沽酒於市。忽爲骨董賈所見。欲以玻璃瓶向媼易。媼不敢擅允。而罷。媼歸未幾。賈又登門求售。賈與葉君本素識。葉因細詢之。始知此爲韓瓶也。遂重視之。嗚呼。大好古物。視同敝屣。又豈獨一葉君之韓瓶也哉。書以志慘。

玩骨董之益

玩骨董可以却病延年。其說甚創。見董其昌骨董十三說。說曰。玩骨董有却病延年之助。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必先治幽軒邃室。雖在城市。有山林之致。於風月晴和之際。掃地焚香。烹泉速客。與達人端士談藝論道。於花月竹柏間盤桓久之。飯餘晏坐。別設淨几。鋪以丹罽。襲以文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若與古人相接。欣賞可以舒鬱結之氣。可以歛放縱之習。故玩骨董有助於却病延年也。

求書之道

予不第愛古而又好書。家貧精本秘籍不能得。然苟聞友人輩得有名書。則必求得一觀以爲快。亦猶望

梅止渴之意也。偶見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可以取法。爰錄之以告海內之求書者。八者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是也。

波羅奢館雜記

寄塵

前人解落霞之穿鑿

王子安臘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余元德螢雪叢說以落霞爲飛蛾。郎瑛七修類稿以落霞爲鳥。說各不同。然皆不如作本解爲當。是蓋遠景從余之說。飛蛾之微安能入望。從郎之說。落霞與孤鶩亦復難別。且是句便枯燥無味。元德謂驚逐蛾而食故曰齊飛。又謂霞不能飛則更穿鑿矣。

玫瑰花

玫瑰花俗呼爲離娘草。亦曰徘徊。又曰枚懷。皆非其本。鼠璞謂當作梅槐。或謂梅與槐合生得名。

蠟梅

學圃餘疏謂蠟梅原名黃梅。至元祐間蘇黃命爲蠟梅。云云。蓋以色似蠟也。今人或作臘梅。謂以臘月開得名。非是。范石湖梅譜則云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然則梅既借名臘。又誤會全失其真矣。

驢牽船

中西風俗往往有相同者。隨手一斑可窺全豹。嘗閱林譯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小說中有記驢牽船事。（小說之言雖不足據。然必有此風。小說然後寫之。）頗以爲奇。及閱明張萱筆記。則中國牽船亦有用。

驥者。其文云。北地凡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驥驥。余嘗欲以驥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驥牽船賦。則在蜀章非北地也。

酒令

昨樸安來言。連日宴集得酒令甚多。其佳者如一句詩。一樂府篇名。一句詩經。一句曲。曲句中有子書篇名云。朝朝江上望。獨不見。彼己之子。把盈盈秋水。受風凍了。又云。相見時難別亦難。將進酒。秋以爲期。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又一句神童詩。一句三字經。一句四書云。金榜掛名時。魁多士。不亦樂乎。

可月亭

蘇州可中亭初名可月。以劉夢得一方明可中亭之詩得名。見虎邱志。不知何時。說爲可中。

○千秋

秋千。或謂本山戎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始傳中國。一曰千秋。本漢宮祝壽詞。後世誤倒讀爲秋千。云此說出古今藝術圖。

薑露菴雜記

偶閱駢渠道人薑露菴雜記。見有關日用者數則。爲錄於左。雞卵白以白芨磨之。膠磁石諸器炭火微炙使乾。堅完如故。惟忌觸以雞汁。雞雛初生時。卵殼有血者雌。無血者雄。畫眉鼻孔毛塞者雌。鼻毛稀者雄。其生於樹杪者好仰視。生於樹根者好俯視。生於樹中者不仰不俯。乃善鬥。家雞以墨塗其面。則彼此不相識而鬥。患冷疾者。宜開天窗。使日光下射。病人仰臥屋底。以艾絨鋪腹承日光曝之。至口

鼻間有濃艾氣乃止。至重者不過百二十日。無不神效。若冬春日力薄。以熨斗慢火熨之。亦法之次也。語本夷堅志。試之良驗。

○謠語

謠語之佳者多不勝紀。作者亦復各出心裁。不拘一體。大抵以底面皆成語。又復天然巧合。不露斧擊痕者爲最上乘。亦有假他事以助面語者。極爲別致。如畫今總統像。張口而言。旁註七字曰。一更一點月正高。射軍用名詞。一爲凱歌。又畫長方形如新式名片狀。書趙子龍三字。射糕餅名。一爲雲片是也。又有以諺譜見長者。亦足爲解頤之助。如接腋射一字爲呂是也。

牡丹可通稱牧丹

趙之謙朝鮮人柳得恭二十一都懷古詩序曰。詩中牡丹字作牧丹。蓋其國方言。案尙書釋文牧誓徐音
雜
茂說文作毋。字林音母。顏氏家訓書證篇。詩駒駒牡馬。江南書作牡。河北本爲牧。唐石經牡馬作牧。乃改
刻書引定本。牧作牡。牡古通段字也。牡丹稱牡。吳普諸家不詳其義。又楚詞天問其牧王叔師註牧草
名。牧之爲草。今亦未聞。豈牧丹類耶。余嘗謂殊方異域。通其語言。皆有古音古義之遺。足資考證。惜劉旌
誌賢之書不傳。無能說聲界矣。

黃居士袁居士

峨眉山僧稱虎爲黃居士。猿爲袁居士。其名甚新。可入吟詠。

新嘉坡

粵友言。馬來人呼新嘉坡曰戶牙波兒。戶牙猶言獅波兒。猶言嶼。蓋地以形名也。自英人譯爲 Singapore。華人再譯爲新嘉坡。人遂鮮知其義矣。

詩話

第

一蠶室詩話

南通州峯石張麟年

居今日而談詩話亦太愚矣。古今詩話汗牛充棟。豈待我作哉。不待我作而我正不能不作。彼詩話也。我詩話也。吾何畏彼哉。

何謂詩話。人以詩來。吾以話去。以吾之話解人之詩。所重在話。詩次焉。近人好作詩話。往往詩多話少。取長篇太簡。堆疊行間。首尾加幾句評詩套語。而詩話能事畢矣。果詩話耶。乃詩選也。話何有焉。是故作詩話者。詩宜居少。數話宜居多。數。

詩話第一義在舍已從人。我學此派。人學彼派。我不能因我學此派。而驅世間無萬數詩人。盡棄其所學。而學我焉。門戶之見。極宜祓除。然后可與論詩話。

余有詩話之作。有客呵之曰。詩將廢矣。君胡爲作失晨雞耶。余曰。唯。唯。否。否。不然。詩者。聲音之道也。聲音入於耳。而使人生感覺者也。人可以無耳乎。吾國四萬萬人。其從此剗去其耳。終其身於無聲無臭域乎。耳之不能廢。則聲之不能廢。則詩之不能廢矣。且今所謂廢云廢云者。廢科舉。廢帖括。廢俗學。廢弊政。

期

三

詩何有焉。東西各國常藉詩歌爲引起國民一種愛國之觀念。日本人士一聞軍歌而城而郭而市而村。家家洗馬戶戶磨刀。各奮然向往。爭以埋骨沙場爲男兒第一快事。聲之感人如此。詩其廢乎。其不廢乎。
 ○中國詩家有一種惡習慣。未老而言老。未病而言病。未貧而言貧。然果老矣。病矣。貧矣。畢竟有何樂趣。而吟哦者往往借老病貧三字爲絕妙好詞之詩料。詠老詩如白香山云。老大嫁作商人婦。滕俛云。誤攻文字身將老。蘇東坡云。此身正似蠶。將老至此慘矣。而最慘者則賀季真之少小離家老大回也。想其離家之時。少年意氣。顧盼自豪。鞍馬一鞭。志在萬里。一旦歸來。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憶少時乃成一夢。試爲設身處地。閉目一想。其滄桑之感。何如。詠病詩如孟浩然云。多病故人疏。白香山云。惟歌生民病。劉希夷云。一朝臥病無人識。病至此慘矣。而最慘者則杜工部之身欲奮飛病在牀也。人生有病。凡四支五官之屬。都非我有。且日進苦口之藥。呻吟於枕席間。雖壯志如虹。而欲行不得不亦痛哉。詠貧詩如錢仲文云。知子憶貧交。蘇東坡云。先生依舊廣文貧。王元之云。兄弟書來只說貧。貧至此慘矣。而最慘者則杜工部之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也。朝不得食。夜不得眠。人生到此。真無復天日矣。余詠貧詩甚多。詠病詠老則未也。余本貧士。斯貧斯詠可矣。若老云病云者。則吾明明未老也。明明無病也。又何必未雨綢繆耶。

詩有正言之而不覺其美。反言之而反覺其佳。婦女而無驕氣。此快心事。兒孫不能讀書。此痛心事。而王潛叟先生則反其意云。痛心婦女無驕氣。快事兒孫不讀書。十四字頗耐吟詠。若易快心婦女無驕氣。痛事兒孫不讀書。便爲乳臭語矣。又有感懷律句云。早死安知非幸事。來生誓不作詩人。亦一反言之句。若

第

三

易不死安知非幸事。便覺塵羹土飯。人云亦云。又五絕云。輕身試風濤。失意渺羣盜。出入干戈間。平安亦可弔。若易可弔爲可慶。便一文不值。先生名瓊澤。號拾珊瑚。所著詩集。名痛定草。多悲憤之作。非無病呻吟也。蓋先生爲菽園方伯令嗣。方伯旣歿。先生所歷之境。有筆不忍述。口不忍言者。逐一形之於詩。詩有奇氣。悉如其人。舟中云。身閒去岸忙。腹飢風帆飽。答人云。入山患不深。入林患不密。那知山林中。又有豺虎跡。悼亡兩律云。結髮於今十四年。中間憂患兩潸然。偶因不睡同看月。每到無聊各問天。死後可還成眷屬。生前當不是姻緣。破巢畢竟難完卵。形影虛存轉自憐。其二云。滄海桑田境不同。守成創業法俱窮。淚枯國難還家難。心碎愁中更病中。縱到神仙猶有劫。旣無盧扁又何功。苦言且慰泉臺恨。天道而今曲似弓。輓馬勿庵翰苑聯云。從無庸福到奇才。君竟死我猶生。踽踽涼涼負從前一諾初心。相期成白首。縱有狂名留俗耳。天不憐人又妒蒼蒼莽莽。問此後幾莖傲骨。何處覓青山。

如何如何。問諸普天下萬萬世。讀我詩話者。

詠老吏詩甚多。不如吾先曾蓉舫公二十字之趣也。詩曰。老吏如老虎。不見民間苦。一朝獵夫至。老虎歸何處。讀此爲之一歎。吾觀地方紳士。營營然送德政牌。萬民衣者。不過博老虎一笑。蓋以此詩送之。或可使老虎生畏心。避獵夫焉。然大千世界。老虎日多久。不見獵火光矣。噫。

人宜獨立。倚賴他人。終非長策。世間狼紳蠹吏。爾衣爾食。民脂民膏。未始非安樂窝也。一旦失所憑依。市井哀哀。至求一飯不可得。倚賴他人。往往如此。莊子曰。有濡需者。豕蟲是也。乳間股腳。自以爲廣宮大囿。安室利處。一日屠者鼓刀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唐人詩曰。烈風拔大樹。未拔根已露。上有寄生

期

草依依猶未悟。是亦倚賴之妙語。吳掃東詠菊云。任人愛惡任人憐。身世悠悠九月天。受盡風霜嘗盡苦。寄人籬下自年年。徐冠羣詠松云。凡材愧煞後凋身。獨抱空山萬古春。直上雲霄緣自立。笑他藤蔓慣依人。可知倚賴兩字。直世界上無盡藏之愁城。恨海獨立兩字。直世界上無量數不可思議之黃金奴之顏。耶。婢之膝耶。萬山落日黃奴之面目堪憐。一夕西風黑獄之冤魂呼救。三千世界忽成鬼魅之場。十萬生靈。盡作他人之肉。言者切齒。聞者寒心。建一間獨立廳。敲一聲自由鐘。爲問秉倚賴性質者。其終身食息於奴隸製造廠乎。抑將拔劍而起。爲一驚天動地好身手之男兒耶。

世界中有奴隸。詩文中亦有奴隸。世之作詩文者。動曰漢魏。曰唐宋。不知學漢魏者漢魏之奴隸。學唐宋者唐宋之奴隸。杜工部李青蓮。一詩家主人翁也。後之摹李仿杜。而斤斤以一得自喜者。皆李杜之門下走狗。伺顰笑。供奔走者也。

禮曰母勤說母雷同。言誠然也。然亦有出自無心。而與古不期偶合者。不知者以爲有心勸襲矣。夏日雨後納涼閒坐。得坐看青天飛白雲七字。自以爲晚晴妙句。後讀蘇舜欽詩。則有臥看青天行白雲。無意雷同。立卽刪之。然雷同詩雖古作者亦不能免。如方叔淵曉行云。遠山如故人。而王介夫金山寺云。江山如故人。陸放翁幽居云。家爲買山貧。而許用晦寄友云。家爲買書貧。孫逖鴛鴦樓應制云。更闌四門聽。而王摩詰侍宴云。更達四門聽。趙明翁游廖園云。牆高蝶度遲。而溫飛卿春日云。牆高蝶過遲。曹豳暮春云。青草池塘獨聽蛙。而趙師秀約客云。青草池塘處處蛙。周靜真送人歸吳云。馬上吟詩無紙筆。而岑參逢入京使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杜牧之古宮云。臺閣參差倚夕陽。而白香山西湖云。樓閣參差倚夕陽。李商隱

云。木棉花暖鷗鵠飛。而韓守益云。木棉風暖鷗鵠飛。東坡和子由云。日長惟有睡相宜。而歐陽修暮春云。日長偏與睡相宜。又陸放翁幽居云。晝長惟與睡相宜。白香山閒夕云。涼風滿高樹。而貢師奉秋夜云。涼風起高樹。又劉敞夏夜云。涼風響高樹。

無題詩有纏綿者。有解脫者。李鏡庵云。顏色是花眉是月。恨無妙筆畫卿卿。又云。臨行幾點珍珠淚。流到家山尙未乾。是纏綿語。而潘蘭史云。不老容華千日醉。消魂時候萬金來。則解脫矣。可見消魂時候。非萬金來不爲功也。李可亭云。玉京一別無消息。拚把千金買淚痕。又云。兩字相思紅豆子。一條心路玉鉤斜。可謂纏綿欲死矣。而孫瘦鶴云。也知海燕能傳語。只恐杯蛇慣誤人。則解脫矣。情天情海作蛇蝎觀。自不誤人人亦不自誤也。

三
有道學先生曰。我一生無事可表。惟忍耐兩字。差可自信。余笑詰之曰。君臥於床。火起於梁。則將忍耐乎。道學曰。吾視火若無火。余又曰。君行於野。山崩於前。則將忍耐乎。道學曰。吾視山若無山。余曰。假使君夜獨寢。忽有絕色美人。裸體自薦。肌若冰雪。顏若桃李。赤條條自去。自來身不著一絲一縷。手奉鴛鴦枕。朱唇一啓。吐麝噴蘭。敬求先生同赴巫山一會。當是時也。則將忍耐乎。道學曰。天下萬無此事。余足之曰。竟有此事。奈何。道學大怒。曰。竟有此事。竟有此事。我將拔長虹殺之。余笑而止之曰。且請忍耐。且請忍耐。君視色不動。誠忍耐也。笑而却之可也。閉目不答可也。若拔劍而殺。則先生之心已大動。尙得謂爲忍耐乎。某道學恚而去。余思忍耐兩字。匪惟處世持躬不易爾爾。惟詩亦然。詩有一字半句。苦吟哀哦。至於數日數十日。數月數十月。而不能定者。若無忍耐工夫。則必無好詩。詩曰。吟曰。哦。曰推敲。曰鍛鍊。皆忍耐之代

名詞。賈浪仙之僧敲月下門。作百般推敲之勢。其全身精力。皆注在推敲兩字之中央。幾不知天地中有我。但覺明月。下有門耳。若不忍耐。片刻則明韓昌黎。忽忽而過。千百年後。誰復定推敲。一案哉。盧延遜云。吟成一個字。撲斷數莖鬚。其忍耐性質。蓋有歷風霜兵燹。千磨百折而不挫者。裴說云。苦吟僧入定。其忍耐何如乎。或難。余曰。曹子建之七步一首。王子良之刻燭一寸。何也。余曰。正二子之能忍耐也。若子建不忍耐。則三步四步。或五六步。詩何必不成。又何須乎七步。若子良不忍耐。則刻燭五分六分。或七八分。詩何必不就。又何須乎一寸。或曰。若足下處子建子良地位。七步一詩。刻燭四韻。能乎否乎。余曰。余匪惟不能。且亦不爲。余成一詩。豈獨七步。當百千萬步而始已。更豈獨一寸。當百千萬寸而方休。何也。吾爲吾詩。吾忍耐也。吾吟也。哦也。推敲也。鍛鍊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無不忍人之詩。

戚飯牛。名牧。餘姚人。寓居姑蘇桃花塢。有言曰。李鴻章拼命做官。吾則拼命做詩。同一拼命也。做官則驅人之血。做詩則驅己之血。借問世間人。願做官乎。願做詩乎。飯牛有私印曰。餘姚戚牧。別號飯牛。身無二色。胸有千秋。

和尚與妓女能詩。世人多傳誦之。雖然。和尚亦人也。妓女亦人也。作詩者亦人也。何必噴噴於詩僧詩妓哉。吾有以知其然矣。蓋世間和尚。無所事事。惟有敲暮鼓。打晨鐘。念阿彌陀佛而已。世間妓女。無所事事。惟有習歌舞。薦枕衾。博他人歡樂而已。安知所謂詩乎。故和尚妓女。略解音聲。遂足名播十方。聲施萬口。其殆物希爲貴。與生平所遇詩妓。有名錢素秋者。家住錢塘。詩哦唐宋。本宦家女。因家落墮入平康。無冬無夏。年年送舊迎新。行雨行雲。夜夜偷寒送暖。黃金換笑。人盡可夫。青眼偷才。誰能遺此過崇川。得見顏

色。出詩集贈我。自遣云。女兒何苦作書癡。欲上青天一問之。畢竟工詩纔薄。命還因薄。命始工詩游春云。偶搭姊妹看春耕。斗酒雙柑聽曉鶯。萬片桃花萬絲柳。和煙和雨不分明。雨夜口占云。窗外蕭蕭細雨過。愁人竟夕意如何。黃梅雨滴酸心淚。淚比黃梅雨更多。詠柳云。簾外東風漾碧絲。流鶯啼上最高枝。年年偷漏春消息。不綰歡愉綰別離。纏綿宛轉情生於文。求之大家閨秀中。且不可得。況復歌樓舞榭間乎。一日諸吟友。邀素秋談詩花笑盦。諸友欲聯句以試之。素秋不假思索。信口而哦。諸友各舌橋手顫。然斷吟聲不著一字。而素秋娓娓生風。笑談自若也。余口占一絕以嘲諸友曰。抽盡枯腸打盡油。江郎才盡笑休休。可憐多少騷壇將。戰敗人間錢。素秋一見大笑。謂峯石逼人太甚。須臾月上東窗。素秋辭去。臨行時。顧座上周君曰。周老爺儂去也。余笑曰。老爺二字未能免俗。素秋笑曰。聊復爾爾。環珮丁丁。飄然去矣。素秋吟詩聲如鶯囀。谷鳴可聽。此吾遇詩妓如此。至於詩僧。則推諸世燈庵之老虛舟矣。虛舟詩多散佚。無從覓處。老僧多病。懶於鉗骨。虛舟死已經年矣。獨念數十年方外交。不可不存一二。聊盡後死人之區區微心耳。雖然。存之奈何。不存奈何。虛舟既已脫離苦海。神歸太空。臭皮囊中幾句殘詩。豈猶復戀戀。耶。然不得不存一二者。我盡我心耳。詠棋盤石云。王質未必知。南山此一局。縱橫十九行。在心不在目。半千石云。名之曰半千。頑石不自悟。天台百五尊。妙行本無住。此詩頗具禪意。其二十世紀之貫休齊已與虛舟尚有奎樓絕詩。及贈徐淡廬律句。已選入余之四海鬚眉傳中。茲不復贅。虛舟生前常勸我讀金剛經。余曰。口中讀不如心中讀。虛舟笑曰。此一語可以入我定來。

虛舟又有律句云。夜雨滴乾蕉葉夢。秋風吹醒菊花魂。不記何題。姑並存之。

富翁之子弟能詩。吾見亦罕矣。蓋清濁二氣不能相容故也。惟我友徐淡廬家愈富而詩愈工。豈蒼蒼者特破一格。爲我詩話中添一段故事耶。淡廬名鑒。號貫恂。塞外云。百戰山城。改人民。有是非。荒田和骨墾。健卒戴頭歸。夜雨笳三拍。秋風柳十圍。鄉書何處寄。心逐雁南飛。題李可亭詩集云。倚劍氣縱橫。孤懷怒不平。一官淪宦海。萬口妒才名。莽莽死生界。沈沈歌哭聲。百篇詩斗酒。拜倒李長庚。游琅山中二旬云。僧未忘緣。因識我佛。雖有眼。不看人。輓虛舟。和尚如夢。令詞云。參透八關禪戒。跳出十方世界。來去赤條條。授一絲兒。牽挂奇怪。奇怪到死。不留詩債。題素秋詩妓集。云。歌臺高並講經臺。八部天龍色慧開。一朵素雲無定住。秋風吹過大江來。

詞 話

梅魂菊影室詞話

專農

東歐草堂詞祥符周星譽著。星譽字昀叔。著作甚富。詞學辛柳。非其所長。而時有佳致。亦如項羽讀書。不成去而學劍。而又不肯竟學者也。洞仙歌。十闋。旖旎風流。別開一格。於詩爲冬郎。玉谿於字爲河南松雪。足爲全集。壓卷錄之如下。繡帆收了正雨絲。初歇七里香。塵變柔碧。看綠楊陰外。樓閣溟濛。是多少春睡。初醒時節。犀帷催喚。起鶯眼慵。揉剝。玲娟向人立。檀綰遞完時。低頸回身。傍攘坐。恁般羞澀。又小婢催。人去梳頭。向鏡裏。流眸驚然。偷瞥(其一)呵鉢。綰翠坐。棗花簾底。花鎔斜簪。小鴉髻。想粧成力怯。換了。簪衫。停半晌。纔見盈盈扶起。問名佯不說。淺笑低聲。暗裏牽衣。教嬾替羅畔坐。隨肩道是知情。却偏又恁慙。

愁地也忒煞難猜。個人心笑事。事朦朧者般年紀。(其二)深深笑語。膩綈桃花影削。金泥護春暝。看珠燈出玩。錦匱藏彊。却難得隨意猜來都準。起身鬆繡屨。瑣步伶仃釵尾丫。蘭顫難禁怯醉泥秋。篋親薰豪犀替抵牡丹雙鬢似欲向郎言。又還停但小髻。緋紅可憐光景。(其三)荼靡風輕散閒愁。無數吹送青亮到花步算鶯鶯。卅六排作郵箋。好說與記個相思程譜。計三十六里自註吳江至蘇尋春三度也。永福橋西門閉枇杷舊時路。小隔又生疏道罷勝。常更沒些離情低訴。但佯笑兜鞦倚娘邊。問梅雨連宵別來寒否。(其四)卓金車子接么娘來早。鶯鵲銀籠隔花報。聽纖纖繡履纔近胡梯。驀一陣抹麗濃香先到進房櫺袖立瘦蝶腰身寫上紅簾影。都俏側坐錦摺邊女伴。喁喁盡背地贊伊嬌。小看悄撚羅巾不擡頭。怎比在家時更矜持了。(其五)猜花輸後露些些嬌情怯飲瓊蘇。繭眉鎖把銀蕉殘酒笑倩郎。分消受這一抹口脂紅涴雁箏揭義甲唱罷廻簧。絕歌名蓮箭沉沉月西矮席散點紗燈臨去殷勤問明日郎來送。麼正風露街心夜涼時囁換了輕容下樓方可。(其六)吳綃三尺屑輕煤。初畫錦髻瓊題恁姚冶。只花般性格。藕樣聰明描不出留待填詞人寫翻香么令艷細字紅蠶鳳紙烏絲替親界譜上女兒青偷拍鞦尖低唱向黃梔花下好宜愛宜薰喚真真辦一片誠心向伊深拜。(其七)閒情新賦把靈犀。一點寫入香羅白團扇。好羞時低障浴翠禽雙占偷長得隨伊鏡臺邊。便掃地添香也都情願。(其八)離腸一寸化萬千。紅豆底事花前又分手。後輕攏長傍著小小桃花人面橫塘重寄與。滿握冰蠶比似華年。一分見畫裏說春愁。紅飾窠溫反輸與便不曾春去也是無憊。況又到深院月黃時候。玉鶯衾底夢酒雨香雲薄福蕭郎怎消受無計贖珍珠待說成名可知甚時能彀便徵倅雙棲也。生愁看半搦弓腰怎般纖瘦。(其九)江湖載酒徧青衫塵積玉

笛聲中過三七道。漂零杜牧慣解傷春原不爲。歌扇酒旗悽悒惺惺還惜惜。儂自憐花此意何曾要。花識一霎畫屏前。香夢迷離儘後日。思量無益待提起。重來又傷心。怕門巷斜陽落紅如雪。(其十)

畫梅樓倚聲四卷。武進湯雨生都尉著。雨生以武家子殉難金陵大節凜然而詞乃纏綿往復得一唱三歎之遺足與畫筆並傳。如鷗鵝天蘇州作云。春風綠水楊花命細雨紅樓燕子家采桑子題畫有感云。白鶲家在蘋風裏。秋水長天細雨空煙一別天涯思渺然。美人不記青衫濕。宛轉冰絃江月彈圓仍上當年送客船皆有晏家風格。雨生一門風雅眷屬神仙如雙湖夫人碧春女公子皆以詩畫著稱。紅豆雙聲不乏言情之作。其喝火令詞云。中酒迎人嬾調鸚。挽髻遲開簾。已是又中時。團扇羞看細字前夜定情詩。鬪輪帶佩含毫褪口脂堂前冷落賞花卮。姊去吹簫小妹去彈絲郎去紅牙低按儂去唱郎詞歇拍翻古樂府中婦小婦入詞抑何綺麗乃爾。

曲話

雜星變

藤花亭曲話

藤花亭長

桃花扇筆意疏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色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艷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著雨梨花。因是一時傑構然就中亦有未愜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議倡自周鑣雷演祚今阻奸折竟出自史閣部則與設朝折大相逕庭使觀者直疑閣部之首鼠兩端矣。

吳穀人祭酒有正味齋詞人多讀之其所爲南北曲亦復妙墨淋漓欲與元人爭席所作漁家傲樂府尤

爲集中最得意之作。其自序云：余遊富春之渚，經七里之灘，萬竹光中，針陽曬網，一波折處，細雨施綸，懷高寄之蹤，指點歸耕之處，徑路或迷於黃葉人家，全在乎翠微弄水，相思尋煙，欲問臺高百尺，其釣維何祠，閱千秋伊人，宛在祇覺風流之足，慕敢辭水調之難，工恣我楮毫，被之絃索，演逸民之列傳，寫漁父之家風，人將讀之而解頤，吾亦因之而寄傲也。

西樓記爲姑蘇袁亮公于令作于叔夜者，亮公託名也。亮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穆素微不過中人之姿，面微麻，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萊所忌，因假趙不將以刺之。此康熙中年事。亮公名簷菴，艮齋雜說，簷菴守荊州，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棋聲、牌聲、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

筠廊偶筆載簷菴與人談及西樓記，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宴賓，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櫓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簷菴聞之，狂喜，幾至墜輿。吳之紀春日袁荊州過訪百花洲，口占二絕云：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荊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遊。一曲方成傳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西樓記爲一時推重如此。

蔣心餘撰九種曲成，自鳴得意，強袁子才觀之，子才不觀也。心餘曰：先生只當小病一場，寵賜披覽，袁不得已觀之。次日問可有佳句否，袁曰：任爾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兩語極佳耳。心餘笑曰：畢竟先生是詩人，非曲客也。商寶意聞雷詩云：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卽予曲之藍本也。然兩人竟因是有隙。

世傳實甫作西廂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擣想甚苦思竭撲地遂死平心論之四語非不佳妙然此等句法元人所不尚故元曲中亦少見也。

與心餘九種曲並稱者有鶯鵡媒乞食圖二種錢竹初所作也心餘以豪爽勝竹初以清麗勝曲中佳句如只恐半腔愁都被春風吹破又若不是嫦娥流彩怎率爲對月顏開難比說書生稔色他往常間眼不輕擡又則這簾外幽禽還喚的俗俏書生夢魂遠又這羞態難禁架玉容淺霞早則是消盡溫存憐煞他又你人前只管嬌眠罷休問俺雲蹤那答則這一幅花枝可也障的咱以上鶯媒婚姻簿料來夢幻骨肉恩如何割忍除非是歸來環珮認我夜深魂又怎知他水邊梅影窺愁破還有俺門畔桃花望眼多些兒個一樣的毫端知己嵌入心窩以上乞食圖

曲話以涵虛曲論爲最先取詞客九十八人而品題之如云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鶯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等類其題目雖佳然未必人人切當不移也。

王實甫之撰西廂見太和正音譜王莽州曲藻謂實甫原本至碧雲黃花而止矣上說見後所續爲關漢卿筆世謂止於草橋驚夢者非也今按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本多鄙陋不倫之句尤可疑也。

艷 脣

西廂記本事

商調蝶戀花

右商調蝶戀花詞十闋。宋趙德麟著。并置原文於詞前。以一闋起一闋結之。共十二闋。其詞可入管絃。登場搬演。具體而微。海甯王國維定爲戲曲之濫觴。而詞藻纘紛古豔。奪目每讀一過。輒令人作天外飛瓊想。余嘗謂讀西廂者。僅賞其文書中人。究不可得見。讀此詞則誠如德麟所云。崔之才華宛美。都慾淫冶之態。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不僅如吾鄉蓉宴先生序訥蘭容若詞所謂淒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者也。原詞載侯鯖錄中。流傳絕少。余爲校錄一過。以質世之善讀西廂者。旃蒙單闕鵠脳詞人蠻禪記。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元。訪奇述異。莫不舉此以爲美談。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箏絃。好事君子。極宴肆歡之餘。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穢。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叙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金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

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敘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乃命其子曰歡郎。女曰：「鶯鶯出拜爾兄。」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凝眸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綉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肖，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由是拳拳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矣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媒而求聘焉？」張曰：「余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夕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娘情未憤，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餐。思想徧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箋論綽縫，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臨風戶半開。』

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驚然來報喜。花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墻紅幕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神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者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以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故用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飲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日。張君臨軒獨寢。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麗。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粧在脣。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因花柔羞。挾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相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韵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賒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對。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莫。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情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未完)

鏡臺叢考

集
星

菱花

令人稱鏡爲菱花。不知何所取義。據鋤經精舍零墨。謂菱花背日而開。鏡亦背日而始能照。故取以爲喻也。然亦未詳所本。

燕脂

燕脂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而成。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見古今注。而胭脂紀事(書名)。謂爲仙人授其法於一女郎。言涉荒誕。或不足信。要之謂以花汁凝成則同。

中西女服相同

西女重細腰。中國昔亦有重細腰者。此人人所知也。西婦喜着長裙。姍姍來遲。曳地數尺。而中國亦有此。

雜
俎

製據粵西叢載云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此中西女服之相同者也。

中東女服相同

日本婦人不着袴圍之以裳輒爲吾國人所訕笑不知此亦中國舊制也明人某筆記云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有襠者其制起於漢昭帝時古今注亦云袴卽古之裳周武王以布爲之曰褶敬王以繪爲之曰袴但不縫口而已按曰無襠曰不縫口則均非如今日之制也是必與日本制相類。

鴉鬟

宋人異聞雜錄云建康楊二郎遇一婦人稱爲鬼母遣小鴉鬟出探又分付鴉鬟爲置一室今人呼婢爲鴉鬟蓋宋人舊語也。

了頭

續耕錄云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了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十三餘春來綽約向人時今稱婢爲了頭昉此。

黛

釋名云黛代也減去眉毛以代其處也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引釋名言爲證據此削眉爲古俗宋時猶沿之今此俗不存人知黛爲畫眉之助而不知爲代眉之物矣。

染指

閩中兒女搗鳳仙花染指甲鮮紅可愛此風盛行於清代今競作新裝漸不見矣然未知所始考張祐彈

等詩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鴈行斜過遏雲中。則染指之俗。唐時已有之。又楊廉夫詩云。夜搗守宮金鳳茲。十尖盡換紅鵝嘴。閒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汎流水。金鳳卽鳳仙。則明言搗鳳仙染之矣。

搭子

福建建甯人稱婦女美者爲搭子。又曰合子。搭子者女旁著子爲好也。合子亦然。見清施鴻保閩雜記。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亦云。京師婦人美者爲搭子。女搭子爲好也。據此宋時已有此稱。

七

袖中錦又云。婦女陋者謂之七。謂女子少乃不成女也。

(未完)



學生趣答

德國某女學校讀俾司麥詩教員略述俾司麥之歷史曰。俾司麥乃鐵血人。諸生俱不解鐵字。教員漫指壁間通氣筒曰。此卽鐵也。諸生今知俾司麥乃血及何物乎。一小學狂吼曰。通氣筒耳。

病人忌哭

瓊司好慢罵。遇事輒怨天尤人。偶患發熱風濕症。其妻日夜看護。雖瓊司吹毛求疵。其妻曾不以此稍怠。其伉儷之情。可想見矣。瓊司病時。其妻坐其旁。暗暗垂淚。適有友人來問疾。瓊司曰。甚惡甚惡。此皆吾妻之過也。其友驚曰。何謂也。曰。醫言吾病最忌濕。而吾妻坐我側哭不休。淚落濕生。而吾病遂益劇矣。

諱竊

晨起婢謂主婦曰。昨夜有賊入此街一室。盡竊室中金去。主婦曰。是何蠹者。不嚴局其室。果誰家乎。婢曰。七號。主婦驚曰。是吾家也。婢曰。然。主婦曰。曷不明言。曰。恐驚主婦耳。

獨

詞

徵集夢訓圖題詞啓

啓者 先王父景唐公偉度清風純毅端粹爲朝野所知當貳大理時公餘偶倦伏案而寐夢贈公訓之曰持以靜默鎮以從容八字書之爲座右之銘 先父小唐公追念遺澤曾名當世之名能文章者以表彰之將已彙集成冊惜癸丑遭兵亂散佚所存無幾幸圖保成完好恐日久湮沒伏希海內諸前輩先生仍賜以詩歌銘贊闡發幽光而垂久遠余小子敢不啣結以俟哉

後學朱澍培率弟祖望謹啓

如蒙賜題咏希寄至蕪湖二街長德典內朱某手收紙本繕寫長以八九寸寬以一尺二寸爲度字體不限正草隸篆來稿並請註明地址俾便復寄贈品附啓

南社十二集

南社十三集現已出版中裝一厚冊計一百五十餘頁有文一百七首詩五百八十一首詞二百三十八首作者皆當世知名之士附錄內有吳瞿安君題紅薇感舊圖南詞四支吳君專精音律之學卓然成家詞旁附註板眼審音之士便可按節而歌尤爲鴻寶卷首附印吳江徐江菴先生仿甌香梅花小景兩幅迺百年前物極幽遠之致用玻璃板精印澹雅絕倫定價仍只大洋四角零售七折臺批半價第六至十二集亦尙有完帙可補存書無多購者從速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文明廣益藝林各大書局

五姨太太

(續)

第二回 謀婢



東江仙譜

菊奴言罷默無聲。情急佳人啓口云。同食同眠如姊妹。想來應念主人恩。子證父羊垂古訓。溫和柔順女兒經。菊奴偶爾戲言非有意。各除芥蒂兩忘形。以後倘然逢公子。一言半語要留心。應識鸚哥能解語。還防列屋起青蠅。菊奴開言稱不敢。小奴怎負小君恩。只怕娘娘是有意種花花未活。公子是無心插柳柳難生。姨娘是霍女青春逢李益。公子是相如白首負文君。多情却被無情誤。枉費閨中一片心。五姨聽罷自沉吟。粉頸低垂弄帶頻。欲語又停羞答答。菊奴湊趣慰佳人。

姨娘那公子是个讀書人。古來有幾個王魁薄倖。婢子不過在這里說着。頑罷了。只一个。是嫡親叔叔的寵姬。一个是斯文恭敬的小輩。怎把這不規則的紅絲。喚月下人牽着呢。(小旦) 妮子越說越醜了。你不怕被人聽了去麼。(貼) 沒個別人在這兒。怕些甚麼。姨娘你既有這心。時快些打點。是正經不然。公子是個武員。一朝徵調出去。這沒把柄的相思。真害得人苦哩。(表) 五姨聽了這句話。不覺微歎了。一聲。菊奴早明白了。這一歎的意思。笑着道。(貼) 姨娘婢子橫豎說穿了。索性替你充了個探花謀主。

罷。動人心。貴識人情。識得人心事必成。自古豈有魯男子。自甘獨宿貧良辰。淺逗輕挑微示意。將前且却略傳情。瓜既熟時蒂自落。管教低首拜紅裙。

(小旦) 你倒是個偷漢子的行家。(貼) 婢子不過這樣想啊。

公子宿愛杯中物。常將吟咏自淘情。豈有詩人無色相。未聞酒客不情深。此是結緣好題目。乘機挑逗總能成。

姨娘只須在點上加些恩意。怕公子不感恩圖報麼。

要博個郎來就我。自須體貼與溫存。有時節藏斗酒。有時節投瓊英。有時節玉盞金盃傳琥珀。有時節銀燈蠟燭贈看尊。但得羅襟弛促坐。何難滅燭竟留髡。謀主沿沿言未了。五姨暗喜却裝嗔。

(小旦) 你看這妮子竟嚼起這蛆來。仔細告訴大人揭下你這皮來。(貼) 婢子好意替姨娘畫策。姨娘反罵起婢子來。

五姨一笑便擡身。脈脈心頭已自欣。依着菊奴言做去。神仙眷屬屬多情。欲知果否成連理。暫按絲絃停一停。

鬧宴

(貼) 開來鳩喚雨。情急蝶爲媒。媽媽五姨吩咐趁早買着肥鷄嫩筍可配齊了沒有。(老旦) 大廚上輩的素的肥的瘦的甚麼沒嚼過。新興的又要起鷄來了。咳吃他一碗。頻他使喚姐兒早預備齊全了。(貼) 呶。你這老婆子嘴叨些甚麼。又不是我要的。你倒偏排起我來橫豎。你有本領自向五姨太太回去。(老旦)

咳。算罷。一樣是個使喚的人罷了。誰不知你們鬼鬼祟祟的行藏兒。請姐兒去同五姨太太說。鷄兒筭兒肥兒瘦兒。甚麼都擋着。請他至至誠誠的烹調罷。（貼）不怕你不擋着。

菊奴含笑便抽身。撇了婆子向裏行。自語自言呼太太。待今朝入廚。親手去調羹。飯熟胡麻春水。漲。引他人入武陵津。當年劉阮今何在。莫便輕輕負美人。度遍圍廊臨繡閣。揭簾櫳含笑啓。婢婢。維時正值五姨太。巧挽明粧將黛綠勻。玉指慢擺墮馬髻。雲鬟低舞小山痕。端詳幾遍。

芳心動。向菱花暗自喚真真。見他俏婢來回覆。假作無心問事因。

（小旦）菊奴你怎連花都不插了。（貼）娘娘你頭上簪的不是纔插着新開梔子麼。
俏丫鬟言罷自沉吟。今日姨娘亂了心。赤緊催人問廚役。倩他雞黍作冰人。含羞故問簪花事。
盡名花怎及有情人。花若有知應有恨。恨佳人花下太多情。因此上菊奴假作含嗔態。嬾簪眉峯低首云。

娘娘那廚下張媽真個可惡。千不忘。萬不忘。就把娘娘吩咐的忘了。

（表）五姨聽了菊奴這句話。不知不覺將玉手扶着的牙梳跌了下來。恨恨的道。這老婆子真個忘了麼。說完不覺自對着菱花寶鏡淒然欲淚。（貼）娘娘不必傷心。婢子還有下文沒講呢。（小旦）賤人你也快須說啊。（貼）請娘娘放心罷。

龍鍾婆子本無心。況復年來老更昏。他說道大廚房裏般般有。揀口偏要趁心。自古丫鬟慣貪嘴。怕不是矯他主命要嚐新。

(小旦) 這婆子實在可惡。(貼) 還有後文呢。

(他說道) 有其主斯有其婢。瓦片中揀不出馬蹄金。

(小旦) 你爲甚麼不拉他裏大太太去。(貼) 這豈是稟得大太太的麼。婢子沒奈何再央問着他那知他早一件件都預備了。雙手拾着道買是買了特地羞羞你們主婢罷哩。

(表) 五姨聽罷意沉吟。婆子微言太刺人。說甚麼特地來羞主與婢。敢被他隱微窺破個中情。悔主事原該懲戒。只礙着將來報怨費調停。尋思半晌方開口。菊奴呀此事今朝難認眞。總有一朝尋差錯。殺人滅口古人云。五姨言罷抬身起。扶婢子移步款長裙。迴廊曲折環花徑。步姍姍行近

大廈門。

(老旦) 媳娘怎頭都梳了。有甚麼事只管叫菊奴姐分付着。就是了。怎犯着骯髒親自到來。(小旦) 媽曉得甚麼大人說今天定回來長途跋涉的總得些新鮮味兒來接個風他又喜個湯兒炒兒的所以特地囑咐着預備個肥鷄嫩筍待我來親自料理呢。(老旦) 吓吓五姨。姨真個周到天爺爺你是明白的眼睛看着姨娘替大人留心也合叫大人少出門些。纔對得住呢。(小旦) 媽父說起瘋話來了。

(表) 一壁言來一壁聽。暗機鋒鬥着兩般心。張媽是捲袖撩拳爲下籠。五姨是借花獻佛自調烹。張

媽是剝筍燙雞供主母。五姨是和鹽辨味細停匀。

(老旦) 五姨大人喜的是酸酸兒的。你怎梅醬也不加些。(小旦) 媽還不知大人現在是一些酸兒都不愛哩。(表) 張媽心裏想合宅中只公子不愛個酸味兒怎大人也不愛起酸來。

五 姨 聲

五姨正在烹調裏。來了家人一董升。猛見主母臨廚下。低頭垂手欲回身。菊奴在側開言問。
家主今朝可到京。董升答言家主說。小勾留未必卽離津。臨行曾說多耽擱。教公子家事要留
心。五姨聽說佯含愴。低叱家人話不真。聞得大人親口說。事完卽刻便抽身。黜董升。啟口。
云。怕是姨娘未聽真。公子爲承家主囑。這幾日太陽未午出衙門。家主尙然今日反。公子爺
早驅車馬出前門。五姨聽。暗關心。原料老奴未返京。趁此好將親配味。移花接木。饗情人。
(不旦)呀據你這樣說。奴倒枉早起下廚了。(貼)大人雖沒回京。公子辛苦苦苦的擔擋了這家事。倒不
如將姨娘預備替大人接風的當個公子酬勞。也算是長者之賜啊。

大人真個未回京。家事全虧公子能。朝起晚眠勤照看。開門六事費辛勤。自古長者有賜與。
激揚兒輩正該應。

(不旦)菊奴講的倒也不差。你就去看公子衙門裏回來了沒有偷回來時。你說飯預備了用了再出門。
罷(貼)哎(末)姐姐你住着待我董升去瞧罷(貼)呸。姨娘又沒分付。你過誰要你去來。(末)不去不去。
慢談厨下丫鬟語。且表陳繩公子身。他是值日歸來臨內院。書齋瀟灑坐吟身。侍僮先把香茶
送。惜對明憲百感榮。身列世家爲子弟。棄毛錚壯年作軍人。草創共和基未固。莽中原烽火。
尚星星。況復四鄰多勁敵。長蛇封豕計紛紛。大難來時滋憂懼。節承平絲管正盈盈。燕雀慕
巢危旦夕。問何人萬里請長纓。他年若遂凌雲志。馬革鵝夷不顧生。英雄公子方恩忖。花影。
簾櫳啓笑聲。

事

詩

五

第三

(貼)公子歸來了。(生)外邊是誰。(貼)菊奴來請公子安哩。撩蜂撥蝶進書廳。故作莊容啓口云。主母命奴來問訊。老大人近可有魚音。春寒料峭應珍攝。客裏扶持難得人。爲請公子修尺稟。促大人事了卽回京。少年公子點頭允。卽便修書付雁程。菊奴暗暗心中說。香餌釣魚有七八分。九仞莫虧山一簣。逞甜辭格外要留心。因而婉轉重開口。公子殷勤喚一聲。婢子此來姨氏命。爲公子支持家事費辛勤。故而特至廚房下。殷勤親手和梅羹。囑婢子先向書房留公子。少停停安排卯飲倒銀尊。

(生)支持門戶是我分內的事。怎敢受五姨娘的賜餐。你去替我謝了罷。(貼)這是謝不了的公子。還是領的好。

此事公子如謝絕。負他一片長者心。應識五姨金玉體。等閒怎願自調羹。曩日大人曾揀口。五姨也未嘗粧罷入廚門。今朝特地爲公子。玉手纖纖作定情。天與不取非人傑。何苦辜他一片心。

(生)一片胡說。你快去說我不領情便了。

(未完)

期

美

殊

題 阿
麌 鶩

詩鐘披露

火樹銀花 碎錦格

千枝蓮炬銀篝火
一樹梨花玉蕊香

葉 瑋

螢飛焰冷銀屏火
蝶夢香酣玉樹花

沈果臣

以上各贈雙星雜誌第三期一冊精製信箋一束

桃枝三唱

春風雙葉迎桃葉
秋雨三更唱竹枝

沈果臣

鑒禪案此卷誤三唱爲碎錦格本不當錄以其屬對工整且又渾脫風華爲諸作之冠不忍割愛仍置首列見者勿以盲主司相誚也贈雙星第三期一冊精製信箋一封感知集一冊復丁老人詩記一冊

露井桃香開昨夜
上林枝暖報新春

偉 器

贈雙星第三期一冊（凡得贈諸君請將通信地址示知以便將贈品寄上）
佳稿無多所錄止此上海新竹枝詞益少深心貴當之作特展期兩月披露幸海內大雅不吝以珠玉相投也鑒禪啓

鵠脣徵詞

夾竹桃 杜鵑花

各填點絳唇一闋應徵者請用素紙書寫下蓋印章於陰曆六月初十前寄雙星社轉交鄙人手收准於雙星第六期中披露

贈品精本舊籍名人畫冊

鑒禪第二次徵求詩鐘

蟹 蝶 紊鶴 分詠格

收卷期 陰曆五月十五止 贈品 同前

寒山徵對

蝴蝶夢迷蝴蝶草 夕陽紅鴉舅

陰曆四月底截止以作一題爲完卷雙星第五期披露 贈品從豐

本社徵畫

本社現欲徵求封面畫稿不論美人風景花鳥以能切合雙星二字者爲限大小照本雜誌封面應徵者請於陰曆六月初一以前寄交本社即於第六期中發表第一名贈洋二十元第二名贈洋十五元第三名贈洋十元四名以下無贈



聲

標準美人修養法

詠黃

東西洋之古昔。凡女子姿首秀整。眉目清麗者。卽有美人之稱。固曰造物雖巧。生人易。生美人難。苟於千萬人中。獲睹嬌麗。不得不爲之略事揄揚。然以時代之不同。而人之美的觀念亦異。蓋近代之所謂美人。必身體各部之發達。得其平均。若髮之澤。若膚之潤。若血液之充溢於膚理。無一不求其美滿完全。而美人之芳型。標準卽在是矣。有健康之身體。而標準之美麗。方可表著。故女子之美的修養。不宜專注一部分之顏面。而宜注意於全身之健康。或曰西子捧心而顰。愈添嬌艷。而扶桑之美人。且以如染肺病爲無上之媚態。然二豎頻侵。名花憔悴。究以不病爲佳。故美之唯一引導物。卽身體之健康。多數女子不注重此點。而以白粉化粧。水胭脂等爲護符。故殘粧一卸。佳人而嫫母矣。舍本齊末。而欲得完全之美譽。不亦難哉。

凡人之身體。宜與以適度之運動。有清潔之空氣。資其呼吸。有滋養之食品。供其飲飫。而於過度之情慾。復力加節制。則身體不擾。疾病可常存。反是則如女勞動家。如女伶。如娼妓。起居不能以時。或且縱情色慾。卽有出世之姿。必獲早衰之果。彼世界著名女優薩拉倍兒娜夫人。年近七十。望之恒如三十許人者。由夫人於食物睡眠及其他微細之點。無不加以嚴密之注意也。然則標準美人之修養法。

第一宜注意食物。次爲入浴及運動。最後乃及化粧也。今分述之如次。

(一) 食物

第三
有害神經系統之食物。能使身體中微妙之動作。因而遲鈍。斷不可以常食。茶及咖啡等是也。富於刺激性之酒類。尤不宜飲。冷熱過度之食物。亦不宜食。食物中之最佳者。爲新鮮之果實。如蘋果及葡萄等。可用以代茶。而食物之中。尤須擇其脂肪少者。防脂肪發達。陷於癡肥擁腫也。

(二) 入浴

入浴之際。常用熱湯。能使皮膚變爲黝黑。而皮膚之彈力。亦易消失。皺紋生焉。故膚理細緻者。宜以熱湯爲戒物。以冷水浴爲適宜。每晨日出之前。先行簡單之體操。自由運動其四肢。復向前後屈曲。以運動其腰部。約三十分鐘之久。乃浴於冷水。如未習冷浴。則以浸藥之溫水代之。入浴之時。水濕身體之上半。用海綿輕輕摩擦。俾助血液之循環。求血液之充溢。以法蘭絨拭之。然後再洗他部。薩拉倍兒娜兒夫人。所以能常保其艷色者。以每晨均厲行此法。寒暑不輟也。浴湯之溫度。宜與體溫相同。喜用熱湯者。宜竭力矯正之。入浴之時間。以十五分至二十分鐘爲度。若達半時間以上。即有損於皮膚。而大礙於美之修養也。藥溫水所浸之藥。法多秘而不傳。茲特舉其藥劑之一種。

糠 五磅至六磅

牛乳 適宜

硼砂末 二磅

以上藥品煮以二斗之水。俟耗至三升時。取其煎汁。爲入浴之用。

(三) 運動

日出之前。作簡單之體操。已如前述。茲所述之運動。蓋指舞蹈而言。操美妙之洋琴。聞其聲者。不覺以足按拍。此卽舞蹈之起源。至因自然之發動。依一定之形式。而以舉手伸足或舞或跳。使身體各部之動作。無不合拍。因起一種之美感。是卽所謂舞蹈也。練習既久。身體各部之筋肉。自然柔軟。用力亦能平均。而蓮步之移。素手之措。嬈首之姿態。可免不調和之虞。而能與觀者以快感。故習熟舞蹈之人。圓柔二字。足以盡其嫋媚之姿。而一舉一動。無不從容中節。蓋筋肉之練習。與內心起一種之共鳴。儼然如隨音樂之拍子。而動作也。而精神愉快。口目間且流出一種天然優美之表情。彼世之美人。足以傾人國。傾人城者。亦此優美之表情。天然流露。而引人入勝也。然無論何事。一暴十寒。效難立睹。卽此入浴運動等事。爲美的修養法者。苟不能繼續行之。必難收完美之結果。誠能一無間斷。他日愉快之境。作者可爲之保證也。

(四) 新化粧法

論
欲花之美。必培其根。欲化粧之美。必使皮膚強壯而清潔。此定理也。否則雖化粧品如何精良。化粧術如何優美。而皴如雞皮之顏面。終不能以化粧改造之前之所述。卽使皮膚強壯而清潔也。由此以後。再施以合宜之化粧法。秀美之姿。可擅天仙化人之譽矣。

面目上之缺陷。本於天生。或中部凹入。或額骨凸出。或口大。或鼻低。及其他種種不完全之點。人皆以爲無可奈何者也。然能行化粧法。則四者可使不凹。凸者可使之小。鼻低者可使之高。以

人力改造之。有妙術焉。世人欲化醜爲妍。請觀次述之方法。

(甲)面凹者之化粧術。調治中凹之面目。其法用適度之洋密溶之。而勻敷於面。再加精製之白粉。傅之極勻。然後以新芽色之白粉。順顏之兩側。進至顴骨之處。適宜敷之。其濃淡漸漸加減。更從鼻之兩側。兩眼之上下。(即眉之下。顴骨之上)至於近頰之處。薄施以肉色之白粉。則中凸之面。即變化而成至顴骨高凸者。依前法亦能使之變平。即以白粉勻敷面部。爲化粧基礎。而以肉色粉塗凸出部。其四圍務宜停勻。見者即覺爲平矣。

(乙)口大者之化粧法。美人之口。我國喻以櫻桃。西人喻以赤薔薇。所謂丹唇外朗。固以小爲尚矣。若或大可容拳。則雖眉目含情。而此大口厚唇。已足使人見而郤步。故必使大者化小。厚者變薄。此又有賴於化粧術也。變化之法。先以洋密勻敷於唇上。次施以粉。再次以胭脂點於唇之內側。其脂粉與所敷之範圍。因各人口之大小而異其大小。至深淺濃淡。尤宜着意爲之。則可愛之櫻口。即變化而出矣。口點胭脂。宜有加減。上唇宜薄。下唇宜濃。點法則下唇之中央宜粗。至兩側而漸細。而一般之法。厚唇淡點。薄唇濃點。

(丙)鼻低者之化粧術。面目之妍媸。以鼻爲最有關係。故鼻之低者。宜使之高。其法先傅粉敷於鼻之中筋。較濃於面上之他部。次以肉色之粉敷於中筋之兩側。其接合之處。能以勻稱。見者即覺爲高矣。若鼻幅廣闊之人。更宜以新芽色白粉。描於鼻麓。由此方法而反用之。亦能使高鼻之人。變而爲低。即以肉色粉敷於鼻之中筋。而以白色粉敷於鼻之兩側也。至眼之凸者。使平。眼凹者。使高。亦以同法行之。

最近德國化粧法之新發明。有稱隆準術者。與上述之法略異。蓋用一種藥品。行注射之方法。法用名拍辣芬之藥物。消毒而溶解之。次即於鼻之上部。兩眉間。依種痘之方法。注射巴辣芬。使入皮膚與筋肉之夾層。受手術之時間極短。並無苦痛。注射之口如瘡痂。二星期即愈。而高隆之鼻。完全出現矣。且此注射巴辣芬之法。不僅為隆準術。凡顏面中有凹入之部。足損其美者。皆可以同法施之。補其缺憾。是亦化粧法中唯一之新曙光也。



新笑林

王翁周媽之大文章

王翁之室有周媽不知何許人也。自稱曰周媽。王翁亦尊之曰周媽。一日而清史館司計者求金勿與。周媽怒。率衆撻之。司計傷國人譁。王翁避於湘。君子曰。掉臂昂頭目無餘子。其周媽之謂乎。觀其行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視王翁相越遠矣。獨不知於王翁義何屬耳。雖然。王翁猶周媽。孰敢不周媽之哉。

新春秋元命苞曰。周婆制禮。凡三十年而周媽出。

假斯文

明萬曆初。蘇州盤門外張蘭溪。張蘭洲兄弟二人。爭以惡詩唱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云盤門城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脈。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只汚數行墨。浣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白公陰靈終不散。終日在天尋。霹靂有朝頭上突。一聲打殺兩個直娘賊。

詩上

詩上

徵求上海新竹枝詞

不拘首數以情節新穎未登過他處者爲限應徵者請用素紙錄寄本社(以一月爲限)

本社當敦請通人評定甲乙於第三號報內發表第一名贈洋十元第二名贈洋五元第三名贈洋三元第四名至第十名亦均有薄酬以答高誼而結墨緣海內文豪尙希不吝

賜教爲幸

第三雙星贈券

本社精印風景美人畫幅

凡將此券裁下滿六期者

可至本社換取畫幅一張

不取分文

聲

星

華

定公軼事

譜海

歌舞集

以名相謔

朱竹垞徐勝力二人同應鴻博。竹垞居梅里。勝力居城東角里。勝力嘗邀竹垞飲。或竹垞移尊勝力家。二公嘗以名相戲。有今日朱移尊音同明日徐家筵音同之謔。至今禾中傳爲美談。

○推仔樓

嵐山歸元恭佯狂玩世。與顧亭林同稱有歸奇顧怪之目。其自書門聯云。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又一身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境接幽宴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人多知之。又嘗自署內室之樓額曰推仔樓。人多不解。元恭曰才子佳人四字合抱也。其怪僻如此。

○絕對

全椒吳玉驥侍讀國朝幼時敏慧絕倫。十行俱下。一日封翁指大士像曰觀音試對之。侍讀應聲曰流火。翁曰不對。侍讀曰音不可觀而觀火不能流而流以義對耳。翁大奇之。



瘦 猶

魏默深築別業於揚州鈔關門內倉巷。曰絜園。有古微堂、秋實軒、古藤書屋、諸勝。秋實軒者。定公飛驛處也。軒有梧桐數株。相傳唐時物。定公至揚。輒寓是軒。日夕諷詠其下。定公無驛。假於魏驛所容。浮於趾曳之廊。如也。客至劇談。漸浹山民跳躍案頭。舞蹈樂甚。泊送客。驛竟不知所之。偏覓不可得。瀕行徹臥具。迺於帳項得之。當時雙驛飛去。定公不自知。竝客亦未見此客。亦不可及。

阮文達晚年。恒佯聾以避俗。惟定公至。則深談罄日夕。並不時周之。揚人士爲之語曰。阮公耳聾逢龔。則聽阮公儉嗇交龔必聞。

定公有異表。項稜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額凹下。而頰印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非滑稽。不以出諸口。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客揚日。默深先生給兩走祇伺之一日晨興。呼主人急出。則怒甚。曰。爾僕聽我。吾不習禮。沐疇則不知。迺以槃水數數潤我。是輕我也。賢主人乃用此僕乎。默翁笑謝之。

○沈石田謝琵琶

當見堅瓠集引某說部一則。有人以枇杷饋沈石田。來東誤書琵琶。石田戲作謝柬云。承惠琵琶。開匣視之。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不知古來司馬淚於潯陽。明妃怨於塞上。皆爲一啖之需耶。今後覓之。當於楊柳晚風梧桐秋雨之際也。因書帖銀鹿有誤字。卽筆嘲句四言奉覽。勿罪勿罪。琵琶不是這枇杷。只爲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通家友弟沈周頓首謝良材契愛足下。

有以京秩而外任者。赴任時謁其座師。師謂之曰。外官不易做。幸謹慎從事。答曰。門生備有高帽百頂。當今之人最喜他人奉承。門生以一一高帽餉之。亦復何懼之有。師默然良久。曰。亦是亦是。門生退而告人曰。吾高帽百頂。今祇存九十九矣。

巧妻常伴拙夫眠文

曩見人有以巧妻常伴拙夫眠爲題。作制舉藝者。鈴圓磬徹。極合光緒初年墨裁文云。有足爲巧妻解者。雖伴眠亦可無憾焉。夫妻而曰巧。拙夫非其倫矣。而胡爲眠竟常伴也。詎非天哉。且自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則夫其所獨鍾者。宜其愛惜甚至矣。乃不惟不愛惜之。而顧顛倒摧殘之。使之日汨沒於寢興。寤寐之間。而幾不克以自保。而身歷其境者。大都習聞見而順受。若固然而並不敢問天意之何居也。」今夫一定者。前因鳳凰卜和鳴之雅。而兩歧者。資稟薰蕕。占臭味之殊。彼巧妻與拙夫何容相提並論哉。「雪膚花貌。媚能增繡口。錦心聽靈。獨絕而亦非有精而無麤也。克勤克儉。更不辭縫紉。井臼之勞。於是戚族之間。有交譽其賢能者。而姑嫜妯娌無論矣。斯巧妻之巧。蔑以加矣。」飽食暖衣。寸長莫展。蛩蟻晏起。一藝難名。而亦非大智之若愚也。不識不知。幾莫喻。絪縕化醇之妙。於是日用之端。有難期其洞悉者。而事業功名。何望矣。斯拙夫之拙。勿可及矣。」且夫妻與夫敵體之稱也。巧與拙懸殊之勢也。何巧者常不與巧遇。拙者常不與拙遇也。此其中蓋有天焉。」氣數之限人。豐於此者。嗇於彼。使妻巧而夫亦巧。則乾坤之清氣畢萃於一門。豈不甚美。而天勿許也。」彼蒼之賦物。益其寡者。哀其多。使夫拙而妻亦拙。則宇宙之棄材。轉成爲嘉偶。亦復何傷。而天不爲也。」不然。眠何事也。而漫使伴之哉。是不必爲巧妻惜。

第

三

是不必爲拙夫幸」且夫房幃之昵愛彌徵誼篤唱隨耳妻也名姝可耐雞棲豚柵夫也笨伯竟偕燕侶鶯儔儼然冰炭之投而相近相親亦復盟山而誓海者無他數之常不可逃也誤我聰明悔奪天孫之錦爲郎憔悴敢憎月老之繩藍筍象牀乃致載幽愛而不足旁觀者或猶有名花墮溷之傷也縱目染而耳濡伴之有年拙者或爲巧者化而奏功非旦夕不知摩盪幾經矣東牀之腹竟坦當年西子之眉不顰何自爲夫者尙其自知愧勵也夫」且夫牀第之燕私益見情深伉儷耳妻也鍼神馳譽錦何讓夫回文夫也權魯貽譏碑竟同於沒字勉爲鑿枘之入而可親可狎亦復浹髓而淪肌者無他事之常若無異也實偏處此忘戒旦於雞鳴彼憎不知未必懷慚於鳩守錦衾角枕相與歌同夢而難甘有心人不能無彩鳳隨鳩之慨也縱神離而貌合伴之雖久巧者甯爲拙者容而聚首在晨昏夫固瑕瑜不掩矣但得雙飛那輪蝴蝶也拚獨宿却羨鴛鴦爲妻者尙其自安時命也夫嗟乎清才濃福二者難兼名士美人千古同歎此其中蓋有天焉彼姝者子雖欲不安常處順得乎

奇想天開集

宦景十調

太原宦隱

右稿係自署紹伊君者寄來詞仿山谷演雅描摹官場情形極繪色繪聲之妙味其語意當是清代鹽業全盛時淮上聽鼓者所作觀第一闋及第七闋可以想見其自跋云春日晝永獨坐無聊戲以鳥獸蟲魚湊成宦景十調工拙不計也亦可云好事者矣特爲揭載以供茶餘酒後之譚助非敢爲個中人寫照也其宦情十調調倚南鄉子俟下期再刊 聞鵬註

南柯子

到淮

未遂鵬飛願。來追鷺序班。叩頭蟲到竹西添。手版鯨長八寸寫鶯銜。監運如狼大。知巡似蟻鑽。賢愚各
判豈牛蠻。猥使驚心老大歷寒蟬。監掣運判各大使。經歷知事巡檢雙。

初見進呈履歷

履歷如鱗次。家身假獨陳。大人卑職沐猴勝。差擬蝦腰並遜低頭直躬應之燕親人。上問下答必須各員皆欲親近上司差參其位科第蟬聯重。吾曾異途居多聲名狼藉申。上司必勉強數衍數語猶懷自喜道津津。又必自詡明察論理委蛇宜戒假猩猩。

例見朔望三八五十衙期

忽聽蛙銜炮。難安蝎室居。人人雅雅我魚魚。各員慌忙馳赴趕上手本大小銜名婿。聚字蠅書。行裝馬朝珠手版多猶猥。心思恐似狃。見與不見必須預料應對之言蜂騰蟻聚候傳呼。鶯來一聲燕去。號房按名呼之不見手本倒罰快騎驢。見者行必速。

燕見不拘日期

常服章除鳥。不用補服私詢珠解蠟。不挂朝珠長袍短褂燕來時。卜居多對答對答蠅聲仔細。音高免烏啼。隨意言猶豫。巧言善模棱語承上司意旨留心話馬遲。蛩吟禽韻各雌離。問畢鶯簧鼓罷。上司之言非是不敢強辯虎頭癡。

接見按次序坐

開口蛙言問。蛙音甚大關心蠡管窺。春秋暫語蟪蛄。知個個鴨聽側耳。各員皆斜坐向下對蟹身欹。詢到心撞鹿。應來體伏雌。對時低頭坐時不敢身動直躬答是流猴冠。恐歪於茲。無論是非必只好略爲撫媚堪笑蠅營下品媚狐時曰大人明見

見畢魚真而出

狗腿驅聲急。必先大呼送客龍芽猿獻殷。入坐獻茶端茶各員起立端茶齊眉致敬並不粘唇吸之齊眉鴻案實陳因。雀舌炎涼不計染猩唇。點水蜻蜓似渥鍋螞蟻真。或枯唇或邊嘴冷齒何曾蟋蟀飲毫分身立狼先狹後上司先行皆側身而行各員追隨蟹同行

歸家

衙散全驅馬家回各飲驥半天蠻屈未能舒那得鶯歌蝶舞燕安居窮困糧無鼠。十數年無差者竟有數人豪華食有魚。到淮甫十日半月得美缺優差鳩藏鹽務歎糊塗。兩淮官世目爲鹽糊塗悔恨當年驥附宦隱先京官。後改外官悵鴻途。

委缺

一紙龍符降。面龍形委牌四千金鶴俸來。兩淮大小缺較各省皆優狼貪虎視更生財。鱗骨猶懷有幾慎鴻裁。展布飛鵬志。僂爲倚馬才。魚豚感格效堪推。豈待鱗遊鳥逐費鷹猜。

委差

逐鹿風塵久吹牛世事多鶴書下降喜如何。扎上面皆有一點紅檢點歡迎爵印。以木爲之用錫包皮名爲鈐記暢鸞歌驚餓深池困鷹飢淺水過。輪委新舊各班必須挨次老班較易新班非十數年今改革皆無望魚蝦一見肯消磨。得委必問前員有多少好處衆石田中鰐貴況蛟鼈。

謀差

志切蠅營路心殷狗苟途夤緣妙術善鑽蛆獻媚時工狐意賽沈魚。獸奔競皆豪猾附趨巧詐狙私囊狼飽謂公餘酌委謀來雀躍宴燒猪得委後必謝人飲宴

雙星雜誌第一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玉樓夢史
牛女怨
塵海燃犀錄
緬甸公園之風景
雙星贈券

十十七五七五四

八三十六十二十一

誤名氏
隱名氏
不翼
雨無多
香癢
無齋
又
又
又
又

更正
正岡氏
不翼
兩無多
香癢
思齊
又
又
又
又

虹橋臥月
塔影寒江

虹橋臥月
塔影寒江

本社特別啟事

●投稿注意

一本社鑒於時局艱危擬以游擊筆墨開通民智藉盡區區之天職如有探險之事滑稽社會寓言等短篇或長篇小說惠寄一經登載酬格從豐短篇字數以一千至四千字爲限甲等每千字二元五角乙等每千字二元丙等每千字一元長篇以五千至三萬字爲限甲等每千字二元乙等每千字一元均須申明未經送登他家雜誌及日報如來稿不合恕不璧還

●閱者注意

一愛讀諸君如願向本社直接訂閱全年及半年者於陽歷六月十五號以前仍可照定價減收八折並加贈本雜誌第二期單印三色封面畫一頁過期再不展延以示優待

本社編輯部啓

| 分本埠售處 | | 版權有所 | | | | | | | | | |
|------------|------------|-----------------|---|---|---|---|-----|----|----|---|---|
| | | 初版第三二期五月十五日民國四年 | | | | | | | | | |
| | | 社總發行所 上海雙星雜誌社 | | | | | | | | | |
| 編輯兼 代印者 | 發行者 | 雙星雜誌社 | 上 | 海 | 南 | 市 | 新碼頭 | 裏街 | | | |
| 總發行所 | 代發行所 | 上海雙星雜誌社 | 中 | 國 | 圖 | 書 | 公 | 司 | 和 | 印 | 刷 |
| 項 | 目 | 冊 | 半 | 年 | 六 | 冊 | 全 | 年 | 十二 | 冊 | |
| 定 | 現款及兌票三 | 角 | 一 | 元 | 六 | 角 | 三 | 元 | | | |
| 費 | 郵票以一分及三分爲限 | 一角 | 二 | 分 | 一 | 元 | 七 | 角 | 三 | 元 | 二 |
| 廣 | 郵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價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目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定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價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兌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票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三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分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款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及 | 日本國 | 二 | 分 | 半 | 一 | 角 | 五 | 分 | 三 | 角 | 四 |
| | | | | | | | | | | | |

◎▲▲▲▲▲▲告廣期二第誌雜學國▲▲▲▲▲▲◎

本社爲提倡國學挽回風氣起見刊行國學雜誌第一期出版以來頗蒙各省學校爭先函訂可見思古有心未必數典已忘本社力雖棉薄願盡芻忱以振墜緒聊結文緣現第二期裝訂已竣不日出版材料較第一期尤爲豐富以後當陸續增編有切世用之文副海內君子之望當此國學銷沈用夷變夏有志者不可不手置一編作切磋之友南針之指也全書一百餘頁每月一冊定價四角預訂全年四元外埠加郵費三角六分蓋有學校圖記向本社訂閱者一律八折第二期要目預告如下

▲插圖

▲說文

▲史學

▲東方

▲大清

▲上清

▲史館

▲書

▲譚復堂未刻詩

▲伊人思

▲觀所養齋詩稿

沈旭庭藏宋拓石鼓文
劉石菴真蹟翁松禪墨

微詁訓說文校案

造錄明末皇

筆譜初虞邊

笛譜星園漫筆

天算遠焜

遺稿圖說弧矢

秘圖解秘

學術術學

梁聞山評書帖

蜜桃譜附錄

水蜜桃譜附錄

授課選章

論心論劉劉劉
說愛愛愛
各校各校各校

地學地名考

考證今證

筆譜初虞

笛譜星園

天算遠焜

遺稿圖說弧矢

秘圖解秘

學術術學

梁聞山評書帖

蜜桃譜附錄

水蜜桃譜附錄

授課選章

▲錢爾毛喪讀周禮合近世國法說
▲孟子說禮各校配置講經讀經議

▲石鼓文地名考

▲漢書西域地理今證

▲吳日生客問

▲兵學兵謀

▲最近鐵路現狀表

▲李王叔弧矢啓秘

▲汪遠焜天算圖說

▲梁聞山評書帖

▲菊譜附錄

▲水蜜桃譜附錄

▲函授課選章

▲函授課選章

▲錢小雅詩釋鄭箋破字解
▲今論今論今論今論
▲大學昭說文統釋自序

▲石鼓文地名考

▲漢書西域地理今證

▲吳日生客問

▲兵學兵謀

▲最近鐵路現狀表

▲李王叔弧矢啓秘

▲汪遠焜天算圖說

▲梁聞山評書帖

▲菊譜附錄

▲水蜜桃譜附錄

▲函授課選章

▲函授課選章